

守身執玉軒遺文
計有餘齋文稿
書巖牘稿
貞槧略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守身執玉軒遺文

袁世紀撰

守身執玉軒遺文

本館據漸西村舍
叢刊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序

桐廬袁用疇先生。學問精博。甄綜圖緯。出其餘事。發摛制義。融貫羣有。義法則一本。有明國朝諸大家。隱居教授。從遊不下數百人。瀨鄉之士。咸奉爲經師。同治七年。祥龍偕重黎同年受學於興化劉中允師。聚上海龍門精廬。得備聞先生行誼。並審重黎之學。幼時稟承庭訓爲多。後重黎官京師。祥龍仍住滬濱。索居寡侶。回憶論文緒言。時縈寤寐。去歲重黎分巡皖南。寓書下招。渡江敍舊。蓋別已二十餘年矣。重黎屬留牙齋。課其二子。乃出先生制義。授祥龍讀之。周環諷誦。淵源根柢。深博無涯涘。豈後學所能彷彿一二哉。每讀一篇。竟謹注數言。以誌私淑。管窺蠡測。無當竅要。全稿甚富。兵燹後拾諸煨燼。勵存殘冊。夫學行卓卓若先生。原不藉制義以重。然所存之文。則皆繼蹤先生。光采內含者。醴泉一勺。飲者甘其味。咸鳳一羽。見者珞其華。後人讀先生文。亦可藉以知先生蘊畜矣。光緒二十年龍集甲午仲夏。華亭年家子沈祥龍謹序。

守身執玉軒遺文目錄

是禮也

始吾於人也 四句

子曰甯武子 則愚

可也簡

非公事

已欲立而立人

飯疏食飲水

舜有臣五人 爲盛

升車必正立執綏

子張問善人之道 一章

二

古之學者爲己

必有鄰

夫子之文章

或乞醯焉

季康子問仲由 一章

孟之反不伐 一章

述而不作 二句

師摯之始

唐棣之華 一章

車中不內顧

足食足兵 二句

君子之德風 四句

旣而曰鄙哉 已矣

未見其人也

夫子之牆數仞

舉而不能先

愚而好自用 四句

句踐事吳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是以論其世也

指不若人

萬物皆備於我矣

有天民者 一節

能讓千乘之國

詩云憂心悄悄 一節

亞飯干適楚 入於漢

維石巖巖

君子之道造端 四句

日月所照

爲其殺是童子 一節

有孺子歌曰 足矣

前題

盡其心者 一節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

故觀於海者 其瀾

奮乎百世之上 聞者

闔然媚於世也者

守身執玉軒遺文

是禮也

清 袁

世綏撰

守身執玉軒遺文

禮不外乎詳問。爲禮辨非爲己辨也。夫非禮之所在。而何以詳問若是也。子明之曰。且禮人其亦審思之歟。且自禮之不明也。失之於疎慢者半。失之於冒昧者亦半。疎慢者不能自盡其禮。而禮意愈失。不從而辨之。則將以簡略相安。而謹恪之懷卒者。不能自盡其禮。而復訾乎人之盡其禮者。而禮意愈失。不從而辨之。則將以簡略相安。而謹恪之懷卒無以明於天下。何哉。或人以我之不知禮。而卽在於每事問哉。而不知我之以隕越是懼。審之又審。不敢稍存其忽。簠簋籩豆之間。而乃若是之詳慎也。我之以奔走是効。懷之又懷。不敢稍卽於惰。灌獻趨踰之下。而乃若是之明辨也。故以我爲不知禮。我則何辭。而以是爲不知禮。我則何安哉。且夫禮也者。亦曰敬而已矣。器數雖微。而先王先公實式憑之。一物之或昧。非敬也。卽非禮也。且無論其物之果昧也。卽使辨名考義。亦旣深悉其儀文。而當此明明赫赫。竟以漠然自處者。而漫不經心。其於小心昭事之意。何有焉。反是以思。則禮不在聰明之鍊達。而在名物之諮詢也。品節雖繁。而祭典祭統。實昭著之一事之或疎。非敬也。卽非禮也。且無論其事之果疎也。卽使贊幣奉圭。亦旣無愆其儀度。而當此踴踴濟濟。竟以肆然自矜者。而不爲審慎。其於嚴恭寅畏之義。奚當焉。反是以思。則禮不在賢智之先人。而在典章之延訪也。使

不知以是爲禮。則所問似覺其煩。而究何嫌其煩也。夫儀曰等。詔曰辨。志重而義彰者。在先王原必致其詳審。而顧以是爲非禮也乎。故問之必及者。禮之所爲肅而恭。而問之必詳者。禮之所爲嚴而慎也。我亦以是爲兢兢焉耳。且不知以是爲禮。則所問似形其陋。而究何嫌乎陋也。夫奉牲告。奉醴告。法周而制備者。在吾人正宜核其精微。而顧以是爲非禮也乎。故不知而必問者。禮之所爲辨以晰。卽知之而亦問者。禮之所爲謙以謹也。我亦以是爲懷懷焉耳。彼或人何不思之甚哉。

婉曲深至。俯仰如題。此境惟張曉樓能到。

必有鄰

鄰有決於德者。不修德而見爲孤矣。夫畏無鄰。自早處於孤也。畏其孤。是自卻其鄰也。斷以必有人。亦何不修德哉。且宇宙有一境焉。室家相比。戶牖相窺。致足樂也。不知者過門不入。疑此中寂寂無人焉。噫嘻。是人也。吾恐其獨行而無徒也。試以德不孤思之。天下有處於孤而以爲不孤者。始視不孤。而轉以爲孤。豈知孤於形。不孤於神。隱微不息之地。向慕彌殷。而卓卓人寰。恍同於聚族。天下有以不孤而疑爲孤者。疑爲孤。而終不能宅身於不孤。豈知不孤於神。乃不孤於形。意趣寂靜之區。羣情畢附。而紛紛倫類。可比以同居。所謂鄰也。鄰有聚亦有散。彼夫朝夕與遊。往來相接。非不謂鄰也。然而搆鄰之象。失鄰之心。非樂土而棲遲。烏能常聚而勿散也。止於不遷之詣。而培基厚者。萃聚不厭其羣。擇境宏者。伴侶不虞其隘。一

日此鄰也。千古亦此鄰也。蓋德之所感。恍乎有相依之情矣。鄰有同亦有異。彼夫百室共處。萬井相連。豈不謂鄰也。然而結鄰之境。隔鄰之情。非樂郊而託足。烏能有同而無異也。立於克一之所。而爲廣居者。類聚無非族之嫌。爲安宅者。久處無或殊之好。聖賢此鄰也。庸衆亦此鄰也。蓋德之所通。居然有洽比之誼矣。非虛慕也。可實按也。一己洽萬方之性。萬方通一己之情。孰是分門而別戶者。夫人固有素擅招徠。而近則不親州里。遠則遙隔雲山。望望焉徒契諸神明。而不獲親諸覲面。欲來而不來。曷若此之不來而果來也。意旨融而情形不閒。我勤寤歌。人靳寤思也。諒無是事矣。有可信也。莫可疑也。一室操四海之志。四海賴一室之機。孰是索居而寡偶者。夫人固有樂爲比黨。而先自比戶以處。人誰並域以居。營營焉第擬諸或然。而不克歸諸獨斷。欲至而不至。疇若此之不至而決至也。性真合而志氣已通。我弗離羣。人甘索處也。毋庸再慮矣。其有鄰也。不可必哉。蓋響應自屬無心。原非有關於動衆。而族類均安本志。疇樂自棄其門牆。然則人亦何不修德。而轉以子然無偶爲樂也哉。

題如爛柯。濯然久矣。而文則獨闢題局。無窮出清新。其妙不過推勘必有二字神理。

始吾於人也。而觀其行。

信與觀非好爲異。始今不能無慨矣。夫聽言猶是。而始也聽而信。今也聽而觀。人將咎吾乎。抑吾將咎人乎。今使世故無變遷。俾得執一信耳。因以信目者。爲之始終於其際。亦推誠與物者所大幸矣。乃我方存

坦白之衷。而忽歎此心之已古。我轉爲刻覈之念。而尙悔轉計之太遲。我生不過數十年之間。而前此樂爲其寬。後此不嫌其刻。抑何今之大異於昔所云也。吾也以身涉世。而於人坦懷相與。不覺忽忽其至今矣。然而吾又何樂乎今也。然而吾極不忘夫始也。始也正直之理。尙在人心。言有物亦行有恆。則寬大之懷。適與篤實之衷相契。而齒頰可概身心焉。始也質直之風。猶在天壤。坐而言亦起而行。推誠之體。適與反樸之詣相符。而片語具徵全量焉。夫使其人情不遠。卽歷終身而弗失其常可也。抑使其古處可敦。卽閱異時而適還其故可也。然而吾方謂始之可終據也。夫我生之初。已非復崇實黜華之世。而古直之遺。經十數世之所蕩。而猶有虛實之相符者。則世道之幸。而亦人心之樸也。而追維曩昔。吾方將執始以例今。然而吾不謂今之殊難料也。夫我生之後。亦幾經歲遷月異之時。而人情之變。僅半生來之所閱。而遂至前後之大謬者。則初念之非。而亦操鑒之失也。而歷溯平生。吾烏能卽今以概始。蓋聽言猶是。而始也聽而信其行。今也聽而觀其行。吾幸之。抑復危之。天下無不可轉之氣機。患不在天心。而在人事。苟其相恃無他。得以終安其故我。則始也初非過爲信。而人不幸吾之疎。今也不待徐爲觀。而吾不慮人之詐。我懷其如昨。此吾所深爲釋然於今也。且夫世風之古。遞而降者一轉瞬。而始已爲今。世風之克振。臻而上者亦將一轉瞬。而信不待觀也。往事猶堪回首。吾方幸始之深信非迂矣。我又愧今之觀察多事矣。天下有難驟挽之事勢。患不在質樸而在譁張。當此流而日下。羣將日涉夫浮夸。則人變其砥行之初。而負

吾實甚。吾安其信心之素。而誤人已多。輒近之忽非。此吾所深爲慨然於始也。且夫古道之尙存。趨而下者一旋踵而信已更爲觀。古道之云亡。變夫本者安望一旋踵而今更轉爲始也。夙願未足盟心。吾方悔始之輕信太誣矣。吾轉懼今之遞觀已晚矣。微予也曷爲至是。

渾灝之氣。感喟之情。盜溢言外。此沈酣於歸方兩家。而心知其意者也。

夫子之文章

賢者指聖以文章。若不容不別視者也。夫子貢正以文章觀聖者。乃至此忽別而視之。殆不欲以文章盡夫子耳。以爲學者日侍一聖人。而必於聖人之身別立主名。以爲淺求之地。不幾於歧視聖人哉。顧出諸聖者。本無淺之非深。而聖所出者。或卽深以爲淺。迨從積久之後。而有原始之觀。則名不必自我立。而仍若自我立也已。今夫威儀爲定命之符。而修辭亦立誠之要。所謂德隅之抑抑。與夫嘉謨之洋洋。皆文章也。賜從夫子遊。竊以是求之久矣。由今思之。而知夫子原自有夫子之文章也。天下偏全之數。指全於偏。而偏者全。指偏於全。而全者亦偏。夫章縫之容。必非他人之官骸所能貌。叩竭之示。必非他人之口舌所能參。此中固全乎其爲夫子矣。豈渾全之業。而賜顧偏目之乎。然以爲偏。而文章定不沒夫子。以爲全。而夫子又不盡文章。試思猶是夫子。而此曰文章。彼亦曰文章。何文章之從同耶。然後知全者自在夫子。而偏者自在文章。則雖約而指之曰。此之謂夫子。殆不過文章也。而於夫子無憾焉耳。吾人分合之情。求合

於分而分者合。求分於合而合者亦分。夫備四者之展舒。時時踐形而生色。集一堂之晤對。時時面命而耳提。惟子固合而有其文章矣。豈合同之化。而賜顧分屬之乎。然以爲分。而夫子未嘗離文章之外。以爲合。而文章又先勞夫子之心。試思猶是文章。而昔一夫子。今又一夫子。何夫子之從異耶。然後知合者自在文章。而分者自在夫子。則雖判而析之曰。此之謂文章。殆別有夫子也。而於文章無憾焉耳。故人以重文章者重夫子。則必曰非文章無以爲夫子矣。夫使夫子止有文章也。正恐熟視無覩。意中之夫子非夫子。卽目中之文章非文章耳。而一從元氣流行之際。微窺曲成不倦之忱。覺不欲人之輕視文章者。正不欲人之重視文章。而凡所發皇。不必矜持以有意。抑人以重夫子者輕文章。又必曰有夫子勿徒恃文章矣。夫使文章無當夫子也。正恐索解不獲。意中之夫子無文章。並目中之文章亦無夫子耳。而一從請業請益之餘。深究時止時行之妙。覺不欲人之重文章。而過信夫子者。先不欲人之輕文章。而過疑夫子。而由來鼓舞。何嘗因任以無心。吾思之。蓋尙可得而聞也。非有不可得聞者。亦安知得聞者。僅夫子之文章也哉。

文章原根於性道。以偏全分合輕重。詮題想落天外。鋒游刃餘。能使題理題神。散作靈花萬點。

子曰甯武子

則愚

聖人有見於臣道之異用。而卽衛大夫以分著之焉。夫人爭樂言知。而事有必出於愚。若甯武子者。於有

道無道閒分觀之。不亦較然乎。且人以身事主。竊願我國家長享太平。小臣得蒙無事之福。致足樂也。而變故所乘。覺保身未堪。以言哲。則盡瘁始克。以據誠。一人異量之施。此中正有急需。別白者。今夫委佩而揚清晏之休。度飾從容。退食猶含知略。涉川而念艱深之濟。身嘗險阻。匪躬轉類愚衷。乃吾思爲人臣子。旣欲知於有道之日。又不得不愚於無道之時。而深有感於甯武子也。夫武子所處之邦。何如哉。其在文公。作室資齊桓之力。國小圖存。而悉索爲虞。未可侈陳。夫明盛閉關失重耳之歡。達天起釁。而後艱方大。奚煩擬運於亨嘉。然以視襄牛之出。中路興悲。猷犬之讒。旄邱再賦。斯時不且內憂未作。外患不生。居然有道時乎。吾觀武子。惟是相偕進退。得安夙夜之常。閒有馳驅。堪備皇華之選。自覺身名俱泰。臣主交榮。所稱有道。則知者非耶。至於成公。而邦尙忍言哉。吾固不欲於此觀武子之用知。然亦何能於此料武子之用愚。而武子則竟愚矣。緩急旣關於君父。聰明若盡歸於無用。而一往之志常伸。倘以犯難勿行。方且託沈幾而懷觀望。臣罪之當誅。卽此知之說矣。夫誰扞牧圉。誰守社稷。利害本自截然。而武子不爲居者。獨爲行者。毋乃昏昏不辨爾乎。至孤忠獲宥。豈得邀納玉納橐之倖。固知意外之成事。由天。而愚者以奢望早及此也。此際象在童蒙。試迴思委蛇之丰采。不啻老夫盡知焉耳。禍福祇介在須臾。權譎亦隨急迫以開。而計較之私必絕。倘謂出屯多術。無妨留餘地。以便身圖。庸臣之負國。正不愚之咎矣。夫戮有士榮。別有鍼莊。殺身亦復何益。而武子不爲死臣。卽爲生臣。抑何斷斷不惑爾乎。至伯主刻深。卒不敗薄。虢貨。

必不諱有以爲無。則當其偶有所求。而甘爲沾丐之舉。以循夫緩急相通之義。則乞高卽所以信高。此或之直也。而高自可相報以直。其或妄意高室中之所藏。而以爲慷慨有素者。向固以所有給人。今難以所無應我。則不必果須是物。而故作卑辭之請。以驗其倉猝應變之才。則乞高卽所以嘗高。此或之不直也。而高又何妨徑行其直。何也有曰有。無曰無。豈不磊磊明明也乎。而至乞鄰而與。則其委曲也甚矣。直云乎哉。

寫或之乞。分析數意。以反映下文。落想已極靈緊。用筆更清遠適亮。飄颻空中。無一浮煙浪墨。

可也簡

可時人之簡。因其人而可之也。蓋伯子自有伯子之簡。而夫子之可伯子。卽以其簡。豈非因人論人者乎。以爲人之足挂人齒頰者。必非漫無短長者也。而有其長。必有其長之實。苟其實難沒。卽其長難沒矣。子之不能忘情於子桑伯子也。想子平日必有所以知伯子者在也。則吾之所以知伯子者。大約不過子之知伯子者而已。子今以子桑伯子爲問也。想子又先有所以定伯子者在也。則吾之所以定伯子者。要亦不過子之定伯子者而已。洵哉其人固一望可知也。非泯泯然不可爲人知者也。亦一言可定也。非昏昏焉使人不可定者也。不曰簡乎。從來人之學。半成於人之性。以彼伯子之性。何其獨近坦易之風乎。苟疑其性之與人殊。而從而菲薄之。是使天下之蒸然疲役。貽譏其細已甚者。反得出而罵伯子之上也。爲伯

子者必有所不服。故有伯子之任天而動。而人情之樂爲便者。遂覺莫便於伯子之簡。夫簡奚不便之有乎。所謂清心之效。將於是乎觀矣。則其性可也。卽其學可也。吾黨固不得而非薄之也。而人之品。多立於人之志。以彼伯子之志。豈非專主徑直之行乎。必謂其志之偏於一。而從而訾訾之。是使天下之樊然淆亂。好爲庸人自擾者。俱得出而形伯子以絀也。論伯子者。亦有所不安。故有伯子之內斷不欺。而人世之遞相尊者。遂若別尊夫伯子之簡。夫簡亦何嘗不尊乎。所謂無事之福。應於是乎在矣。則其志可也。卽其品可也。吾黨又不得而訾訾之也。且夫吾之於人也。惟不欲假人以名。而乃不忍斬人之名。世豈無求名而吾偏斬而不予者乎。顧斬而不與。必其託之而不類也。今使執伯子以類簡。而簡類。卽執簡以類伯子。而伯子類。其有不類者鮮矣。因其類而名之。斯謂形容之維肖耳。抑惟不欲誣人以實。而乃不忍沒人之實。世豈無責實而吾猶置之勿道者乎。顧置而勿道。必其爲之而未成也。今使就伯子以論伯子。而伯子已成。其爲伯子。卽就簡以論簡。而簡亦成。其爲伯子之簡。其有不成者鮮矣。因其成而實之。不患面目之非真耳。然則論伯子之簡。而不以爲可。是刻也。非伯子之定評也。吾之所可如是。子亦愈知伯子矣。體會可也之神。其思淵微。其詞俊爽。有絳雲在霄。隨風舒卷之妙。

季康子問仲由 一章

以從政者而詢才。未知才之餘於政也。夫魯政之衰。從政者之無才也。豈知聖門之才。自餘於政。特未能

使耳。季康子何問焉。且國家非無政之患。而無才之患。至於才自盛於下。政自衰於上。莫如春秋之世。而吾魯爲甚。蓋公族擅權。人主無能詔其爵祿。世卿竊位。聖賢安得顯其經綸。乃據非其有。反竊竊然於人之宜有者。而重疑之。良可慨已。今夫國之強弱。視政之得失。魯自康子從政以來。國何如哉。田賦棄周公舊法。患盜則思淫刑以逞。而強敵徵辭。乃束手而奉百牢之獻。伐邾違景伯忠言。無事則發大難之端。而寇戎壓境。遂甘心而爲城下之盟。令爾日者有馮簡之能斷。有太叔之美文。有國僑之博物。雖四十年不被兵可也。而魯豈曰無人。若由若賜若求。胡爲至今不使也。況當日者信邾射則諾重邦君。解衛藩則功成束錦。獲齊甲則續在用矛。惟三子其明效大驗也。而肥奈何不知。爲果爲達爲藝。豈猶煩大夫顧慮歟。然則其問夫子何也。驕盈矜誇。視權勢直爲私物。而反覺經生拘文牽義。未必諳朝廷典故。遂以純袴而薄讀書談道之儒。眦眦齟齬。若仕宦竟有別長。而轉慮才士揮霍從心。或且乖時事機宜。偏以斗筭而議清廟明堂之器。夫子曰。何有哉。何有哉。惜當世無使之者。雖然。康子之問。豈真有欲使之心。而夫子豈真望康子使之也哉。兩觀之示威也。夾谷之適變也。正簿之泛應也。攝相三月。而果達藝之效。化馳若神。乃遺言必召。奚治命而弗遵。以爲道大莫容耳。不謂孔悝有仕。與祭不終。駘上有封。平陽請念。果者亦若畏其果。達者亦若忌其達。卽待用如求。仍祇備奔走策馭之數。其蔽賢亦太甚矣。且猶假一問以飾其不能同升之罪。幾欲託於慎重名器之思。君子以康子爲何如人乎。顏閔之德行也。游夏之文學也。宰我之言

語也。取材吾黨。而由賜求而外。屈指何窮。乃招弓弗應。避權門而若浼。毋乃高尙其事耳。所惜馮河之勇。不恥具臣。聚斂之謀。難辭鳴鼓。果者致不盡其果。藝者致不善其藝。卽聞道如賜。亦聽命橐皋鄮會之間。其見輕有由然矣。故各標一格。以明其人。浮於政之實。彼尙曰爲褒大吾徒之語。夫子於三賢又奈之何哉。要之康子不足責。而魯政之衰。人才固彬彬盛也。此素王之驗也。

此題有金陳兩大家作後。人遂難於爭勝。文獨以莊重之格。寓變化之勢。故能拔奇於名作外。

非公事

賢宰有意中之人。因卽公事而轉計之焉。夫宰孰無公事。乃子游之於滅明。若獨幸其有公事也。而因轉計之。以爲驗士品者。得之於所聞。不若得之於所見。夫人不易知。偃豈真能一見決哉。要從積久之後。偏深人以原始之思。則正惟不敢一見決。而仍決之於一見也已。如行不由徑之滅明。偃始聞之。而卽有意乎其人也。乃旣見之。而愈不能忘情乎是人也。夫邑有高賢。應切邇從之慕。而交成覲面。良多作合之緣。乃還問彼之不靳我以晤對之歡者。其地爲何地。不虛我以慇懃之望者。其時爲何時。蓋自初蒞武城。以到於今。偃因追而溯之。統而計之。不禁私心竊嘆。以爲爲宰者之猶幸有公事也。今夫宰之事。何者非公。惟有數事焉。必宰與人共之。而後有事。斯真公事矣。夫人爲事來。豈必其爲宰來。然以爲爲事來。而彼意中固無宰也。卽以爲爲宰來。而彼意中仍有事也。要其意之有宰與無宰。當事之際。誠不得而知之。所可

知者莫如過此以往耳。以嶽嶽之丰裁。而苟微露親暱之私於事後。則并當事之親暱。亦遂可以意揣。縱彼或萬分處一。而自我偶然省記。偏覺連而相及。無容特爲推論於其間。而如若人者。正使我不得不致其推詳之論矣。抑人爲事來。何啻其爲宰來。然以爲爲事來。而彼之意不妨亦在宰也。如以爲爲宰來。而彼之意且直不在事也。要其意之有在與不在。方事之頃。亦不得而知之。所可知者。莫如餘日甚長耳。以矯矯之獨行。而倘多一得已之役於事外。則并此事之不得已。亦並足以貽誚。縱宰或大喜過望。而旁觀或略加指摘。翻覺習以爲常。無容更俟分明於其際。而如若人者。正使我不得不用其分別之明矣。蓋非公事乎。此偃自初蒞武城。以到於今。所以追而溯之。統而計之者也。每慨脂韋之習成。豈無藉宰以爲重者。吾不願見其人。而亦無能盡謝。以公事爲之累也。然而禮別嫌疑。吾猶冀其勿昏昏於公事之辨。而非所論於素行可信之人。緬彼耿介之性生。豈肯因事以爲榮者。偃方心儀其人。而迹不至終絕。以公事爲之強也。然而情殷饑渴。吾實不欲其斤斤於是非之分。而無如不諒吾心之甚。何也。蓋未嘗至於室也。通篇從下句兜轉。沈思眇慮。如蟻穿九曲珠。筆之奧衍。氣之清超。惟章羅兩家有之。方集虛猶遜此一篇也。

孟之反不伐 一章

觀魯大夫之不伐。聞其辭如見其心也。夫之反之後。正之反之功。乃以策馬數語聞。子以不伐予之也。宜

哉。且軍旅之事。勝以爭先爲勇。敗以殿後爲功。而吾謂爭先之勇。不若殿後之功爲尤烈。蓋據全勝之勢。三軍用命。其膚奏易爲功。而當撓敗之秋。一軍皆驚。其保護難爲力。至以功見者。不自以爲功。且以掩其功。君子謂其有不欲上之心矣。何則。勇戰者賞。潰師者戮。而當不能勇戰之餘。復值潰師之際。有一人焉。俾全軍而還。得免輿尸之慘。功莫大焉。當此而伐。亦固其所。猶憶清之役。右師先奔。而之反獨以後入書。後入云。殿也。設斯時反也。揚鞭道左。意氣揚揚。馳入國門。傲不爲禮。國之人耳而目之。卽以徇於衆曰。此舉也。吾直以馬上得之。當亦孟孺子洩輩所帖然心服者。乃獨以非敢後馬不進之說聞。抑何其善自貶損。而不欲見功於己者。并欲分過於人歟。噫。之反可謂善處功名之際者矣。且夫擁護師徒。力戰以免仁也。收合餘燼。危地而存智也。奮身不顧。且戰且前忠也。振旅而還。以整以暇勇也。仁也。智也。忠也。勇也。皆其功也。而之反之不伐。乃如此。策事功之會。每爲驕盈之氣所乘。業已喪師辱國。而猶以微功足錄。自炫一己之長。不特顯居其名爲伐。卽隱受其實亦爲伐也。之反則直以歸過於馬者。分謗於人。而披堅執銳之餘。悉釀以樂淑禮陶之氣。推此意也。古王之不自滿假。吾黨之有勞不施。不已隱有同符哉。值廣衆之前。易爲克伐之心所勝。業已轉敗爲功。而益以衆目所瞻。不覺矜情之溢。不特張大其辭爲伐。卽謙恭其貌亦爲伐也。之反則直以進不能與人謀者。退復不能與馬謀。而按轡徐行之下。悉貫以沖和謙退之衷。由斯道也。莫敖之舉趾自高。武叔之丈夫自恃。當亦反而內愧哉。故夫子於射觀君子之無爭。而悠然

見謙沖之德性於殿觀之反之不伐而穆然徵道學之家風春秋時如之反者豈可多得乎

張曉樓作卓鍊極矣此則清暢精整異曲同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己欲立而立人

仁有植於一念者立之斯立矣蓋人未有不欲立者乃欲動於己而人之立即應之非即一念以植其體哉且吾觀形色於天地而歎造物栽培之妙其所以生萬物者即其所以生一物者也夫形有爲形色有爲色豈常一一肖而樹之乎其樹之而有若肖之也其故可思也審此而又何疑於爲仁夫仁者豈必遠求哉父乾母坤而中處者吾身本不孤懸苟視民物爲漠不相關之數則質虛而氣自餒委靡之象內顧先有所不堪泛泛者豈曰適相值也負陰抱陽而類聚者此理非由強設若以施濟爲留以有待之事則志廣而力亦勞建樹之名當前且有所不受役役者其與能幾何也是曷不還而問己之欲乎即如立也己欲之而立人不外是矣敗人以自立者此爲極不仁之念而倘必自敗以爲成人之地則吾仁中早無此偏而不舉之憂夫受命於天原非弱不能支而特難不扶自植其所以維持而調護之者必有其端仁者見之明矣見之明則息息葆其根本而凡固結纏綿已不啻舉斯世痿痺之疾苦環呼籲而相告以衷執拔而起之執躋而上之仁者立命萬物所以託命也離人而獨立者此亦最不仁之機而如曰謀人不關獨喻之真則吾仁中又無此判而不屬之理夫德筦於性原非勢孤無輔而特難肯匡以生要所以

鼓舞而作興之者。先有其質。仁者計之熟矣。計之熟。則隱隱培其願力。而凡與接爲構。卽不啻出一時振
懾之精神。入寤寐而宛呈其抱。疇無背無側。疇相對相當。仁者立德。百族所以歸德也。且夫危有與持。顛
有與扶。雖行路不容終憩。乃一引手之援。或有德色。使爲旁觀之視。必無疚心。至其所親愛。而拯之惟恐
不速矣。何也。以其無閒也。仁則又何閒焉。所以盛朝救弊扶衰。祇完其成。不獨成之量。而閭左方有日起
之色。明堂可想見。強立之容。且夫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苟懈弛亦復何堪。乃挾康濟之術。不欲輕施。則當
出納之餘。當思圖報。至災痛及躬。而爲之不遺餘力矣。何也。以其無私也。仁則又何私焉。所以聖王扶世
翊教。祇盡其善。必兼善之才。而深宮不忘幹事之貞。海宇已共食立誠之福。蓋欲立而立。己之及人。如此
其可恃也。推之達。而亦猶是焉。夫仁豈不應念有獲哉。

緊切立字。無一語混入下句。精思一縷。盤繞空中。氣骨又極深厚。方靈皋後僅見之作。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聖有述而無作。因自明述古之心焉。夫夫子之述。功倍於古。然實未嘗作也。信而好焉。蓋亦自道其真耳。
若曰。自有天地而古今成焉。人苟不負天地生我之意。則必爲古今爭絕續之數。夫今人之樂有古人者。
以其作之於前也。而古人之樂有今人者。以其述之於後也。然則作述之相須亦大矣。吾也幸生制作大
備之後。其敢謂此事無與於吾乎。詩書禮樂。古者崇四術以陶冶人才。而吾亦惟此爲立教之宗。易象春

秋古者盛藏書以恢張王業而吾亦惟此爲從周之本夫是以可刪者刪之宜定者定之或贊以辭或修其義去繁就簡合異歸同發往哲之緒言誌儒生之矜慎一生勤苦具在於此若此者凡以云述也而或且曰是亦作焉且夫作也者必古未有而有之於我乎始也向使古未有作而吾作之則後之人羣樂吾之作卽古之人亦深幸吾之作且惟恐吾之不作吾又何嫌何疑而必曰述而不作然而古人之作亦既備矣猶復好爲異說好爲創論是自顯其愚也是將與古爲難而未嘗深信也是不知作者之爲功於身心性命而徒以言語文字相誇詡也嗟乎以鹵莽之心論古則古人盡可疑以新奇之見求古則古人盡可厭妄作之弊大率由此而吾也有刪有定有贊有修所以明棄取之公示參互之要揭象辭占變之旨彰善善惡惡之權實見夫羲農黃帝堯舜禹湯以迄文武周公之盛德大業炳如日星者具在六經其信之也深故好之也篤好之也篤故述之也詳使其道由吾而粗傳則吾之一身於前後兩無負矣而不知者卽以吾之述爲吾之作徒使予信好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而荒經蔑古者得有所託以肆其端是則予之所大懼也區區此心惟我老彭實鑒之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古光流溢不假設色而題意已包舉無遺

飯疏食飲水

不與食水爲緣者卽疏水可自處焉夫可飯則飯可飲則飲不絕乎疏水而非必緣乎疏水也以爲飯則

疏焉。飲則水焉耳。且自人情共溺於飢渴也。非果飢果渴也。而恆若飢若渴也。夫若饑若渴。未有不求不飢不渴者也。乃求不飢不渴。而豈遂不飢不渴焉。然以爲不能求不飢不渴。是終未能不飢不渴也。蓋不超飢渴之外。猶是飢渴之人。而不飢不渴。何以處他人果飢果渴之境也。今夫人有所以飯。而飯則不能無食。有佐其食。而食又不能無飲。人不能無食。必留意於食。乃留意於食。則意有欲盡之食。而食偏多不盡之意。因有人意中所不到之食。而以爲食。人不能無飲。必營情於飲。乃營情於飲。則飲有必竭之情。而情恆藏不竭之飲。因有人情中不常有之飲。而以爲飲。問何飯。曰疏食也。問何飲。曰水也。天下苟可以取何所不取。而不取者無味之味。留諸寰宇。而尙有公心。疏食也。飲水也。止此淡薄餘資。常聯爲偶。甘則不得爲甘。薄則並不得爲薄。觀諸飯與飲。不過此疏水。若舍此疏水。而更無所飯與飲。是亦人所不飯不飲者也。而吾乃飯焉飲焉。人世苟可以爭。何所不爭。而不爭者不物之物。寄諸乾坤。而別成廉讓。食爲疏耶。飲爲水耶。僅此淒涼況味。同類相招。不得甘而甘者甚薄。不得薄而薄者何甘。若可無藉飯與飲。轉不難屏此疏水。乃有此疏水。更不能無飯與飲。是亦我所常飯常飲者也。而如是飯焉。如是飲焉。必謂矯不疏食。而疏食。矯不飲水。而飲水。始可鳴吾疏食飲水焉。是不如不疏食不飲水也。夫不疏食不飲水。常有如平疏食飲水者。而爲疏食爲飲水。又有如平不疏食不飲水者。故爲飯疏食飲水也。必謂轉疏食而不疏食。轉飲水而不飲水。始可伸吾不疏食飲水焉。是欲卻此疏食此飲水也。夫爲疏食爲飲水。常有如平不

疏食飲水者。卽不疏食不飲水。恆適如乎疏食飲水者。故云飯疏食飲水也。然不克謀諸終日者。其或同諸終夜乎。

心眼全注下文。灤紆跌宕。行神如空。行氣如虹。

師摯之始

追樂官之在魯。聖人不勝始事之感焉。蓋摯魯太師也。夫子正樂。惟摯是賴。然而已成始事矣。念我夫子。如之何勿思。以爲人情最難忘者。夙昔快心之一事。而事後尤難忍者。生平同事之一人。以余生長宗邦。周流異國。與諸父老別幾何日矣。還轅而後。意在修明。功思補救。其時相與有成者。吾方資以待老。庶幾不我遐棄。而今安在哉。回首當年。何能不介然於懷也。蓋余也文衣而出走矣。臨河欲渡。書社難封。蔡邕陳歸。而風流獨歸吾黨。杏壇之上。片席猶溫。聊以息夫南北東西之駕。詩書其刪定矣。牟賈同論。萇宏近訪。琴彈操作。而伶官尙有故人。握手以還。贈言未冷。誰復與此翕純皦繹之知。則猶憶夫師摯之始也。天下皆有有心人。顧盲於心者何限。胥札嬰僑而降。亦誰復可與言。慙於萬舞中漫尋同調耳。專精如摯。吾方謂瞽箴矇誦。君相急藉老成。僅以考訂微權。俾我有成事。因人之樂。私心猶爲刺謬矣。不謂榛苓寄慨。西方莫見美人。籥翟貽羞。東國并荒故老。徒令我於故國徘徊之下。一蒿目而不勝神傷。曾日月之幾何。此事遂難記憶耶。天下多有情人。而關吾情者甚衆。偃商由賜之儔。相對豈無足樂。更念有瞽中不少知音。

耳。統率有師。吾方謂朝侍夕從。宮府常資獻納。僅以文章舊友。慮余增實多忘我之嗟。鄙情猶存見少矣。不謂樂正耄年。鶴鳴陰而得和。幾知矇眊。鴻遵渚以無歸。致令我於韶光荏苒之間。一撫衷而幾難迴溯。豈盈虛之有數。此會亦聽遷移耶。從來哲人既往。必不往於流連慨想之餘。伶倫未改。名沿黃帝之臣。先民如可作也。乃卽一己之身。轉眼茫如隔代。秦公何日。初不若衛涓聽水。晉曠歌風。晚年未獲班荆。則以我意之綢繆。而念其人如金玉。覺江湖淪落。始願實未計及此耳。賢達所傳。大抵傳於往復低徊之地。搏拊依然。人抱后夔之器。好音猶可嗣也。乃卽數年之事。矯首曠若遐觀。擊節何時。豈第慨方叔入河。陽襄浮海。舊侶半難覲面。則以志深夫後效。而嘆身退於成功。覺風雨淒清。始事已不堪念及耳。噫。盛衰多故。興動悲先。離合何常。曲終人遠。音猶在耳。摯豈忘心。聆此洋洋。百端交集矣。

何以敍懷。引領長謠。此文情致與越石詩略同。而其意纏綿。其音窈眇。悠然能移我情矣。

舜有臣五人 於斯爲盛

溯唐虞而及周。才因盛而愈見其難焉。夫唐虞之五臣。盛於我周之十亂。故孔子論之。而曰其盛也。其難也。嘗思一代之運會。必有所開。而歷代相承。運會爲之幾。治亂於其際。人才卽爲之幾。盛衰於其間。此亦古今得失之林矣。蓋人才者。治亂之原也。世嘗求其盛。而往往至於衰。論古之士。或致憾於川嶽之鍾靈。而寄慨於君相之推轂。有以愛惜鄭重之情。發而爲寥落沈淪之感者矣。雖然。天下不治。尙安論才哉。論

人才者。其在極盛之會乎。夫學者多稱五帝。而刪書斷自唐虞。自唐以來。繼之者舜也。舜初亦唐之才。迨其後而唐之才悉爲舜有。若五臣者。何其盛歟。夫才之盛。盛於其際也。越千百餘年。而有武王之事。牧野鷹揚。而後會朝。卽見其清明。遜荒播棄之餘。多士克生。夫王國說者。謂武之戡亂。異於舜之受終。而十亂之助勤。無異五臣之夾輔。蓋朝有景運。山川無不發之光華。而野鮮留良。賡拜極一時之喜起。昔人目擊艱虞。感懷否塞。歎歔憑弔。輒曰才難。若使身當其際。宜何如躊躇滿志也。而孔子曰。斯語也。吾嘗以爲然。由今觀之。益信。世不揖讓征誅。則英雄俱束手而無所用。而天生一才。要必有用。一才之處。非曰用之於周者不可少。而用之唐虞者不必多也。顧舜終陟而垂裳懋五十載之勤。武維揚而永清開八百年之業。是彼暫而此久也。而暫者僅盛於久者之師師。則用之之難可知也。人盡聖神文武。則善英雖盡洩而不能繼。而天生異才。要卽可爲羣才之總。非曰生之於周者才必奇。而生之唐虞者衆亦才也。顧臯契在元愷之列。而一門若蒼舒仲容不足數。旦奭爲姬姓之雄。而外此如望微南宮俱特優。是彼聚而此散也。而聚者僅盛於散者之赫赫。則生之之難可知也。夫人或疑才難之說。非所語於盛時。而要之不容觀於極盛之會。亦不知其言之信而有徵也。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才之難也。不信然乎。

於盛見難題解。如是文亦因之。而敘次議論。行之以史遷之法。達之以韓歐之氣。浩浩落落。神與古會。唐棣之華。夫何遠之有。

詩既刪而再論之。以正思者正詩也。夫唐棣。夫子之所刪也。刪之而仍論之。教思也。并以教作詩者也。今夫善思者。其惟詩人乎。三百篇皆有心人之所爲而作也。詩固起於思也。而寫景非徒景。賦物非徒物。皆思也。讀詩者皆知其思也。至必明言我思如何。而思固淺矣。況諉之曰遠哉。此夫子之所以刪也。如唐棣是已。夫謀面是實也。神交是虛也。一心常積之憂勞。原有無可如何之事。思而甚遠。其說固不必深非。然時地有限也。精神無限也。千古必傳之忠孝。止此萬難自己之衷。遠而廢思。其義不可以爲訓。夫子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是詩也。彼猶託於思哉。思有致其慎者。當用則弗得弗措。極我意之徬徨。雖未有主名。而上下求索。不難呼之欲出焉。若明明有爾在。而胡不褰裳就之也。彼蓋已恕也。特恕之而不忍安於恕。則聊借一語以自寬。以爲伏枕不輟轉乎。方寢不反側乎。卽其急急解免之意。其意固已薄矣。謂如此可幸無罪也。而亦念一日三秋者之果何爲耶。思有戒其馳者。專一則愈用愈靈。盡吾心之鬱勃。雖茫無託宿。而鬼神來告。不難立起方寸焉。若歷歷有室在。而胡不匍匐副之也。彼蓋已忘也。特忘之而猶恐議其忘。則急出一言以共白。以爲飲食不祝爾乎。風雨不念爾乎。卽其皇皇求諒之心。其心固無餘矣。謂持是長謝故人也。而亦念千里命駕者之又何爲耶。吾不知唐棣所思者何人。令其人聞言而反以相詰。謂爾亦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而彼不且廢然乎。秋女善怨。春士能歌。至性所流。天機欲鼓。彼徒望山川而躑躅。則天下莫解之故。何者不爲可解之端。後世緣飾多而真誠少。皆唐棣

之教也。而天下將不復有思。南陔有聲。白華無句。精神不泯。斯糟粕不遺。彼徒寄草木以流連。則天下無情之人。何必不作有情之語。後世文章盛而氣義衰。皆唐棣之類也。而天下且不復有詩。此夫子刪之而復正之教思也。並以教作詩者也。

文生於情。而氣骨清高。不傷誕曼。子雲若見。應無華丹亂竊窕之譏。

升車必正立執綬

記聖人之升車。立容雖暫而不忽也。夫升車則必執綬。此時之爲立者。復幾何也。而必正焉。非聖人亦烏能謹於所忽哉。嘗思無不正者。聖人也。乃居恆之作止。不違日用之經。而爾日之持循。亦合從心之矩。則一時之澄清有志。而攬轡踟躕者。吾黨竊從執鞭之下。爲之目識而心儀焉。吾夫子從三事而後。義不徒行。歷九州以來。時勤命駕。馬首欲何之乎。車塵其將動也。僕夫執綬以授曰。可以升矣。於是乎夫子升。乃吾黨屬目者久之。而竊有異乎夫子之升車也。連步以上。無嫌舉趾之高。而掉以輕心。或車未近而先之以足。亦綬未并而麾之以肱。既忘足容之重。並失手容之恭。而斯須之無不莊不敬者。轉若難持於一蹴可幾之地。接武而登。非有攀援之險。而嘗以躁志。則心若忘足。而目不及送。亦足若忘手。而踵不及旋。固無所爲行容之安。又安所爲立容之德。而造次之猶必勤必恪者。何以致慎於舉踵思企之餘。乃以觀我夫子言有車也。必有執也。言有執也。必先立也。蓋夫子於升車時。必正立執綬云。四牡項領矣。亟欲瞻在

車之夫子而偏若鄭重有待以爲升也而忽其趾以爲立也而已咸其股然則非立也殆將執綏也於動之之頃而常得靜焉非有意於靜而靜而無靜者乃無意於動而動而無動也則夫子之順動夫子之主靜已矣六轡沃若矣羣目注挽綏之夫子而殊覺從容以和謂身已就車也而和鈴未發謂手已及綏也而委佩彌莊然則雖執綏也殆猶是正立也於行之之際而不忘止焉非故止而不行而時行則行者乃欲行而姑止而時止則止也則夫子之官止夫子之神行已矣因升而執因執而立爲時亦曾有幾故展軔效駕而後經亦未載其儀而夫子之儀必謹焉此夫子之舉足爲經也立兮隨執執兮隨升倉猝同於應變故鳴鸞鏘玉之餘禮亦未詳其度而夫子之度必飭焉此夫子之亡於禮之禮也吾子車中之容見於方升者如此

氣體清華神味淵永工於摹寫而不見摹寫之迹自是大家舉止

車中不內顧

觀聖於車中而目容已足誌焉夫人不能無顧而內顧之失惟車中爲然若吾夫子豈有是哉且人以身涉境而境之來吾前者目先受之則身之發爲容者亦惟目先著之乃境以情深自難忘於馳驅之及而心爲形役偏易失其瞻視之尊此亦自有猝不暇檢者而大聖人動容周旋即可於此觀其概焉正立執綏所以升車也自是而夫子儼然在車中矣展軔效駕瞻馬首以何之而南北東西將無限之縈紆盡在

越國過都之下。鏘玉鳴鸞。嘆風塵其未艾。而山川草木。覺當前之景色。不出高瞻遠矚之間。此時之有。所顧者。情也。特是車中之顧。則易內顧矣。象以接輿而迭呈。則顧盼必未極躊躇之致。此時卽欲暫爲留。而縱而忽逝者。固難喻我僕夫也。乃輾轉不釋。尙欲強執於斯須之會。而迴翔莫定。有不覺其矯首之何因者矣。勢以載驟而恆迫。則眷顧尤易成恍惚之疑。此時方欲緩爲待。而逸而弗止者。何能乍與馬謀也。乃繫戀難忘。必欲疾收於眉睫之餘。而引領徒勞。有不啻其側身之無所者矣。凡顧有直而無曲。而車中之顧。尤所謂其直如矢者也。第意或撓於旁動。而車自合其轍。顧反亂其衡。覺平平道路之遶。一觸目而遂形其反側。豈非多方之顧慮。自入歧途也乎。吾子攬轡從容。則縱橫亦隨夫驂轉。而斷不以朋從動擾。至曲附於左右之交綦。斯直方之利。益利夫砥平焉耳。凡顧有順而無逆。而車中之顧。尤所謂以順爲正者也。惟迹偶涉於已經。而車自引而前。顧且向而後。覺坦坦麟音之適。一目想而反甚其遲回。豈非無益之流連。自增矯拂也乎。吾子征途跋涉。則遠近且任夫輪圓。而斷不以易地徘徊。至逆送夫往來之陳迹。斯順動之徵。倍徵於重較焉耳。是則目容之端。還卽以頭容之直驗之。而憑軾而來。不必冥情以託於無覩。且不過轂之禮。原卽以不下帶之常守之。而揚鑣而至。亦非作意以示其不佻。合之不疾。言不親指。而車中之夫子。吾黨所以目識而心儀之也。

氣格清華。風神駘宕。其刻鏤顧字。真如瓊枝四照。玉葉雙瑩。是情真。亦是理足。

子張問善人之道 一章

欲核善人之實。卽其道以示之焉。夫迹不必踐。則天事優。而室不能入。則人事絀。合此以示。善人之實。不已可知乎。且夫人惟不克自善也。而後取古之善以導其先。亦惟不域於善也。而後充己之善以臻其極。若夫品以善定。則如其善之量。卽封其善之藏。而先之所導。無容躡之極之可臻。若或沮之矣。日者子張以善人之道爲問。夫子卽善人之所以爲善人者示之曰。子問善人乎。吾試與子言善人之道。聖與聖後先相望。而彼此未嘗分道而馳。夫無分馳者。轍之所以合也。故雖渺渺前修。幾無自尋其彷彿。而詩書典籍。其相延於一綫者。恍示我以步武之常。古與今神聖相承。而彼此未嘗分域而處。夫無分域者。居之所以安也。故雖遙遙千古。幾無從探厥精深。而志氣心神。其相注於一途者。更與我以奧微之所。若是者何也。曰迹也。曰室也。見有迹而務追之。則尙踐。欲循其轍。趨焉亦趨。欲繼其規。步焉亦步。苟不敢師心自用。則一舉足而難離。見有室而思造之。則務入。由其層累。按次而前。由其等級。捷足而登。苟不欲自阻厥修。亦優入焉而莫禦。乃我以是衡善人。則踐者不必踐也。而入者亦正不能入也。問程途於往哲。而一一懷其趨承。是不勝其勞也。而善人則逸甚。所稟者粹。而縱意所至。無或背道而馳。詎必擬而後動乎。然而止此矣。夫以逸而見優者。亦以逸而見絀。保其素履。已成之矩矱。可忘。定所依歸。未至之路程。尙渺。蓋舉動不煩繩束。而道中之閫奧。曲折仍迷也。以是爲清懿之品而已矣。擬尺寸於先民。而在在謹其履蹈。是不

勝其勉也。而善人則安甚。所賦者醇。而神動天隨。未嘗越畔而去。何事拘於其墟乎。然而僅此矣。夫以安而見長者。亦以安而見短。匠心獨運。絕不追前事之蹤。精理未通。難以游聖人之奧。蓋所向不煩擬議。而道中之藩籬。依稀尙隔也。以是爲愿慤之姿而已矣。善人非優於天而絀於人哉。

因方爲珪。遇圓成璧。文氣肅括。義理瑩然。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民生遂而民心結。政之常經立矣。夫兵食與信。缺一焉不可以爲政。足者立此。而信之者因以出焉。豈非處常之善經哉。今夫國家之食用。蓄於閭閻。而百姓之隱情。輸於天子。則可謂之太平矣。太平之朝。無弱政。知富強非雜伯之謀。太平之世。無叛民。知仁義非迂疎之論。舉其粗而粗者亦出焉。王道所以久安而長治也。子問政。亦知政之所託在民乎。今將責民以既富方穀之誼。曰爾其相親相愛。貨力勿私焉。庸詎知朝而饗夕而殮者之嗷嗷焉。而未有以給也。則食烏可不議足也。且夫食固民之天耳。取材於造化。弗厭其奢也。而民固常儉。足之者有官山府海之經焉。取材於人事。弗嫌其儉也。而民固常奢。足之者有耕九餘三之制焉。我國家幸當無事。內無水旱之災。傷茲稼穡。外無兵戎之釁。妨厥農功。猶然下缺蓋藏。上虛倉廩。一旦有急。何以濟之。甚矣足之急也。夫是以他務未遑。而汲汲焉謀足食。今將責民以干城吾道之風。曰爾其不伐不爭。雍容儒雅焉。庸詎知出而戰入而守者之瞿瞿焉。而未有以禦也。則兵烏可不

議足也。且夫兵固民之衛耳。蒐苗獮狩。四時寓足之象也。故獻豸私縱之下。有武功焉。田賦出車。三單成足之形也。故擾勸機襖之夫。皆將士焉。我國家幸際承平。而學士大夫。口不談兵革。里巷衆庶。身不習弓矢。莫不出入從容。坐鎮晏安。設有倉猝。其誰應之。甚矣足之要也。夫是以百爲未暇。而皇皇焉議足兵。今將聽民爲擁贊賈勇之徒。曰爾幸家室盈阜。寇盜無驚焉。庸詎知粟支十年。帶甲百萬者之泛泛焉。而未可以託命也。則民又烏可不議信也。且夫信固兵食之本耳。前此蒸髦士於中田。養射夫於庠序。我之教民以信者。原並行於重農講武之中焉。今此躋公堂而酌兕。聯袍澤而修矛。民之報我以信者。卽盡見於力穡稱干之日焉。我國家幸逢景運。而良農負耒。歌駿發而答雨公。壯士投戈。敦詩書而說禮樂。亦旣喻之若心腹。使之如臂指。以此濟變。誰克當之。甚矣足之之效也。乃今統計始終而欣欣慰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此政之常經也。

切實發擲。深明大略。詞意肅括。油然經籍之光。

二

賦有倍於徹者。魯之所取固然也。夫魯之不行徹而取二也久矣。有若豈不知之。而煩公之急白哉。想其言曰。予聞盡徹之言。而不覺驚而遂至於惑也。一似吾子尙未熟悉魯國之典制。而漫以舊聞應者。使聞子之言而不察其實。幾疑寡人之取民獨從其薄。且有不及什一之數者矣。乃寡人思之。而啞然自笑耳。

儒者多是古而非今。以目前之情形。而且欲上追夫隆古。則坐言之易。原不若起行之難。謀國宜準今而酌古。以今日之度支。而非欲率循夫舊章。則遠宗之迂。又何如近守之當。蓋魯之不行徹而取二也。非一世矣。法積久而必變。輕重視乎時耳。顧何以斂之民者。不從輕而從重。寡人始亦疑改制之非。由今思之。而知昔人之內斷而不惑者。原不得慕虛名而受實禍也。則時爲之也。而今之時何時乎。成襄以降。定額依然。進司農而籌國課。必欲以所謂徹者繩之。而謂斂之過重也。則明明一井而收二井之稅也。人情窮則思通。多寡因乎勢耳。顧何以供之上者。不議寡而議多。吾民得不怨朝廷之薄。由今思之。而知草野之黽勉以從事者。原不得顧身家而忘君父也。則勢迫之也。而今之勢何勢乎。嗣服以來。成規不改。入閭閻而問蓋藏。必欲以所謂徹者準之。而謂供之太多也。則明明一歲而輸二歲之賦也。大抵統緒相承。立子孫之朝。已非復祖宗之氣象。古制之宜復。寡人非不知之。然徹云古也。即二亦非自今也。但使守其二之所入。而世邀天眷。永保以無虞。則寡人雖不得爲文武之肖子。猶得爲宣公之象賢。而奕奕龜蒙。庶幾享故業之安耳。抑運會遷流。處叔季之世。更不同中葉之規模。取民之有制。寡人非不念焉。然徹固取也。即二亦可取也。但使盡其二之所出。而雖有凶年。固有恃以無恐。則寡人縱不能爲秉禮之賢君。亦何敢不勉爲愛民之令主。而皇皇宗國。乃故作無益之悲乎。而孰知其不足也。二猶如此。徹何以堪。寫二字成法。難更情理俱足。英詞瑋語。化爲萬丈光芒。

君子之德風 必偃

觀風草之象、可無疑上下之理矣。蓋君子小人、勢之有以相及者、必然之理也。譬諸風草、幾見草有不爲風偃者乎。今夫操得爲之勢者、或格而不得爲、惟吾亦固疑之矣。雖然、無可疑也。天不變道亦不變、爲曠觀物恆之大情、而其理愈昭然若揭耳。欲善民善、子得毋謂言之太易、而其事有必不然者哉。苟其事而或不然也、是則不明乎尊卑有闊絕之形、上下有難通之隱、徒欲子之舍刑法而但行其意、則余之爲計亦太迂。然其事之無不然也、正以深明乎尊卑之誼之不可沒、上下之等之不可移、惟欲子之本性情而善用其權、則我之爲說誠不易、何也。君子小人之有定名也久矣、有定名則有定德、子爲君子、亦知君子之德乎。使果知之、當不患小人矣。乃鰓鰓焉若無奈小人何者、則猶未知君子之德也。豈惟不知君子之德、卽子心目間所以視此小人者、亦大非小人之德也。請爲子明告之曰、君子之德風、風主動者也。動物者何限、而必取象於風、以其爲動之至神也。則一言風而天下何物不在所動之內乎。然而勢則有難易矣。機則有遲速矣。情則有淺深矣。理則有隱顯矣。故取象於動、而必取神於動者、以象君子、斯不失君子取象於所動、而不取易於動、速於動、深於動、顯於動者、以象小人、猶爲冤小人也。夫小人固何如者也。不觀夫草乎、可愛哉草也。是惟大塊之噫氣不作、斯不見掩抑之多致耳。不然、冷風小和、飄風大和、毋論爲勁爲柔、靡然從者何啻俯首而聽元工之命、可憐哉草也。亦惟終風之爲暴已甚、斯不免搖落之堪憎耳。

但使清風之徐。惠風之暢。毋論有芳有莠。帖然下者。誰不迎祥而安。薄植之恆。其上也。必偃也。小人之德。如是而已。是知理之所在。卽勢之所在也。原顧畏民岩之思。雖君子位高。無謂恃焉。然謂位高難恃者。理也。謂位高而難爲。有是理乎。至理莫非常理。何得處宇宙而昧其由。情之所在。正機之所在也。推居上不驕之意。雖小人質弱。詎得欺焉。然謂弱不可欺者。情也。謂弱不可服。有是情乎。人情不出物情。奚不覽原隰而開其悟。子思之。亦可以信吾言而無慮爾民矣。

古之學者爲己

原鈔本缺破承
□□□□□□□□□□□□□□□□□□□□□□□□□□□□
曰此學者也。然則學非己之爲而誰爲哉。黨庠何地。脩能著而必原夙夜之安。則較然不欺者。心同理同。而表裏自有相符之故。歌嘯無端。位置高而益勵神明之宰。則確乎不拔者。此物此志。而初終乃爲一致之歸。蓋學未有不爲己者也。然而爲己之學亦已古矣。古之人戒欺求慊。指視懷於方寸。而十目十手恆以虛象課其實功。己外之遊思俱靜也。故達化窮神。原非己所難能之誼。而取之從容。乃益守之淡定焉。雖戶外滿請業之屨。公之不私名山多著述之藏。留以有待。而精神固已肅穆矣。古之人居仁由義。民物

環於內念。而吾君吾相。又以後效砭其前修。學中之刻責倍深也。故參天兩地。亦非己身以外之圖。而不敢苟簡。乃愈不敢浮動焉。雖四海徧姓名之識。望在蒼生。九重達金玉之音。求在社稷。而品量固已深沈矣。蓋學本大共之途。引諸己而親切之致。若其所私暱焉。則他念自不得旁參。夫詩書禮樂。何必古者精於勤。而惟古人知有己。故惟古人知有學也。緬彼風流。幾欲別白而定以一尊之目。己爲中立之勢。束於學而趨向之真。如得所歸宿焉。則全神乃與之俱往。夫才力聰明。何獨古者承其厚。而惟古人不負學。故惟古人不負己也。典型可溯。能無分明而寄以鄭重之思。蓋己外無學。爲己之外。豈猶有學者乎。而何今之異於古所云耶。

以簡鍊之筆。運沈著之思。析理必精。摘詞無懦。正嘉隆萬合爲一手。

既而曰鄙哉 已矣

隱士有後言。亦本志之急欲宣也。蓋莫知斯已。荷蕢以此鄙不已之人者。其本志也。然則有心一嘆。君子固料其有後言矣。且人惟後起之見。往往足以奪最初之心。而亦有始念原非其本念。則轉機卽在乎常機。從古石隱之流。其於世有所夷然不屑。而此身常覺善自爲謀。中心藏之。固不待再計決之耳。擊磬之夫子。洵有心矣。此心也。乃不已於天下之心也。荷蕢者亦聞而知之。得毋有同心乎。非也。既而其言變矣。既而其情露矣。躡屣擔簦之侶。其內斷不惑者。長往之孤踪良便。則故我未改。而神雖乍感。必不樂以咨。

嗟畢鄭重之聲。過都越國以來。其大謬不然者。窮途之息。駕偏遲。則成見雖除。而意待徐申。夫且忽以談笑易沈吟之態。曰。人之最不可解者。世本可以無事。而已偏欲其有事。夫伸於知己。遭逢莫必何時。必謂三年可以報功。期月亦堪奏績。歛歛鬱勃。不勝躍爾其欲前。世雖寂若無聞。而形神且爲之交迫。則是其具在我。苟非得所藉手。卽屬萬無可解之端。而直忍而不能割也。亦念側席方殷。尙或遁之寬閒。以完藏身之固。況人實予以無事之安。而何用心之太自苦哉。事之最不可解者。本屬人之求我。反若我之求人。夫下有遺賢。責備自歸君相。必謂父母之邦無可愬。兄弟之國又宜懷。繾綣徬徨。幾等含悲之欲訴。世盡褻如充耳。而光景孰識其可憐。則是舍我伊誰。卽令默寫羈愁。不過萬有一然之想。而直戀而不能去也。亦念盈廷交贊。尙或託之寂寞。以成勇退之高。況旣已無復他求之路。而何憂來之不可斷絕哉。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荷蕢之言又如此。而吾因之有感焉。末俗爭急功名。豈盡憫人窮而畏天命。而云胡不已。謬矜烈士於暮年。反覺如石之介。以希榮不以守樸。壯志詎足壯乎。試從延頸跼踵之餘。徐用自返。曰。此事不如其已也。則幽情頓起。而塵中之夢寐皆安。學者喜言聞達。豈俱蓄道德而能文章。而欲已未遑。每授旁觀以口實。遂使匪石之操。在廊廟不在山林。勞人徒自勞耳。試於車殆馬煩之下。一爲猛省。曰。是亦不可以已乎。則大昧忽開。而物外之譏彈悉謝。然豈所論於擊磬之心哉。若荷蕢者莫知斯已。正硜硜之徒。雖復引詩以足言。而其心亦旣見之矣。

道之憂也。豈我生之真不辰。抑古今之不相及。夫宏材碩望。獨潔身自好。云爾哉。徒令吾溯徽音於歇絕。訪姓氏於殘編。以至望古遙集。俯仰欷歔。而不能自禁也。

截清上文。布置恰如題位。通篇神寒骨重。餘味曲包。不貴漲墨爲豪也。

亞飯干適楚

入於漢

繼適者不一其國。而獨入者先各行其志焉。蓋干繆缺。繼太師而遠適者也。彼河漢之人。又何獨入焉。不返如是哉。甚哉樂官之去魯也。蓋自一人倡於前。而相顧以起者。俱不以遠適異國爲悲。卽尙有人待於後。而不約而同者。又先以獨行其志爲是。爲問有誓之庭。存者幾何矣。如太師者。魯伶之長也。摯也子然適齊。豈無貳於摯者。得率乃屬。以供厥職。而胡爲紛紛繼起。浩然長往者。乃更僕未易終也乎。吾聞天子四飯。而魯亦然。當日一飯無聞。而亞飯而下。則若干若繆若缺。隨太師而步清塵。不忍有人去我留之樂。乃或楚或蔡或秦。踵青齊而揚芳躅。一若有後出同走之嫌。夫列邦有樂。而楚蔡無風。秦雖夏聲。而西戎僻陋。曾不若敬仲所奔。猶聞韶樂。不識亞飯諸人。又何懷乎此都也。蓋此一時也。風流雲散。而土音采異地之操。則舊國舊君。常抱此每飯不忘之感。脫異日者。返樸還醇。而宗國下求賢之詔。則言歸言旋。要不失食我舊德之思。此固卽適齊者之意也。我知其非入而不出者矣。而當日河漢之濱。獨行踽踽。亦何嘗不先有其人在乎。誰謂河廣。曾不容刀。叔也擊鼓而歌坎坎乎。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武也播鼗而賦淵淵。

乎。特是河東列城五而秦置官司。漢陽盡諸姬。而蔡夷九縣。河近秦而漢通楚。蔡方叔與武。回念千繚諸人。得毋有呼之欲出者。而迹更自此遠矣。吾於是悲諸賢之心也。夫摯爲樂長。而首賦遐心。不欲以相率而行。蒙空國之譏。故子然長往。固也。乃職均侑食。居官稱同調。而避地不同歸。豈鍾儀無恙。覓知音於南國。上蔡新聲。欲息奏於淫哇。而過岐豐之故墟。爲足寄我美人之遐想乎。蓋非真有樂土樂郊之慕。而北轍南轅。聊以同人分袂。鳴孤臣背井離鄉之不得已焉耳。且音俱司革。避世本同情。而託身偏異域。豈其魚有嘆。遠思明德之遺。佩瑱有人。緬彼周南之化。而覩二瀆之合流。仍足明我潔清之一致乎。蓋惟恐有不深不密之憂。而煙波澤國。第以寂寞窮愁。見羈人形單影隻之自相憐而已。此皆太師倡之也。而偕隱者且與乘桴而思從我者同意焉。可慨也。

不必拘拘於上下鉤綰。而起伏幹旋。天然縈拂。此先正法也。通篇波致曲折。動與古會。

夫子之牆數仞

卽牆以觀聖。非猶夫人之牆也。夫夫子則必有夫子之牆矣。旣爲夫子之牆。則必數仞矣。豈猶夫及肩之易窺乎。曉武叔曰。人品夔絕之數。有不可以尺寸計者。此就其中而論之也。卽其外。亦何獨不然。惟是外之所形。不足令人驚。而反令人忘。然後知令人驚者。非由內而內實從之。令人忘者。非由外而外早掩之矣。賜也室家之好。其予人以窺見者。惟此及肩之牆耳。及肩則謂之有牆可也。不過環堵蕭然。而百物所

陳已覺勞人於瞻顧。人孰不知其爲牆。及肩則謂之無牆亦可也。雖曰有基勿壞。而千人皆見。不啻自撤其藩籬。賜復何樂乎。是牆雖然。賜非夫子。卽安得不爾哉。夫賜旣適成其爲賜之牆。夫子必適如其爲夫子之牆。甚矣人之無如夫子何者。無如夫子之牆何也。人無如夫子之牆何者。夫子亦自無如其牆何也。夫子之牆數仞也。牆取乎衛。而非數仞亦不足爲衛。然人祇知以牆衛。若偏不知以數仞衛。非人皆愚而夫子智也。同此縮版以載。減者從減。增者從增。彼非不能增。而增無可增。此非不能減。而減無可減。其所以數仞者。牆爲之。而非牆爲之也。崇墉與短垣。無二理也。然則旣爲夫子。則自閤閤橐橐以來。原不自意其壁立之太甚。而壁立已如斯矣。牆所以隔。而不數仞亦殊未有隔。然人盡欲以牆隔。又若不欲以數仞隔。非人皆巧。而夫子拙也。猶是量功不愆。高者忽高。下者忽下。彼非意於下。而下亦爲高。此非意於高。而高亦爲下。其必至數仞者。數仞爲之。而非數仞爲之也。倍蓰與尋常。無二情也。然則旣爲夫子。則自登登馮馮而後。何嘗自負其層累之獨奇。而層累有固然矣。於此而有觸於其牆者。以爲价人之藩也。大師之垣也。必欲於夫子一啓斯牆之徑竇。夫子當亦不禁。不知不禁者。原不在牆。而牆則禁之。是牆以夫子顯者。而夫子或轉以牆隱。苟忘其爲夫子。且忘其有牆。而夫子亦任其循牆而走焉耳。於此而有震於數仞者。以爲墉何屹屹也。堞何言言也。必欲於牆一究數仞之緣起。夫子當亦不拒。不知不拒者。亦卽在牆。而牆之數仞則拒之。是牆異於數仞者。數仞直不異於牆。倘昧其爲數仞。並昧其爲牆。而夫子亦聽其面牆。

而立己耳。甚矣人之無如夫子之牆何者。無如牆之數仞何也。夫子亦自無如其牆何者。無如牆之不得不數仞何也。彼門外之來往者何衆也。

非喻其高。祇言遮卻裏面耳。卽借上文以撲本題。下意和盤託出。而仍不犯手。每對股尤多隨手之變。文如此方可謂靈。

維石巖巖

詩詠維石。誌其險也。夫石附於山。而巖巖則逞其險矣。詩人託是以諷歟。且平天下者。誠有以厝天下於磐石之安。則隨所在而莫非平境也。卽境不平而以平心處之。亦適相忘而不覺耳。而非然者。神有所仄。物適從而觸之。而險卽呈焉。如詩所云。節彼南山。是已。天下傾危之勢。常以有所助而成。彼南山之巍然也。使無巖然者。以助於其下。則盼彼崔嵬。豈必遂呈騫崩之勢。人世險巇之形。又以有所附而甚。以南山之岸然也。復有衝然者。以附於其側。則望茲聳峙。能無觸人隕墜之虞。詩又詠之曰。維石巖巖。偏陂反側之情。不生於靜而生於動。石者靜境也。靜則將與山俱歸於艮止之基。豈必以石之俯而臨。遂使我仰而懼乎。乃詩則曰。至靜之中。有動幾焉。偃仰依回。而依山以立其體者。實挾山以肆其用。一若山本靜鎮。而石偏爲其不安。石其重累此山也。不然。何以一觸目而動我心駭也。孤危凌厲之狀。不見其安。而見其危。石者安象也。安則將與山咸託於坤輿之載。豈必以石之峭而立。而遂使我卻而走乎。乃詩則曰。至安之

中有危機焉。嶽奇磊落。而依山以峻其觀者。實佐山以張其勢。一若山本安貞。而石偏如其欲墜。石其重負此山也。不然。何以一憑眺而令人神悚也。且鍊石可以補天。觸石可以興雲。豈其有石在。而不足以效山之靈也者。乃不謂巖巖焉而轉爲山厲也。不爲介石之貞。而爲怪石之險。遠而望之。在在生人愴惕。山其如此石何矣。抑藥石堪爲箴規。柱石可爲倚賴。豈其有石存。而不足以扶山之傾也者。乃不謂巖巖焉而反爲山憂也。不爲攻錯之資。而爲火炎之焚。近而就焉。時時僮人震驚。石何不少爲山地哉。迄今讀是詩。而撫巖巖之石。誠令有國者不能不懲師尹。而爲之動色相戒也。

舉而不能先

原鈔本缺破承□□□□□□□□□□□□□□□□□□□□□□□□□□□□
闕汲引之路。未嘗不通。而天下賢人已望其風而不敢進。何則。彼蓋謂在典雖不可以已。而其事終不必
急焉耳。見賢不能舉。又誰得而強其舉哉。然亦何必其一無所舉哉。蓋慎名器者。勵羣倫之志。則雖弓旌
未逮於衡門。而度外之舉。自有以奮豪傑之功名。而吝爵賞者。灰利用之心。即使束帛已賁於邱園。而疑
貳之情。終無以大朝廷之遇合。故人或扼腕其不舉。而不知舉之仍無解於不舉也。蓋舉而不能先也。聖

主之敬求。元纁猶在後。而精神先一往而深。結契巖阿。所謂飢渴待之也。而鼓舞者人有不倦之氣矣。若徒曰有肯從吾遊。吾能尊顯之。則是明告以有高其節者。吾亦不爾強也。夫賢者必多自愛。雖擁篲築宮。而尙或遁之。適軸以避物色於風塵。而直如是其淡漠也。則適堅其不字之貞而已矣。國士之感激爵祿。非所計。而意氣實先爲之動。隆文師保。所謂薰沐登之也。而抱負者士有利見之期矣。若徒曰聽吾之所爲。願少安毋躁。則是明啓以有能奔競者。方許作之合也。夫賢者必不自輕。雖造廬適館。而猶或峻其門牆。以伸草野之倨侮。而直如是其濡滯也。則適成其肥遯之高而已矣。或謂大器晚成。少年之舉動。難言持重。則老其才以養異日公輔之望。亦人主憐才之雅意。而不知殊尤之彥。所貴及鋒而試。以膺力之方剛。徒令興嘆於風塵。縱烈士暮年。壯心未已。而英華之沮喪必多。況乎遷延歲月。安知不在可有可無之數乎。所以欲遇而仍未遇。論古者輒掩卷而爲之徘徊。抑謂朝無闕政。宏才之展布。請俟他年。則留其身以爲子孫特達之知。亦人主駕馭之微權。而不知善後之謀。正在得人於始。以必用之盛心。反令坐傷乎閒廢。縱後人有知。不負賡歌。而時會之蹉跎不少。況乎韶華易邁。安知不有日暮途窮之感乎。所以欲用而究不用。論事者恆慨然而爲之太息。命而已矣。

淋漓灑墨。一寫其胸中感慨。浩氣奇情。盤鬱紙上。熊劉稿中得意之作也。

道無不在。合言之而費益見矣。夫盈天地皆道也。處天地中者豈有分乎。特由其端之所造。以推其至之所及。則道之端。卽道之至也。中庸故結言之。以爲甚哉道之無在而無不在也。使必悉而數之。則固更僕未能終矣。然第約而指之。則卽兩言已畢。賅焉。夫旱麓之詩。非道之察者機耶。道之察如是。則上天下地焉往而非道之所彌綸。卽何一而非君子之道所參贊。鳶魚猶是也。何論夫婦。而吾必言夫婦者。亦曰造端乎夫婦耳。道無形也。而何以有端。蓋知則有知之端。能則有能之端。一言夫婦而知能具。則其端也無俟遠求。道僅端也。而何以有造。蓋知必有所造以爲知。能必有所造以爲能。一言知能而夫婦備。則造端原自有專屬。然此特其端也。非其至也。夫婦之端。固卽可謂道之至。而第曰夫婦。或尙疑於稱名指類之偏。且道之至。亦仍不越乎道之端。而旣曰造端。正有待於觸類引伸之及。及其至也。而不遺於夫婦者。固不盡於聖人矣。不盡於聖人者。且不盡於天地矣。夫天地之所不能盡者。吾安得究極而言之哉。亦一言以該之曰。察乎天地而已矣。太和所保合。磅礴本無垠。雖見聞不按之鄉。亦藉是以赫濯。而況形形色色之倫。儀象所昭垂。統體一太極。雖空洞無物之表。亦奉是以充周。而況化化生生之迹。所以人紀悉帝載之精。而居室握推行之準。試由其端以思其至。則夫婦而外。凡天之下。地之上。焉往而非道之所彌綸。卽何一而非君子之道所參贊者乎。道之察如是。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看書雪亮。行文水翻。格局渾成。猶有隆萬大家遺法。

愚而好自用 四句

人有不安於下之心。未知不倍之義也。夫好自用自專。以至生今反古。其不安於愚賤者。正愚賤之甚也。子思欲明爲下不倍之義。而先引夫子之言曰。人之入世。未嘗無得行吾意之時。而要惟嚴矩矱於當躬。紹述樂聖賢之教。大範圍於王國。憲章安臣子之經。則亦自其意之所流。原非假諸他人之懷抱也。而凜凜乎有所不忍。與所不敢者。夫豈徑行其志之謂乎。嘗思之矣。無私者大造。乃造物不能齊物而一其權。故民盡天生。未可概以天民之號。分固有所域也。忘乎其分而甚之。卽無忌憚之尤。不變者天時。乃後時必視先時而更其化。故道由昔監。未容渾以在昔之條。時固各有當也。昧於厥時而激之。遂有倒顛之事。今夫兩愚不能以相治。愚固有所聽命也。旣已愚矣。豈無可用之機。而特戒其自用。無如愚偏不自以爲愚。不自以爲愚。則愚而好自用焉。兩賤不能以相使。賤更有所聽命也。旣已賤矣。豈非得專之職。而特惡其自專。無如賤偏不自以爲賤。不自以爲賤。則賤而好自專焉。若夫非古不足以成今。非今亦無以見古。業已今矣。豈必盡泯古所行之道。而特難於反古。無如愚不自以爲愚。賤不自以爲賤。乃至生亦若不自以爲今。則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抑又甚矣。大抵非常之勢。憑才力而後張。聰明萬不如人。而又茫無權藉。縱復自用。用亦何奇。縱復自專。專亦有限。況人皆守此。我獨趨彼。爾室之放恣。必來外庭之嘲笑。卽術堪動衆。不過鄉閭暫驚其耳目。而勢孤黨寡。豈遽傾駭乎寰區。則好之反之。似屬妄設。乃心乖而莫之遏。

而已矣。然而其心誠難問也。大抵剛愎之夫。處優尊而益險。謀智一無足恃。而又屬在下僚。以愚自用。祇益其愚。以賤自專。莫改其賤。況由舊皆迂談。從先亦曲說。名山之堅僻。必來有識之詆訶。卽業欲名家。無非子弟誤費其心思。而源薄流輕。何足大關乎風會。則好之反之。徒然自鳴得意。悍而勿之顧而已矣。然而其意幾莫測也。裁及其身。又奚怪焉。

步伐精整。節制之師。後二比議論融洽。波瀾老成。箴儆之言。足令不安於愚賤者。悚然心動。

日月所照

驗至聖之聲名。極之於所照焉。蓋日月無不照者也。故至聖之聲名。更卽於所照驗之。今夫世有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卽與日月合其明矣。明以言乎無不照也。故代明之象。可以擬至聖之德。而普照之方。卽可以驗至聖之名。夫日月麗乎天者也。協乾位而含光。焜煌八柱。而萬邦黎獻。頌升恆者。想繼明於黃赤道之間。日月土是冒者也。輔坤輿而耀景。錯落九垓。而百族顓蒙。歌復旦者。熙鴻號於南北陸之際。而吾試以所照言之。其爲日之所照與。春秋冬夏。日亦溫烈之不同。似戴仁義之德。光被於海隅也。夫牽牛水宿而寒。東井火宿而暑。秉四氣而推遷。而溫以溫照。烈以烈照。無不照之時。卽無不照之地。幽都陽谷。羣仰旭日之旦而已。其爲月之所照與。晦朔弦望。月亦盈虧之有別。似含禮智之施。昭回於雲漢也。夫三日成魄。而曰朏。八日成光。而曰明。分疾遲於朏朧。而盈以盈照。虧以虧照。有不照之夕。必無不照之鄉。僻壤荒

郊共欽月出之皎而已。蓋日爲陽之精，月爲陰之精，一陰一陽，而光遠固自他而有耀。大明生於東，夜明生於西，自西自東，而朔南自暨，訖而咸周，是故有日有月，而燭火不必熄其光，則以其光之溥也。乃萬物之有光者，有覺斯明，而試言日月之所照，雖昧者亦識大光之在上，日諸月諸，而幽昧無所遁其影，則以其影之博也。乃萬物之有影者，有日乃睹，而語以日月之所照，雖矇者猶知懸象之昭明。縱余轡兮扶桑，極余目兮蒙浦，光景之常新，中國鬱荒，共屬文明之宇宙，羲和逐輪而莫及，望舒駕馭而難追，精靈之迴薄，舟車人力，孰窮暉朗之山川，其經天則爲旋爲轉，其天覆之所，皆照之所也，而天氣上浮，日月故無微之不達，其行地則有入有出，其地載之所，卽照之所也，而地質凝重，日月乃有隙之必容，蓋二曜特尊於五緯，而兩儀爰重諸六宗，觀日月之所照，而至聖之聲名，有不與之俱照者乎。

前半敷陳本旨，後半融合上文，考辭就班，選義按部，神光所燭，煥乎同兩曜之麗天。

句踐事吳

再舉越霸，亦智之一證也。夫句踐豈可與太王同論，然其能事吳也，可不謂智者乎。孟子再舉以相告曰：古人行事，有不盡光明正大，而亦可爲後世法者，蓋其人甚狡，其心甚險，其謀甚詭，其術甚深，故其志能忍人所不能忍，而要之狡也，險也，詭也，深也，忍也，皆其智也。狡與險，詭與深，無足取，取其忍，忍烏乎取，取其智，臣故於太王而外，思行事不若太王，而智彷彿太王者，曰句踐。句踐，越君也，與吳爲鄰，然世仇也，與

夫差爲難。夫差者。愚人也。夫差何以愚。有不愚夫差者。而夫差愚。有愚夫差者。而後夫差不得不愚。夫差愚而句踐智矣。句踐烏乎智。攜李捷。會稽困。越之亡。如綫。君子曰。惡強鄰。幾喪其國者。句踐也。烏乎智。雖然。句踐不智於先。而智於後。不智於患難。而智於安樂。夷考夫椒一敗。保甲五千。背城借一。事未可知。而句踐曰。危急存亡。難圖僥倖。吾能屈膝。彼又何求。付國事於諸君。遂委身而聽命。登舟揮涕。越水風寒。石室甘囚。吳宮膽落。君臣相與供役。夫婦爲之執鞭。惟大王憐而舍之。此事吳之始。可謂哀而苦。迨夫網魚縱壑。羅鳥歸林。狡焉思逞。人情類然。而句踐曰。包羞蒙恥。動必萬全。輕用其鋒。祇益之辱。咨七事以施行。用十年之教訓。整吾軍旅。從彼疆場。出我倉箱。輸來上國。稱臣稽首於前。貢邑備藩於外。似真無有他志者。此事吳之繼。可謂曲而盡。至於親數其罪。頓顙於邊。盛怒屬兵。成敗未卜。而句踐曰。吳之與越。惟天所授。安受其燼。尙無庸戰。釋邊陲之小怨。遣諸稽以行成。一介適女。執箕箒以咳姓。一介適男。奉盤匱以隨御。鄙人之申禍無良。骨肉之成勞堪念。似實忠心爲吳者。此事吳之終。可謂久而深。夫彼有策士。簡服吳士於甲兵。我有謀臣。還玩吳國於掌上。越人南面稱王。爲僕妾而不辭。此固申胥之所不能怒。華登之所不能驚。彼縱爲吾狐埋。而勿狐搯。我豈忘彼爲虺。而復爲蛇。儼然撫有而國。守臣禮而不變。並非范蠡所能啓其衷。文種所能襄其計。君子曰。人情每不能忍。由於不智。若句踐者。以不智失安樂。而遂以智脫患難。智之所全大矣。嗟乎。渡江北去。夫差竟忘其父之仇。卷甲南來。句踐遂有及身之報。雖未可與太王

同論亦堪爲小事大者進一則焉。

前半雋傑廉悍。中後沈博絕麗。金石千聲。雲霞萬色。西堂而後。此其嗣音。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

復讎也

爲童子而有征。宜其見諒於天下也。夫以童子殺而湯征之。是尙爲富天下乎。爲民復讎。宜天下諒其心哉。且天生湯於視民如讎之際。凡以爲天下也。顧天爲天下而生湯。湯卽爲天下而任其責。湯並不爲天下而貪其資。則當出師之日。而光明俊偉之心。雖不必求諒於民心。而自無不見諒於民心也。葛伯仇餉。書言如是。湯能任童子之殺而不之征乎。且夫湯之征。固合四海之人心以出之者也。造物祥和之氣。鍾自髫齡。乃忽罹此滅身之禍。人則何辜。而能晏然已乎。所以子惠困窮。而亳邑興師。直迫於痼瘵之一念。生人仁壽之機。始於童幼。乃忽戕於暴虐之胸。予則何心。而能坐視已乎。所以誓於有衆。而將天明威。祇感於慘怛之衷懷。而如曰欲富天下也。則試徵諸四海之人心。草野何敢知征討之權。而其若所素知者。征討之大原也。苟得一人焉。隱然抱悱惻纏綿之意。則遐邇向風。必能窺舉動之當否。以決真主之性情。宇宙何能定征誅之柄。而其若所預定者。征誅之恆軌也。苟有一人焉。藹然具至誠惻怛之心。則遠近慕義。必能審懋之彝章。以定仁人之懷抱。夫四海不皆云乎。曰非富天下爲匹夫匹婦復讎也乎。國家當變更既熟。非大具帝王之器者。人心必不與之。故雖流離急於從王。往往以貪圖宇內之心。難禁中道之

散。今湯爲童子而征也。四海皆曰。吾儕小民。受酷者幾何時。而惜無以逞志於一復也。則愀然憂。而竟有爲之快心於一復者。則又欣然喜。憂與喜交集。而萬喙一聲。其性情爲可知也。假而曰。赫聲濯靈。祇以圖殷士之芒芒也。衆議雖刻。有難誣其造攻之初心矣。寰宇當望治方殷。非大協民心之願者。衆庶必不鑒之。故雖瞻烏未知爰止。往往以軫卹小民之念。遂定不拔之基。今湯爲童子而征也。四海皆曰。億兆何辜。罹虐者凡幾輩。而恨無以假手於一復也。則愴然戚。而竟有爲之及身而一復者。則又躍然欣。欣與戚並呈。而同辭異喙。其舉動爲可窺也。假而曰。載旆秉鉞。祇以計商邑之翼翼也。百姓雖愚。可決其非敷奏之初念矣。試進言之。

才高氣盛。舒卷自如。是何意態雄且傑。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元聖之驅物。亦神禹之故事也。夫虎豹犀象。無異蛇龍也。遠異而驅同。亦以因物之性耳。且天下治亂。每與禽獸相終始。自堯之時。流入中國。天下一亂。禹驅之。及殷之末。再至。天下又再亂。是禽獸相爲代興也。而沿成氣運。天下之生久矣。將毋虎豹犀象。實關治亂興衰之故耶。周公相武王伐紂。而或討或戮或滅。凡黨惡者殺毋赦。此數物者何以治之。繩以結黨濟凶之罪。而蚩蚩者原有招之使來。固不必盡殺乃止。任其爪牙角毒之威。而眈眈者且將生事不已。何堪使聚族於斯。夫禹其前事矣。周公踵而行之。而同其

驅不同其放者何也。天之生物各有部署位置之處。衍氣多仁。陵氣多暴。六合之內。常擴其境以爲居游。故處物之地。恆多於處人之地。使概置於一隅。而相傾以爲命。相攘以爲宮。舞爪張牙。且胥戕胥虐。以幾於盡。此不可以菹限也。縱其所至。而以類聚。亦以羣分。廣漠之鄉。莽滄之野。荒茅篁竹之間。但令非畎澮田疇。即可聽其相安而無忌。所謂意於南而南。意於北而北也。物之所栖。各隨燥溼剛柔之便。食水善游。食草善走。五方有性。自循其質而不可推移。故此之所宜。不得爲彼之所宜。況其物類甚多。而束縛之不能。馳驟之不可。蜂屯蟻聚。且相持相角而互爲雄。此不可以放爲也。寬爲之地。而散其羣。正孤其勢。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狐狸豺狼之所居所處。既絕遠村落邱墟。何妨聽其流行而散徙。所謂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也。周公於是驅而遠之。從末減之例。爲有北之投。而回念向之低首下心。深錮禁苑。殆不啻爲檻穽也。瑤臺璇室。人以爲娛。令虎豹犀象處之而深苦。今者率其醜類。如返故居。乃不禁揚尾偕來。相與尋其水土所生。神物所感。亦如人居水。陸人居陸。區疆畫界於川分土斷之中。援流宥之條。爲不殺之罪。而回視向之蜂目豺聲。驛騷內地。殆不過僑寄也。酒池肉林。人自爲樂。強虎豹犀象嗜之而不解。今者盡以族行。如脫禁網。乃不覺翔舞成羣。相與資其生育。長其子孫。從此與人無患。與世無爭。俯首帖耳於海靜山明之內。是時也。天地再清。日月重明。天下大悅。周公之治。繼禹而成。

偉論山峙。奇思水溢。腹笥便便。足以輔其才氣。但覺龍吟虎嘯。萬籟同鳴。一洗從前箏笛耳。

有孺子歌曰 足矣

無心之歌。聖人聽之而有餘思焉。夫孺子歌滄浪之水。偶然耳。自孔子聽之。而見其惟清潔。纓濁則濯足矣。小子可勿思乎。且人苟以言爲可忽。則雖有激之危辭。而置之等於無稽。苟以言爲不可忽。則雖無端之託詠。而玩之恆有餘情。況乎言之發也。無心而有心。而意之深也。若勉而若戒。雖在聖人。能取其說而易之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斯歌也。矢口而諧之成聲。性靈所鼓。蓋猶是天籟。地籟。人籟之常。觸緒而言之有象。義蘊無多。不必在爲興爲賦。爲比之例。孺子之歌。豈料動聖人之聽哉。然而其言清可濯纓。則是不清未可以濯纓也。其言濁可濯足。則是不濁未可以濯足也。合清濁而言濯。水均有所濯也。別纓足而言濯。濯各因乎水也。則是清者原不等於濁。而濁者即不同於清也。孔子聽之。且願小子共聽之。因卽其言而覆按之。物性每有貴而有賤。觀物於水。宜其清不宜其濁。凡水而盡作清流目。當亦水之所固然耳。信斯歌也。水無失其本然之性。而與清是類者。固不必有躊躇卻顧之疑。倘非漣漪足慕。而處物之質。卽有所不可恃。有其後之變本加厲。而謂無別於始之昭質無虧。其誰肯服焉。猶是滄浪也。而混濁其中者。因已大改厥觀矣。物情恆喜貴而惡賤。論濯於水。樂以纓不樂以足。有水而天下盡以不潔來。當亦水之所大懼耳。信斯歌也。人不必有護水之勢。而惟纓是濯者。如不勝其愛惜鄭重之意。一爲橫污下流。而任意之施。遂有所不能禁。值當前之與垢爲鄰。而相與原

厥初之一塵不染。其何可得乎。猶是滄浪也。而裹足而前者。夫固麾之不去矣。蓋謂清斯濯纓。而如其濁也。斯濯足矣。言外之旨。無難徐領於言中。紬繹其辭。已識會心之不遠。聽者之懷。何必不深於歌者。抑揚其語。彌覺節短而味長。何也。自取之也。孔子之詔小子如此。而聽者豈可徒聽哉。

孺子歌清濁本平說。孔子言清濁於下句著一矣字。語意側重濁足。文本此旨詮題。方與下文自悔節鍼對。清言霏屑。不染點塵。而斯字矣字。神理俱足。下句已躍躍紙上矣。

是以論其世也

論古者論其世。知人之特識也。蓋古人之行。古人之世爲之。詩書之言。特其迹耳。此在知人者善論也。且士生古人後。而欲與古人相接。此古人之大幸也。然士生古人後。而漫謂與古人相知。又古人之大厄也。夫有萬不同之時。而後有萬不同之事。荒古者蔑古。岸古者亦誣古。至於古爲我誣。而今人不安。古人更大不安也。然則誦詩讀書。而可不知其人乎。今夫爲一代之人。各有一代之世。其相因而不容勉強者。在古人原非越素位而別成操履之奇。各成一代之世。乃各爲一代之人。其相值而自爲表著者。在古人亦祇任推遷而獨矢性情之正。然而見不遠。世不辨也。議不詳。世不合也。惟其然而友善者。遂有論之一法矣。氣運之淺深不敢必。而心原可問。世分而論無可分。統十五王始平十六王始成之遇權之。而文武適當其創成康適際其因。雅頌之章。所以繼美乎二南也。迨夫世之下也。愈甚愈難耳。呼日月而冥漠不及。

知歷冰霜而羈愁不敢怨。草木昆蟲傷心時別有懷抱。而顧執政行俗美。占肆好於和平。是不諒其人爲何王之世矣。西歸以上之忠義可歌。卽東遷以還之憂危未可刪。此則論之者所當融會而條貫者也。帝王之因革不相通。而遭際雖奇。世降而論不宜降。總三十年小變五十年大變之說定之。而舜禹適值其常。湯武適罹其變。征誅之局。所以無慚乎揖讓也。迨夫世之遷也。愈極愈苦耳。扶危而天迫其運。顓宗祖而人沒其忠。國更代易。憂愁處且足傷懷。而必謂上安下熙。效歌颺於晏逸。是不知其世爲何人之作矣。唐虞以下可以無典謨。商周之後不必無誓誥。此又論之者所當例觀而並視者也。則有謂數世之中。彼此難通者。非也。天下能履危疑之人。無非能履太平之人。彼之世藥石亦見功。此之世跼蹐亦告罪。不幾疑相左者深哉。究其實而推移在氣數。兩易焉而爲所能爲。臣不噏訛。吾知其轉而燕喜對揚也。朝不拜稽。吾知其轉而哀歌籲戚也。蓋往復其論。而度勢揆時。正宜以爾室嘯歌。羅數百年否泰盛衰之大要。且有謂一世之中。前後大殊者。非也。天下能全名節之人。卽此能全家國之人。前之世勤勞不能免。後之世疑謗勿能加。不更謂相蒙者多哉。核其實在夷險任當途。兩蹈焉而適所可適。馬繫鸞飛。吾知其無改於爲忠爲孝也。益贊伊就。吾知其無損於爲禪爲放也。蓋上下其論。而設身處地。直欲以空山風雨。攬數千載經權常變之大原。惟古人應世而生。不能留不敝之身。經河山之代興代謝。與學者回溯其遭逢。惟後人隔世而感。不得守偏端之識。昧運會之一屯一亨。爲曩賢妄區其臧否。論至此夫亦古之徒矣。此友

善之極量也。

其光引星辰而上。其氣沛江河而下。才力不減章雲李。而精卓則過之。

是以論其世也。

論古有特識。不當離世以求人也。甚矣古人之難也。其轉移乎世。而卽有表見乎世者。不論不知也。孟子懼論古者之無識。而以誣古爲知古。謂夫詩書者。古人之糟粕也。誦讀而不知人。猶之未誦讀也。夫人何以知之哉。合古人之行。而皆能百事。而一轍。豈不甚快。然合古人之世。而必欲百世而一途。豈不甚難。閱人成世。世固與其人相符。閱世生人。論卽以其世爲量。盛世之音。安以樂。尙矣。其變也。自數傳以下。至於衰晚。則憂愁流涕矣。治世之政。和以平。美矣。其降也。自數王以下。至於亂離。則遜荒奔走矣。諷咏拜颺。彼亦幸而蹈其所易。置其身於暴主黷親之側。未有不惻然而自傷。哀鳴呼籲。彼亦不幸而處其所難。易其地於揖遜繼序之年。未嘗不怡然其自得。此無他。不同者時也。無不同者理也。難齊者遇也。無不齊者性也。求至理於因時之中。雖人疑人謗。準以運會而亦屬坦途。原所性於隨遇之日。雖人譽人歌。協以遭逢而總非奇節。論之者以其心達帝王之本末。以其量周氣運之盛衰。以其學上下百代之人材。以其見會合千秋之風化。乃知人不易知。是以必如是之論世也。人自可知。是以當如是之論世也。是尙友也。而善量於以足矣。

前作以閎肆勝。此篇以高簡勝。成宏之格。正嘉之理。元氣渾然。無一浮淺語。

指不若人

就所見爲不若者。亦指之不若而已。夫指何必不若人。亦何必若人。彼爲指之不若人者。夫非猶是指也哉。且人與人相若也。然人與人不相若也。人與人不相若。而必求其若也。然人與人不相若。而竟不求其若也。或且曰。何爲其然也哉。不見彼之皇皇焉。急急焉。勞有所勿憚。而苦有所勿恤乎。嗚呼。是指之說也。其不遠秦楚之路者。求指之伸也。指何以求伸。伸則若人。不伸則不若人也。甚矣其有所爲也。本非剝膚之痛。如有切近之災。彼曰。是惟不若人之故。吾亦曰。是惟不若人之故。甚矣其專有所爲也。不爲無事之紛。豈受庸人之擾。彼曰。特以指不若人之故。吾亦曰。特以指不若人之故。天下事之能若人者。大都起於不若人。是不若人之名。無庸諱矣。顧使安而受之。以爲亦有所不若人云爾。吾又何從入人之意中。而代白以不若者云何。而今之所堪代白者。隱隱是指。而豈得託以非指乎。是不若人之名難諱。而指固不諱也。卽不若人之諱較易。而指偏不易也。天下有事。能若人者。豈必無事不若人。是不若人之數。正宜辨矣。但使混而同之。以爲亦不可若人云爾。吾又奚煩卽吾之意中。而還詰以不若者云何。而今之還以相詰者。明明是指。而猶得謂之非指乎。是不若人之數宜辨。而指固有辨也。卽不若人之辨無定。而指先有定也。驟而語人曰。世有不諱不若人者。人人肯爲之意滿。縱明告之以指。而人人猶意滿也。謂不若人之姑

以指爲權也。夫以指爲權。必非以指爲斷。如第曰指而已矣。私心刺謬之餘。正令人生無窮之指顧。而爲之啞然失笑耳。虛而課人曰。誰能辨不若人者。聞者未有不色動。縱實按之以指。而聞者猶色動也。謂不若人之先以指爲例也。夫以指爲例。尙當以指爲推。如第曰指而已矣。索然易盡之下。轉令人得當前之指示。而曷不返躬自問歟。則知惡之。獨奈何知所惡者之偏在指哉。

手寫本題。神注下意。筆勢騰躍飛舞。正如活虎生龍。不可捉摸。項仲昭有此靈變。無此淋漓。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由盡心而歷溯其原。智所以造其理也。夫心以載理。而理具於性。原於天。知性則知天。斯爲能盡其心矣。非造其理之智哉。且心何以治。治以理也。而窮理莫先於致知。不體乎理之真實。而並察其所從來。則知量歉。實心之量歉也。必探乎理之本原。而因明其所固有。斯知之量盈。實心之量盈也。試由知至之時。以歷溯致知之詣。其道固有一以貫者。何則。心之中理而已矣。而理有其主宰。其渾涵於吾心者。則有性。理更有所從出。其賦畀於吾性。而卽通復於吾心者。則有天心也。性也。天也。一具而無弗具也。一虧而無弗虧也。性在吾心。天在吾心。非知無以見其蘊也。心自有性。心自有天。非盡無以全其體也。性貫乎仁義禮智。而粹美難名。天主乎元亨利貞。而形聲俱化。本天爲性。而渾然在中。所謂萬殊而一本也。知之而心之全體於以該。至精者性所包涵。位育皆中和之蘊。太虛者天之運量。陰陽實變化之宗。卽性見天。而燦

然有序。所謂一本而萬殊也。知之而心之大用於以備。故論其功之所始。心惟精。斯性分之難窺者。可以窮其奧。心惟一。斯天命之在我者。可以通其微。舍心以求性與天。此理終虛而無據。卽論其功之所專。惟知有性。斯性之物與无妄者。何難復其靈明。亦惟知天。斯天之感而遂通者。何難得而奉若。馳心以窮性與天。此理仍懸而無憑。吾嘗見夫不盡其心者。特於形氣之私。而心多憧擾。囿於見聞之隘。而心難擴充。無他。理昏者中餒。不知其性也。不知性。將昧於德之爲秉彝。卽昧於衷之爲皇降。又安能知天。因而思夫能盡其心者。具衆理於一心。而靜無所窒。應萬事於一心。而動無所疑。無他。理足者神清。知其性也。知其性。將明於靜虛動直之原。卽明於易知簡能之蘊。夫豈未知天。夫然而欲赴乎盡之量者。必先赴乎知之量。盡程其效。而知致其功。故卽心見性。卽性見天。廣大始精微。寸衷有進求之序。夫然而有廸其知之境者。始能詣乎盡之境。知履其端。而盡造其至。故天在性中。性在心中。神明昭貫徹。定識爲入德之基。由是知之明者行之力。有不馴至於盡人以合天哉。

樸實精細。理解極融。文格極鍊。是規摹胡思泉而得其神似者。

萬物皆備於我矣

大賢明本然之性。而知我之大可重也。蓋未有我而物無不在。卽既有我而物無不全。明其爲皆備。而我不可重乎哉。孟子意謂。夫人以藐焉之躬。而中處兩大之內。氣或相雜也。而本不相虧也。後或相遺也。而

始不相缺也。何也。天未嘗不予人以性。人未嘗不受理於天。凡理之具於此物者。不必具於彼物者也。物散而無歸。而方寸乃有以會之。而理之在於物物者。亦猶其在於一物也。物虛而無薄。而形色乃有以載之。故夫塊然一我也。而性分中備有天地焉。網緼妙合。物亦屬太極之所憑。我秉陰陽之德。而本原之地。皆經大造之治而來。是全而宰乎天者。即全而昇乎我者也。則雖紛然萬物也。而宥密中皆徵廣大焉。恆性降衷。我亦任維皇之所隲。物據形氣之先。而資生以還。適因成象之軀而麗。是悠然而各足乎我者。正渾然而各奉乎天者也。其大者綱常名教。聖賢能示我以大同。聖賢不能傲我以獨得。故往往有不關學術。而天良之感發。舉念盡可質神明。其小者事物細微。有任情而恣欲之人爲。無具官而廢職之賦秉。故往往有得自清夜。而至性之昭融。捫心亦可見本始。此無他。物者理之寄也。而我者理之總也。得氣成形。而人不能無人心。得理成性。而人又何一無道心。天人之一復執之功。豈待外求哉。萬物皆備於我矣。是所望於誠身而求仁者。

義理精深。氣格高簡。猶有正嘉遺範。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

德術而慧知出焉。可以知其人矣。夫德而爲慧。術而爲知。其有也。豈可遽概之人哉。且夫處經權貴德。處常變貴術。使德不盡乎事之曲折細微。則德不勝才。而德非經權所必需之德。使術不中乎事之輕重緩

急。則術乖其正。而術非常變所必恃之術。於是不言德者疎。專言德者亦疎。不言者昧。專言術者愈昧。而其人之德術不足恃。亦并不足論。今夫人之德。何必盡出於慧者。而有人之德。非慧不足成其德。而其人之德。慧以稱人之術。何必盡出於知者。而有人之術。非知不足成其術。而其人之術。知以稱古有德術之精者焉。以彼懿親而位冢宰。禮樂可以施朝野。材藝可以告神明。非不慧且知也。而境處其順。則純任自然。第於德之中見慧。而言德可不言慧。第於術之中見知。而言術可不言知。古有德術之大者焉。以彼因克諧而致升聞。慎徽用以修人紀。璣衡且以象天文。亦以慧與知也。而分屬其常。則盡其當爲。而慧止爲德之餘。要非以慧成德。知止爲術之餘。要非以知成術。是人之有德術。而非人之有德慧術知者。而吾重有念於其人焉。學問中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幾人哉。故德有取于慧焉。德期於全。而慧每多偏至。德期於正。而慧則以曲成。蓋歷練不精。則靈明不濬也。德慧非卽爲不世出之人。德慧乃實爲不自棄之人。使於不能自己之故。而不作意於其間。則德且無成。何有於慧。人而有德慧。是必人之能自刻勵者。古今來變通盡利。鼓舞盡神者。幾人哉。故術有取乎知焉。不必爲道術之宏。而知可通道。不必爲經術之博。而知可合經。蓋精神不淬。則才思不生也。術知非必爲不可及之人。術知則迥非不知儆之人。使於萬不得已之處。而姑苟且以自安。則術且不見。何有於知。人而有術知。是必人之不甘頽廢者。是非疾疾。曷克有此哉。

不放鬆題中一字。認題獨真。筆亦清剛雋上。點塵不染。

有天民者 而後行之者也

識足以達時。有不輕於行者矣。蓋天民非無心於達也。然必可行而行。天民豈輕於行哉。嘗思一名世生。而天下有幸不幸焉。非名世之有幸不幸也。名世而苟得於時。則出其身以圖天下。而天下幸。名世而苟不得於時。則將沒其身以終天下。是天下之大不幸也。然而其才不輕試。其識自千古。而其品尤非三代下所能得。安社稷臣尙已。未也。今夫偕黎庶而生。而知覺聰明。獨厚於帝心之簡。溷編氓而處。而行藏進退。不要乎人爵之榮者。非天民也哉。吾蓋嘗尙論及之。逃徵聘於名山。能藏不能顯。豔功名於當路。能顯不能藏。天民知時清有待。而濟危定傾。有必非異人任者。故不忘世。不希世。而出爲伊旦。處異巢由。槃澗而詠碩人。高士何恕。干旌而逮蓬華。庸士何能。天民知天意眷屬。而求志達道。有適當乎氣數者。故無隱心。無貪心。而靜則觀變。動能福世。其行也。其可也。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且夫行必以可爲期。而其不輕於行也審矣。世宙當昏亂之年。天意蒼茫。未卜昇平於何日。而其氣運否泰亨屯。必有以厭天心之亂。而新宇內之氣。識微者所由望氣而得之也。而天民猶未以爲可也。當其時英雄崛起。佐理者有人。襄贊者有人。而君上憂思焦勞。以爲獨不得此人感激。而成今日佐命之功也。迨至旁觀者殷爲期待。勸駕者至於再三。而後紆迴而一決。則其達觀於艱難之際者。豈一日哉。國家當委裘之日。人心擾攘。不

知中興於何年。而其世故循環轉運。必有以返將衰之業。而更已張之絃。遠見者所爲先機而決之也。而天民猶未以爲可也。當其時豪傑並生。建猷者幾輩。樹勳者幾輩。而宇內吁嗟怨望。以爲惜不得斯人一出。以慰茲時霖雨之望也。迨至往聘者三。而莘野輟耕。後載者一。而渭濱罷釣。而後愉快而自勝。則其審度於治亂之秋者。豈淺鮮哉。雖然。名山養望。縱不驚車駕之榮。而陋巷安貧。已默定爲邦之局。可行而行。吾爲天下幸。不可行而不行。吾又爲天下不幸矣。故曰一名世生。而天下有幸不幸焉。予安得不粲然思。憬然望。而不禁有懷於過化存神者。

伯仲之間見伊呂。氣象高遠。令人作天際真人想。

故觀於海者 其瀾

以觀海者觀聖。當知以觀瀾者觀水也。夫有海之大而難爲水。猶之聖人之言。與道俱大。而難爲言也。然惟水有瀾。曷不知觀水之術乎。今夫聖道之大也。其蘊蓄無涯。而渾涵靡外者。殆未易以一二得其彷彿矣。蓋雖出其緒餘。見諸議論。亦令人同於望洋之嘆。而特其中節目條理之詳。有不禁人探索而自得。則學聖人者。誠不可以無術焉耳。大哉孔子。其猶東山泰山之高。而外此俱卑卑不足觀乎。雖然。請以觀海喻。且夫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海者衆流之匯也。觀海者。卽觀水之術也。海豈必異乎水哉。然而濊洄激盪之奇。灝瀚奔騰之勢。向若而視。不見水端。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量數。區區別派分支。曾何足以窮。

至大之域而定至細之倪。海之大其如聖人乎。吾嘗遊聖人之門。而知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也。夫觀聖人者。豈必言之云爾哉。顧道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則聖人之言載道以出。言亦曷可少乎。而要之小言詹詹。聞聖人之崇論宏議。亦可以旋其面目。而無所開吾喙矣。此難爲言者。猶之乎難爲水也。然則遊聖人之門。殆不啻遊海然。雖然。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精。以聖人之大。而謂茫乎不知其畔岸也。浩乎莫知其津涯也。蠡測之無益。而目送之徒勞也。遂不免棄如海之觀。而擅一壑之樂。自拘於墟。自多於水。毋乃長見笑於大方之家乎。則甚矣其無術也。不知聖雖大。猶之人。海雖大。猶之水。故觀海者觀水之方。而觀瀾者觀水之術。何也。水有瀾而萬川之印。祇在得其淵沈之性。瀾有水而千頃之波。可以想其往復之情。雖大海觀瀾。而豈必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哉。且吾聞聖之道大。遊其門者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或源也。或委也。則就聖人之言。以求聖人之道。是卽聖觀之一術乎。夫言者聖人之瀾也。

氣格古雅。波瀾老成。此以韓潮蘇海之筆爲時文者。

能讓千乘之國

國而能讓名之故也。夫國不易讓。況千乘乎。君子曰。此其能爲名故也。且天下有人所共爭者。而竟望望焉去之。此事大非可能矣。乃有人焉。往往於人所可能者。忘其所能。而於人所不可能者。遂獨能焉。而無

苦於難。且竟能焉。而若視爲易。則其能之所在。乃其名之所爲也。好名之人。果何如哉。夫好名者。第知名之所在耳。名何在。在千乘之國。素抱一干譽之情。而惜無艱鉅之來以顯之。則此情常鬱。今而得此千乘也。則成吾名者在此矣。故今來古往。遂欲繼往蹟於巢由。屢存一沽名之念。又懼有聲勢之投以敗之。則此念更危。今竟處此千乘也。則壞吾名者在此矣。故矯情飾非。且必效清操於介石。是故千乘之國。人所不欲讓者。而彼獨汲汲焉讓之也。人所不竟能者。而彼獨斷斷焉能之也。君子曰。此其能蓋從名來也。溯揖遜於中天。堯以天下讓之舜。舜以天下讓之禹。千古遂傳爲美談。此堯舜能之也。吾何可獨不能哉。一日不肯讓吾國。百年必至讓吾名。百年不肯讓吾名。一日必當讓吾國。讓吾名而一日享其國。曷若讓吾國而百年享其名乎。而於是斤斤焉務求其能。懷風徽於孤竹。伯夷以國讓之齊。叔齊以國讓之夷。千載尙溯其遺風。此夷齊能之也。吾何可爲不能哉。吾欲愛吾名而讓吾國。國讓無以榮身前。吾欲愛吾國而讓吾名。名讓無以榮身後。讓名而榮其身前。曷若讓國而榮其身後乎。而於是勉勉焉必強所能。豈曰富貴非吾願。而讓則廉名。不讓則貪名。名之成。讓之成也。而曷弗能之。豈曰尊榮非所期。而讓以清名。不讓以濁名。讓之歸。名之歸也。而可不能之。其能讓也。其好名也。不然。而簞食豆羹。曷爲遂見色乎哉。故曰此其能蓋從名來也。

意卽眼前語皆本色。獨其清機靈緒。能使題義顯然。異於瑯琊曼辭者。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

遐想聖人之奮爲聞之者幸焉。夫聖人自奮乎百世之上耳。而聞者自在百世之下也。奮豈獨在聖人哉。且人冒榮名。蓋有身處三代。高語義皇者矣。而至望古而深一遙集之思。且曰恨茲不見古人。夫古人誠不可見。此事爲足恨乎。苟以耳代目。安在前古後今之遼闊耶。如頑廉懦立。薄敦鄙寬。吾得而指之曰。此其爲聞伯夷之風者。此其爲聞柳下惠之風者。甚哉。其人已往。其風未艾。其聞乎百世之下者。其奮乎百世之上者也。形骸原易敝之器。而精神自可以不朽。試登西山而憑眺。溯東魯以流連。百世下豈無所傳異辭。所聞異辭。而惟此振拔之精神。實指焉以懸乎其側。覺遙遙隔代。不啻覲面而改觀。姓氏在不刊之列。而願力亦寄而長留。彼首陽沿虞夏之風。展氏普仁慈之傳。百世下亦曰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而要以清和之願力。虛擬焉以設於乃心。覺渺渺予懷。正復翕然而意滿。今夫人閱人而成世。世閱世而成百。上下數百世中。克自奮者何限。而以我仰夷惠之深。信夷惠之篤。若目擊而道存者。顧夷惠之去茲也遠矣。藉非聞也。而何以知其奮乎百世之上哉。甚哉其奮乎百世之上者。其聞乎百世之下者也。山川寂若。而學士之風流常新。至有購吾書而篋笥生色。傳吾姓而齒頰留芳。東海北海。異地也。而相聞。則異代之相聞猶是也。夫大名垂宇宙。則歲月反不覺其長。自奮者而言。幾何世矣。自聞者而言。則以爲赫赫者若前日事爾。風雨蕭然。而獨行之風期猶烈。至有通寤寐而如接室廬。越關津而求親譬欬。千里百里。並世也。

而相聞。則曠世之相聞猶是也。夫奇節炳人寰。卽氣數亦倍形其壽。自奮者而論。非一世矣。自聞者而論。則以爲耿耿者言猶在耳爾。蓋後視今。猶今視昔。高山切仰止。知克奮厥志。爲古人留贈之方。而美斯愛。亦愛斯傳。時數任遷流。但旣有所聞。卽前事可師之地。觀聞者之莫不興起。謂奮乎百世之上者。卽奮乎百世之下也可。

氣韻高潔。神味淵永。猶見先輩大家遺則。

詩云憂心悄悄 一節

於詩想古聖之處慍者。知聖人可學而至矣。夫人至爲聖人。而猶不免於慍。則多口何傷。卽詩言而繹其意。不可見孔子與文王乎。曰。士不希聖。不足以極士之量。聖不憂時。不足以見聖之心。吾人生世遠風微之後。而苟有以喜窺古聖人用意之深長。處境之歡愉。覺篇什猶存。而後先可以同揆。彼此不妨互證矣。吾以多口爲無傷。豈謂羣疑衆謗。可油然而一無所慨於心。而惟是剛大性成。卽足樹人倫之望。則相高位置。應知吾意之所師。正謂紛至沓來。雖無端必隱關於其慮。而惟是淡漠素定。未易消責備之歸。則懋以精神。益懷前修之未遠。今夫後文王而聖者。其孔子乎。狡童彼婦。夫亦口衆我寡矣。試思士入朝而見嫉。何異女入宮而見妬。憂心悄悄。慍於羣小。非謂孔子也。而孔子以之。先孔子而聖者。其文王乎。赫怒專征。夫亦自貽口實矣。試思臣鄰讒而亦服。何異戎狄貪而亦喙。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非謂文王也。而文

王以之。想兩聖人遇之之盛。俱極人世之遭逢。外此有所不足。似不妨以大度處之。而文王孔子。固終身在憂患中也。人謂兩聖之所憂者大。上有天命。下有人心。非徒一二羣小之故矣。顧憂之大小。亦可不論。而但使宜樂而憂。則其憂也。正當就而推其憂之本。兩聖人遇之之衰。復備人情之難堪。當其相逼而來。豈能以無事置之。而文王孔子。又終身在安樂中也。人謂兩聖之所樂者亦大。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不在一時喜愠之迹矣。顧樂之大小。亦可不論。而但使雖憂而樂。則其樂也。曷勿進而窺其樂之原。使我而能爲孔子爲文王。則是世之愠我。乃其不足以知我。而其愠之未殄。乃其知我之未深。且其愠之之衆。適以顯我之不亂於羣。而殄之之難。愈以懲我之不終於隕。所謂取法貴上者此也。使我而不能爲孔子爲文王。則今世不我愠。而我反以自疑。甯有愠矣。愠遽我殄。而我愈以自懼。甯不殄矣。惟愠之者衆。而我不自多。其衆之之形。殄之者難。而我不自阻於難之之見。所謂能自得師者此也。吾子其勉之。得吾之意以讀詩。雖他詩可也。得吾之意以論聖。雖他聖猶是也。

其筆清剛。其氣灑瀚。盤空屈曲。獨往獨來。可謂文陣雄師。

闕然媚於世也者

以媚爲道者。術彌工而心彌苦矣。夫媚非人道也。而善世者必媚。媚必闕然。彼何人哉。孟子卽其言而斷之曰。善也者。君子之所自爲。而非以爲人也。自以善爲逢世之具。而人方得爲善之樂。彼乃獨得爲善之

苦。吾聞其語。如見其人矣。彼固曰善斯可也。而必不可嚶嚶不可踽踽涼涼何哉。彼蓋見世不盡嚶嚶。遂默喻世人有不善狂之心。而因詆狂者以歡其心。則其不能嚶嚶。而尤不敢嚶嚶者。其情良可悲。見世不盡踽踽涼涼。遂隱度世人有不善狷之意。而因斥狷者以愜其意。則其不能踽踽涼涼。而亦不敢踽踽涼涼者。其志更可憫。若是者所謂媚也。夫媚豈人所忍爲者哉。抑媚豈人所易爲者哉。負陰抱陽。血氣吾所自有。而乃舉一生之聰明才力。盡用諸逢迎卑諂之中。則笑貌聲音。皆非故我。戴高履厚。俯仰人有同寬。而乃合一世之酬酢往來。偏設以窺伺彌縫之計。則起居食息。悉屬危塗。然而媚固善世之道也。吾卽其求媚之言。而想其工媚之狀。凡媚者。欲人之我憐。則必使人悅我之媚。尤必使人知我之媚。而媚於世者。欲人之我善。則必使人知我之媚。又必使人不知我之媚。而自悅我之媚。蓋媚之爲道。雖喜媚之人。亦識其非正。尙媚之世。亦諱其當爲。乃世之不善人之不媚也。彼則知之。世之不善人之媚也。彼又知之。世之不善人之媚。而實必善人之媚。彼更知之。於是而爲媚。則媚之術。宜何如工也者。而工媚之心。又何如苦也者。觀於譏狂譏狷。明作昌言之排。不啻多否而少可。而正其漫無訾省。如嬖幸之特借攻擊。以售其容悅之奸。不堪問諸積慮處心之地。生斯爲斯。顯示因時之準。幾疑揭己而標高。而詎知失所挾持。如婦寺之不有其躬。以希夫嘖笑之假。不堪例諸窮形盡相之餘。則亦一言以斷之曰。閹然媚於世也者。依古以來。大者覺世。小者避世。而彼固出於媚世。有道之世。或則閹然。否則斐然。而彼且甘爲閹然。彼何人哉。是

守身執玉軒遺文

鄉愿也。

曲寫媚字神情。正如牛渚然犀。洞燭奇形怪狀。筆之明快。不減水心。

跋

先府君與先五叔父質村府君。受禮學及制義法於戴開州。諱鹿芝。蘭溪人。乙巳進士。教授鄉里。每歲門徒率二三十人。質疑問難。列座恆滿。平居治制義之指。必先於章句或問。近思錄。及金仁山。蔡虛齋。諸先生之書。研精洽孰。又沈浸於前明歸氏。唐氏。臬國初諸老先之文。大指以講求義法爲主。一題入手。輒閉門靜坐。收眎返聽。湛思眇慮。中有所得。然後振筆疾書。戴先生律切病極嚴。少所許可。有時府君呈一作合義法者。乃爲之意愜。有一字一句之疵俗。則斥令剋意更造。不少假借。府君生平作時文不下二千餘篇。亦有場屋期近。揣摩當時房行程式。不得已降格而爲之者。輒輟然曰。此豈吾胸中所欲出耶。爲之之勤若此。道咸之際。十上秋賦。七薦堂備不售。僅以歲科試。屢見賞於吳姓舫侍郎。遇合之艱。又若此。嘗歎曰。舉業不患奪志。卻甚妨功。奪吾治經史日力精力。豈非妨功乎。咸豐辛酉亂後。先世藏書及詩文手稿。均散失無從搜輯。光緒丙子秋。乞假省墓。一日石阜村方君衡甫出殘稿三小冊見示。昶諦審。稿爲府君遺文。蠅頭行楷。手蹟璨然。且喜且泣。以新刻局書數種易之而歸。蓋出之兵火煨燼之中。僅太山一豪芒耳。作吏猝猝。眇暇。又昶於制義未闕門徑。不足以仰測府君所守之義法。久之未鈔副墨。今年春。同年沈約齋先生見之。擎覽十日。狂喜。見語曰。此先正作制義正岷也。今世久廢義法不講。索解人難可得。嚮受文法於興

化劉中允粗能於無義味中辨義味耳。昶驚曰：不意先大夫慈蔭幽翳三十年，今乃得一後世子雲也。再拜，句斟評以付剖氏，敬識其緣起如右。不孝昶識。時甲午仲春也。

實村以父文格於伯仲間，別異務爲巉刻，殉難後，今歸遺文，亦不可得矣。

稿文齋餘有計

著海方陳

計有餘齋文稿

本館據豫章叢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伯游先生之文古厚雄桀接述東漢當塗而下未可定
其所位匪惟國朝諸老無以過之何論慶光以來同
治癸酉阮齋市得此本愛其文甚以其於芸齋石先生
爲同郡以諮先生亦不能舉其履貫顧其言論意旨交
游蹤迹粲然具見於文其所內交盡一時名宿則伯游
可知矣阮翁又從劉孟塗集姚石甫識小錄摭得先生
文二篇皆此本所未載者舉以示余俾同墨諸板焉光
緒二十年十月新建後學陶福履

劉孟塗駢體文書後

駢體之文。至今日而極盛。若夫容甫雅存。並轡於江表。而機約亦抗音於海隅。豈惟振六代之風流。實將據中華之壇坫矣。孟塗晚出。才雄氣盛。力變奇境。擘山疊巖。盤空越起。以角諸家。難分勝負。第吾觀其志。恐難爲繼也。蓋諸家求爲同於古人。孟塗求爲不同於古人。求爲同者。譬如經塗九軌。佩玉徐行。眾人所能學也。求爲不同者。則駕雨乘風。神騰鬼越。焉得人人而學之。雖然。不讀唐以後書。不作宋以下語。託體未嘗不尊。至於引芳艸而契古歎。託微波而展孤笑。其情有深焉。世之君子。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可也。

姚石甫識小錄序

姚子石甫。少時讀書。堅苦邃詣。論辨考覈。疏記必勤。歲月積累。成四五十卷。嘗以假人。亡其八九。餘藁無幾。久屬篋衍。今乃舉示。方海觀其論辯精卓。多治於人心。考覈明審。咸得其要領。耽翫不釋。校而存之。方海嘗見董塢。惜抱兩先生。皆有讀書之記。探賸洞微。奧篇鱗集。墨莊自署學殖斯貽。石甫奉高曾之規矩。通九流之條貫。

循塗既捷。所獲益多。且爲亭林義門之亞。匹墜簡弗收。惜茲匡略。就所見存。而甲乙之大者。可以正人心。明學術。次亦足以廣異聞。紀掌故。雖單辭孤證。義皆紹開。豈可以是莠莠不矜異哉。凡人讀書。皆求有得。淺深多寡。時或不齊。其爲有得一也。膚受目安。乃倏得而倏失。萌芽有機。弗迎啟之。觸類甚微。弗引伸之一。書終卷與未讀同。一歲將盡。難稽其業。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何以知之。何以無忘。敏求詳說。道不外是。以姚子之善承先世。凡爲子孫者。宜勉也。以此書之輔益道術。凡爲學士者。宜勸也。四部區分。析義從類。鉛槧勿舍。卽不必概名簞述。而心志既通。蓄積斯足。立身端其本。接物辨其方。游藝博其資。經世宏其量。皆有賴也。幸無忽焉。

計有餘齋文稿

鄱陽 陳方海 伯游 著

知人論

古之至人天如其高地如其厚此不敢知者也若夫在十人而爲豪在百人而爲傑在千人而爲俊在萬人而爲英此不可不知者也十室足以求忠信三門足以辨人禽日與斯人爲徒見面而不見心非其惑歟觀人者決賢於迂疏決愚於警敏決達於樸鈍決窮於銳進何以言之夫賢者志尙獨殊神明自得霜雪瑩其質斧藻華其德不修廉隅豈能襲當世之操不顧細謹豈能謝庸人之譏愚者色莊而氣濁語辯而志悞慮不容於時苦心以求容憂不利於己斃形以獲利達者懷才而不炫其才干祿而不徇乎祿身方隱則同室不見其一長道旣通則百姓若忘其生我窮者識形勢審趨避何嘗不仰齒羣雉寵貴日光而黜理自存禍機常伏苟云有命豈在私營是故眾類不齊片言可斷師曠歌風易牙嘗水粲然分明者矣然而誰實能之語曰知子莫如父知臣莫如君此謂爲君父者本宜知其臣子而成王遠

周公執書之泣已晚吉甫放伯奇聞歌之慙難釋聖主賢臣慈父孝子有此不幸他人尙何望邪是又不然且以楚令尹之治兵童子譏其不入晉公子之去國婦人侮其必反以聖哲也而有溺殺之患豈婦孺也而與賊否之數哉蓋蔽當未覺雖聖哲若違其故常幾乃不差雖婦孺亦許其偶中無成王吉甫之事不見連遇之至難無子玉重耳之事不見權衡之至切苟失其意則以堂廉之近家庭之密棄萬人之英而若遺苟得其意則以閭閻之遠道路之疏議十人之豪而必覈然斯事體大一說難詳遺所不當棄不必論矣要所不當議又將如何今夫希世苟合之士無萬數也因其操術加以定評其可乎而固未可說經有劉歆博通爲辱箸史有范氏垂鑒皆虛學問不足信也謂與善人居而必善曾子之門有吳起謂與惡人居而必惡董卓之黨有蔡邕交游不足信也中涓盡力萬石之恭敬可羞懷祿圖存胡廣之中庸亦謬道德不足信也不恃學問故事刀筆者望推宰輔屬彙難者風敦禮讓不恃交游故辟冠結綬之室飯生臺述屠狗賣漿之家高人獨往不恃道德故

耽酒嗜音其人自達毀方瓦合其意非諛若是者慎而簡之章而顯之識炯於密微事絕於拘攣可謂矯枉也已然矯枉而或過正行權而不反經遂將排儒術謝嘉賓斥軌儀使天下士流卑論儕俗若囚拘豈非大惑且士行爲眾人所昧其行尊矣取士爲眾人所忽其取大矣何者行非一科拔俗爲最循性而動趣舍皆適挾詐以圖偏正悉舛是故名不必異轍事不必改弦賢愚共由是非背其途窮達立謀公私殊其迹幾希之間則微矣哉觀人者以貴耳賤目爲恥以望表測裏爲能別其差等亦有數端夫交久且多棄予之傷途觀豈免交臂之失乃或不因故舊未接餘歡識趙岐於賣餅指孟嘉於廣坐斯其上也雅望非常何勞傾耳清規未著爰籍游揚益毛義實爲親屈情莫宣於奉檄之時仲宣雖有異才人莫信於例展之會譽隆伊始驗待方來斯爲其次偶善惟恐不至偶不善惟恐或過忠厚之風也乃人皆尙刻謗盈乎頌遂使自全者少若秦穆之謝孟明不以一眚掩大德孫權之論公瑾不以一短損二長抑又其次或曰人生百年出入多岐素絲元黃變因俄頃

芳草蕭艾追傷疇昔華歆之席未割豈知卒附奸邪周處之蛟未斬詎意將崇名節初終異路死生殊論其人不自料他人焉能料之哉不知明察之權實奪其人之自處斯夕甫共量以不佞之德業樞機微會燭其未定之肺肝此如覘頭角於始孩辨豺聲於方育娶媿未改嬉戲何徵而逆忤終身前知不爽乃足媿徽水鏡齊量著龜至此可謂源流洞悉毫芒寡忒無遺蘊無餘憾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雖然理逾求則逾深緒逾推則逾繁好賢者縱有千百知人者或無一二畏其深也而弗求厭其繁也而弗推因循簡略顛倒乖謬舉錯拂乎人情不免爲婦孺之所笑也愛憎失其本心不免爲聖哲之所悔也吾嘗見君子遇君子不盡相知乃小人猜忌惡直醜正比德而憂異已望氣而驚無噍惟其如是故上官必害屈平龐涓必刑孫臆郭開必仇廉頗李斯必殺韓非爲小人所知則危矣瓊材偉器願託龍門竭智盡忠見屏高閣不幸與羣邪相遇降心自晦避席而謝空虛裏足而全性命豈不傷哉然君子而誤取小人增其毛羽以至禍亂相尋噬臍靡及又往往而

有矣。明闇不相爲用。臧否不相爲使。理則云然。事或不合。左眇右盲。俚俚奚辨。張伯李季。滔滔皆是。欺以其方。扇道風於姦路。至死不悟。喪嘉譽於平生。嗚呼。在己者難。惡在人者難。測。殫心萬卷。稽古有餘。舉足九州。居今不易。或論定一人。其他不能皆信。或褒貶一旦。踰時轉復。自疑茫茫六合。不可有菲薄之心。眇眇一身。毋遽負人倫之望。夫陰陽之氣常流。川嶽之精不匱。惟聖知聖。惟賢知賢。禹臯都吁。厥旨安在。可不深長思哉。

知已論

志由己立。名自人成。成名之事。學爲尤大。無前輩之引。則不彰。無後輩之增。則不傳。欲其彰也。欲其傳也。繫乎天下者較重。繫乎一身者較輕。故雖在聖人。不能無莫我知之歎也。今之士流。其徒益少。其德益孤。眾所不信。子焉奚恃。雅道陵遲。職是之故。且匹夫編戶。生長里巷。一言之創。欲人解一事之是。欲人從一技之工。欲人賞誦伸所值。以爲感慨。豈但儒者古人有言。或日接鄰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吾謂人生百年。苦不稱意。魂魄一去。復何所求。抑斗筭環伺。接鄰者實非其人。而恨不

同時來者。可待。猶有覲歟。夫異世之傑。並世未嘗不見。擇交無術。其咎在我。是故燕居不出。無可稱說。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牖下之譏。何以解焉。賢如無卹。因子卿相。而其父始驚。仁如韓起。與田蘇游。而其兄始重。非父兄之明不足。以知子弟。蓋望奢。意慊。營其瑕。而弗貴。易深慮下。韜其光。而弗悔。匪茲良友。何以騰躍。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此一證也。又或茨簷賤士。意不慷慨。生於卑薄之域。則以爲不耦。處於季孟之間。則以爲已足。愚夫忽之。達者趨焉。不以常輩畜。不以負俗疑。厚相賞重。使其激發。遂得苦精積思。騁六經之奧府。振景拔迹。仰羣雋之逸軌。回念生平。幾於廢棄。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此又一證也。獨是卡子抱玉。祇增涕泣。巴人發歌。和者數千。彼挾連城之直。以招殃。此本下里之卑。而駭眾。是非顛倒。心骨沸熱。又或腐生無識。希光籍響。聆琴瑟。則以伯牙自居。陳黼黻。則以離朱自薦。既重欺其耳。目。又厚誣乎聲色。由彼相愛。不以辱乎。所以青蠅弔客。每皇皇乎一世。素車死友。必款款於下泉。有旨哉。有旨哉。若夫所持者狹。所願者侈。道不出章句。而責人以經。

師之許才不越僚吏而望人以公輔之推標榜不及則一室鼎欬愚妄日滋則干夫騰笑以此接物信其必窮

小道論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何氏指小道爲異端朱子謂農圃醫卜之屬二說皆然而朱子尤近自楊墨以後道非一途制行非不甚卓陳義非不甚高苟己適其性而人莫承風家自爲法而世鮮相師亦可無損焉耳至于人各有能事求有用名理所孕焉可厚誣皆班孟堅撰藝文志論列諸子以爲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流裔由今觀之六藝之旨百家得之爲多儒者或不足焉何則修業以彌高爲量有所棄而非疎勤思以至通爲程有所遺而無膏公孫宏不答十策司馬遷自羞文史職此之故若乃弼中無具彪外靡徵見百家而騰鄙事之譏舉六經而乖校德之準不能下之其將謝之不能包之若或韜之禮求諸野治觀於鄉斯可歎矣是故三器六攻抑強消亂通象于剛柔明幾于進退不如兵家持天下之平傳以古義事無不覈工析秋毫不如法家篋管載饗籌車善祝天時不愆地財能長不如農家摩息

脈血察六氣而致齊禁私止欲以助養生不如醫家處吉凶別然不敘四時窮宙達幽知鬼神之情狀不如陰陽家不但己也因陋就寡有胸無心襲俳優之辭而舉科雜浮沉之流而出仕問行已則識閭童駭責應務則立慚牆面且也邃宇深堂優游宴喜資乎匠人陸毛海錯娛口和腸資乎庖人履絲曳綰符采照爛資乎縫人異物崛詭泉流不匱資乎商人山無阻河無限風不搖雨不薄資乎輿人舟人傳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茲勞力者則皆然矣曷云勞心予弗敢信彼斯弛之士守環堵而不能一飽優贍之才老風塵而不得一試悲夫聖王有作崇一德以治人心舉衆技以助人材道之隆也百家散其旁支而儒居總會及其衰也百家抽其末緒而儒爲弁髦名實存亡參觀可得予豈好辯哉惜乎今人技業精造者希儒生望之遂已絕塵難並企彼異端幾何不爲天塹也耶

聽訟論

周官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謂辭不直則煩色不

直則赧氣不直則喘耳不直則惑目不直則眊也今之刑官知此義者或鮮知其一不知其二亦足爲愆且如滑稽之徒談言微中荆軻登秦庭而笑熊宜僚承劍不動晉周視無還聽無聳兩造俱備有類此者何以詰之是故直可詐造曲可誣服文士獄中上書枝葉扶疎貴人忍辱而愧汗怯夫畏威而戰栗若聳若盲事所時有不幸而出於此急持之以神吾斷則非曲也屈也行聖人之法而失其意使姦吏因緣爲飾傳經術以定爰書所損大矣將以求情情未易見與其苛察繳繞密於凝脂而不懷不若垂涕哀矜網漏吞舟之魚而不害化之行也其何日之有抑吾又聞君子之議獄也求諸已而後求諸人則民服約其辭以絕民支莊其色以拒民邪靜其氣以鎮民躁振其耳目以啟民聰明滌瑕蕩穢奚慮簡書之繁發奸摘伏不在捶楚之下以此宣布四方登中天府則幾矣雖皋蘇之風既遠于公張釋之諸賢必將繼踵於今日也夫誠不至不可以敷心腹腎腸德不備不可以彰善癉惡是故聽訟之道求諸人者易求諸己者難

僞尙書論

宋元以來於尙書二十五篇蓄疑闕隙漸施抉擿至今世閭惠諸家執法從事盡得其情矣吾嘗思之作僞書者以魏晉之人設三代之辭其事至難謔語紛綸什有一二使竟得效古如束皙爲補亡詩亦可傳也山雞毛羽誠相愛翫乃遂與鳳皇並翔則百鳥怒逐叢啄膚矣孫叔敖死優孟爲其衣冠抵掌談語歲餘畢肖乃見楚王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也欲相之優孟則辭是故效叔敖則必肖使爲相則不敢今效尙書遂自冒於先聖賢何其不如優孟遠也當時聚傳記求逸文連綴已辭殊亦勞苦采墨子者甚多而鬼呼鶴鳴之孽不入湯誥嫌於語怪張霸百兩之黠固言伊尹死大霧三日矣故鑑而慎之乃若躍魚流鳥事本太誓胡亦滅去則因馬融之議而改作焉務慎以衷於道乃合愚智而傾其耳自幸無過夫純粹以精之語聖人出之大無不包細無不切高者爲日星近者爲菽帛常人襲之膚廓而遠於事情則土苴耳不可不自量也作僞之始衆指王肅肅攻鄭氏而附於馬太誓其一閒也次及皇甫謐則又

增肅以成名肅造家語謠造帝王世紀而孔叢子亦出其時不知誰造諸書分引古文特爲左證狡兔三窟未嘗不巧豈知掘則俱掘哉雖然猶有慮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學者通蔽也閻氏旣爲疏證則有毛奇齡謂孔傳實僞而古文不僞遂著宛辭惠氏江氏段氏孫氏之書竝出又有焦循謂古文誠僞傳則雖僞而義多優又弄簡畢以肅與康成互較短長夫康成立說何必無誤肅剿馬說本非其義卽如肅義豈無一得造詐亂真欺世嫉能爲害滋大罪不可解耳君子百行容有一眚小人百行容有一僇不相揜也

吳起論

吳起去衛與母訣曰不取卿相終不入衛遂事曾子夫水入炭室殊類異路起於曾子宜遽而就是何也曰無何也彼視曾子之學卽取卿相之學也五霸以來士惑功利豈惟不肖中才皆然於起何尤起視凡爲學者皆取卿相舍是無資焉而曾子者學最有名意其取卿相之術當尤捷故不惜屈己事之使久而無效將自謝去奚待曾子之與絕哉苟以其去國從師爲有動於學問

之志則鬻臂盟母之謂何苟以其事曾子爲有感於道德之說則母死不歸之謂何是故急欲就名結髮之妻可以殺游仕不遂千金之家可以破夫驛驪捕鼠不如跛猫儒術果遜於兵法起卒乃知之耳蘇秦曰士屈首受書而不能取尊榮雖多奚爲於是陳篋數十獨誦陰符猶起之意起標能擅美足以揚聲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好加人上則權必獨攬謀固己位則法必刻累害逐於魏擊死於楚倍師作孽無不祥大焉然起必不悔始以詩書爲富貴之媒繼以纓冕爲壘斷之私德義之經心室而弗通斧鉞之刑身殉而弗覺吳起事曾子李斯事荀卿生皆倍之死皆不悔斯之就刑惟憶東門黃犬曷嘗及其師哉起斯皆不足算獨是欲取卿相而誤以儒術爲其途欲受取卿相之術而誤以曾子爲其師則莫如起之可笑者作吳起論

萬石君論

或問萬石君陳伯游曰不知也然小人樂得以爲師焉夫事君無獻替與人無可不處已無是非憂患不及其身富貴可延于世率斯道也何往不宜故謂耆與慶爲

小人不能決也。而其道固小人之所秘也。以奮之動靜。惟謹終身不失。過官門必趨見路馬必式。執喪則哀戚甚悼。教子則小過不食。此亦何愧乎君子家傳實行。諸儒皆以爲不及。慶爲齊相。國中立石而相祠。雖君子何以過。制事愈難。處心愈苦。成業愈大。匿迹愈深。太史公弗敢信也。則以塞侯微巧。周文處調與並列焉。其意微矣。奮始事高祖。方爲小吏。以姊之故。進職中涓。文不足以佐蕭韓。武不足以倖絳灌。上方用才。無以自陳。眾皆立功。無以相競。舍謹之外。何所恃乎。循之有效。乃令于家子孫。申申儆儆。訴訴和氣。致祥大官。累世至于景帝。號之爲萬石君。蕭韓絳灌。胥不及矣。且爲大夫。懼文學之不見也。則恭謹爲丞相。懼匡言之未能也。則醅謹懼大略之不著也。則文深審謹。於家則馴行孝謹。其父子於謹惟一。而因地制宜。有妙乎其用者焉。噫。非太史公孰能窺其際邪。班氏謂慶爲丞相。客館上虛於公孫宏。傳著之。凡史家刺譏。往往見於他說。又謂德爲戾太子。傅巫蠱事。發導之矯節。以反懼於竝誅。亟思自脫。亦其謹也。而乃以謹敗。乃稍叔夜臨終作詩。稱其周慎。王子

敬更欲舉策數馬。彷彿其風。可謂無識。吾觀盧杞秦檜。罪大惡極。時之爲也。若其初心。固以隱矣。使不遇唐宋中晚之主。而生當文景昌平之世。奸慝可以不發。脂韋足以藏身。亦一萬石君耳。生非其時。勢難自諱。故爲小人者。世亂則師盧杞秦檜。世治則師萬石君。

說人

主身者。心發喜怒哀知飢寒引嗜欲。人與禽獸同者也。故孟子因物交而崇大體之養。易存心而惕幾希之慮。主心者。神遏邪辟。別是非。希聖賢人。所以異於禽獸也。素問曰。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易傳曰。聖人先心。退藏於密。密者何。其即神明乎。先心者何。其誠意之謂乎。主神者。氣先形而有後形。而存鬼神所以異於人也。然氣被形而神可見。氣去形而神不可見。爲物不貳。生死以之神者。誠也。記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聖人合德天地。故至誠如神。君子去僞。善誠。則知幾其神。其歸一也。人之生。或本鬼神。星有威焉。獄有降焉。人之死。或爲鬼神。在星還星。在獄還獄。列禦寇曰。死於此者。安知不生於彼。則謂去此身而爲彼身。彼此之交。可人也。亦可禽

獸也危乎哉鬼神亦有盡時星或隕焉山或崩焉獨其浩然之氣竊窳冥冥充塞兩儀網緼萬彖於穆不已也無往不復也故無朕如可憑有形不足累何以謂有形不足累也今試論其麤者爪牙皮毛合以成身者也爪牙皮毛脫而身自若則或耳目手足廢而心亦自若因心可以知神焉因神可以知氣焉故氣散則爲太虛合則爲神凝則爲人

說龍

古之說龍者經傳其德傳傳其智有德斯有智故能出入幽明變化巨細靈物也然亦近物非若鳳麟不易出不知其所在也龍在下蔽於水在上蔽於雲去其蔽詎遠於人江湖風雨之區龍則恆見人不怪也風雨雷電皆有神司龍與從事神實習之龍在人神之閒可因以通人神之故然均是龍也舜畜之禹驅之孔甲食之家廁馬牛野伍蛇虺龍則頑矣其智安在無智亦無德龍固不皆有德哉有德則靈無德則烹乖龍情龍陳鼎俎以待之耳天之生物齒者去其角翼者兩其足龍乃兼之資之厚亦罰之鉅鬻脊龍龍肉飛蛇蛇驪奪其魄頽

如壞山其可無懼龍之族類時亦靡定觀於河津千仞纖鱗萬集燒尾而上奮迅無極物亦何可自薄哉

五石六鵠說

董子曰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豪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鵠則先其六又曰君子之於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鵠之辭是也陳伯游曰董子之言兼發公羊穀梁二家之義記聞記見後數先數所謂辨物之理以正其名也名物如其真不失秋豪也夫兩事同列而異其辭非好爲異也無所苟而已如曰五石是與鵠竝爲先數濶聞於見耳治之謂何如曰鵠六是與石竝爲後數濶見於聞目治之謂何皆無以解於不苟若衆人之辭則曰五石六鵠無譏其苟者言各有當也石鵠之立辭遂足爲春秋輕重歟原儒者之意則固由輕以包重使人藉通經旨焉耳雖然吾猶疑焉此事無傳則孰知爲星與風孔子作春秋惡知後將有傳邪春秋之辭宜曰實星於宋五爲石風六鵠退飛過宋都何以辭不若是蓋春秋者魯春秋也卽魯史也孔子修之事舉其端有不必詳以史自詳實石不言星

退鶴不言風聽人自求於史也諸傳竝因史而成然三家五家異同錯出史遂亡矣何以斷焉吾又思之於鶴曷爲書是月穀梁之說宛矣公羊氏謂晦日不書然乎哉不知日何知晦吾謂史失其日以事與實石同月故書之如此

辨僞

人有誠僞不可不辨也辨之當如何曰從其大者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大忍似仁大殘似義若是者君子憂之謂其得志且亂天下故必辨辨一人之僞將以祛衆人之惑祛衆人之惑將以止天下之亂也非其大者則不置論豈獨忍冤瑣以存忠厚亦將渾瑗瑜以啟善長蜂蠆小毒不入膏肓無後患也蘭蕙初生必資芳澤防中變也季路以責人蒙譏國武以盡言見殺況乎膏肓吻於得失之林肆傾巧於方聞之士者哉有人於此言則約而法詳而理其可乎或曰僞也吾疑於其行行則同而愿異而偉其可乎或曰僞也吾疑於其心夫心則曷爲有疑哉竊聞之攬華可以得實植表可以測景有物寓乎陳辭無瑕徵於制事人倫或違乎此術則堯舜其

難褒貶必恃乎一言則春秋猶病君子之觀人也與其新不究其舊故隨侯懼而用檢不復譏秦伯哭而喪師不爲辱舉其重遂略其輕故滅項爲甚而帖判有庸請隱非經而勤王可訓且論其事不問其人故齊襄復讐於九世不謂非賢衛靈託國於三臣奚其遂喪不以既往沮他日之悔不以有過沒終身之長不以人故濁是非之公德足以啓道斯爲大記曰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傳曰民之情僞盡知之矣誠故情欺故僞人之言行遠乎情則爲欺謂之曰僞其無辭也近乎情則爲誠謂之曰僞且有辭也雖枝葉所加永終未保而樞機有當此曰母苛今日言不可信德音其息乎行不可信儒林其寂乎誠忠而疑爲奸誠信而疑爲詐誠仁而疑爲忍誠義而疑爲殘采芣之悲曷其有極勿因王莽之謙恭而謂學周公者皆謬勿因李斯之悖誕而謂從荀卿者盡非是故人有誠僞不可不辨也僞有疑似不可不辯也然則爲此說者豈無故哉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玉石雜糅而貴賤分不慕斯憎不屈斯忌必欲相誣實自爲計也願非俊疑傑以成己之不才其害猶小巧言醜詆或

至誤人之好修其害甚大上智強立佗僚何傷中才自危遷延可慮勢在必辯蓋非能已請告之曰子勿計人之僞不僞也姑自問其誠不誠耳於是其人氣餒聲離不敢復肆

辯愚

菽麥不能辯衣服不知名非愚也出言每挫於人處事每後其幾非愚也甚或東轡而遺西朝取而忘夕亦非愚也吾所謂愚蓋異於是年在成童志惟人爵父師勉以弋獲奴隸眩乎戴威未得則皇皇於一階得之又高盼於超等矜情濁氣周狗之名不辭髮禿面皺封豕之心未已若是者謂之勢愚頑頓嗜利廉風遂渺雖金玉滿匱富如厥倉曾不自足鎔鑿無以饜已錙銖不以德人絕阮踰斤餘憚以狗彘勃皆溢謨詢而爭若是者謂之貨愚文禮不飾芻蕘騰笑發藻儒林豈不爾嘉乃一卷之書不勝異說術同者忌之業異者攻之始則便辭巧說以行私卒乃反傳倍經而不懼鏤肝刻腎爭一句之奇涕唾流沫拒同人之難若是者謂之才愚寸長可錄亦適用之方雅戲可陳亦消憂之具然其非廢日不

登逸品博非窮年不成一經玉因則足而剖光弓以亡精而發勁通姓名於貴游之前辨形神於廝役之務若是者謂之技愚愚於勢者危愚於貨者苦愚於才者窮愚於技者辱識淺見浮喜無盈皆之獲風起塵合憂有叩門之凶必也難進易退斯不危矣積而能散斯不苦矣寬以容物斯不窮矣監以成癖斯不辱矣夫幾惟兩決是非而已矣荀子曰非是是非謂之愚賈子曰深知禍福謂之智禍福之從來審矣君子其慎諸

尙書記敘

桐城姚南青先生當雍乾之際慕顧氏閻氏之風殫精著書未竟而卒子孫編次亦未克成或因游宦藏藥稍佚今曾孫瑩舉以屬諸同志方海所分經部尙書差完謹以兩月訖功區爲四卷而述其宗旨曰今世尙書之學閻氏若璩以後五家最著惠氏棟江氏聲主氏鳴鳳段氏玉裁孫氏星衍也諸人或考古文或釋今文或兼理之先生亦兼理而考古文者十之七故同於惠氏尤多惠氏與先生並時而差前餘人或並時或後於先生皆未相識說書略同惟段氏主言文字微不同耳在諸

家師友商確宜無歧派而先生孤詣專精悉得要領天下因諸家而信先生以多相證已共喻焉因先生而信諸家其則不遠尤歸美焉竊觀先生校他典籍時采惠說此書多有其說何爲不著其名則意治此經時惠書未出實聞合耳先生嘗自舉其例曰二十五篇見禮記左傳國語者先錄出次及餘書今案惠氏諸人無不懸符斯例夫經有統緒事非好辯私智剿說先生所疑亦諸家所疑故書雅記先生所據亦諸家所據無嫌乎同也至於詳略疎密互有不齊此學術之大較益驗彼此之不謀矣惟先生亦有創獲勝於諸家而發偽傳之覆糾正義之謬尤爲肆力孔氏未嘗有傳今無異辭矣先生循覽正義時傳孔說非今傳所有因思二十八篇舊當有傳安國且注論語豈遺尙書或如論語之注均不全耳方海獨怪穎達既爲孔傳作疏而傳外又有孔說不述由來實爲憤憤且其篤信偽孔至謂劉班馬鄭不見古文顛倒迷亂幾類痴狂其他舛戾又難更僕炮烙之刑見列女傳而指爲殷紀鄭冲傳古文見初學記而指爲晉書舜典取王肅注釋文已言之穎達猶云孔傳

凡此巨疵皆賴標暴排疏黜傳而古文之僞益彰先生從子肅亦有書說專釋今文今日尙書之業如幽莠不亂苗鼠璞不溷玉江南學者多任其功孰知姚氏一門兩師蔚起大小夏侯斯爲再見布告儒林勿忘俎豆焉紀元部表敘

說經徵史浩無端厓注疏出而析義滋繁三通出而著錄爾競乃若史家承學條分類別渾沌冥索天無可匿之星辰廣輪博積地有勿潛之阜瀆夫舉足識九州或不能數門闔舉目極三能或不能辨肌脈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緯書之說儒者疑之若夫上溯巨唐下迄明季凡四千年某年某甲子某甲子某君改元以此難客避席者多矣雖然宣尼不稱子產之博物而悲其遺愛叔向不尙周王之舉典而譏其樂憂學之爲益或不在此獨是稽五德當王之序審河榮洛變之理部分表揭以徵運會君子豈無取焉世次懸邈殺青麟萃乃或躋三晉於齊桓之朝抑孔子於梁君之世則亦非細故也歷代紀元一書不見撰人名氏蓋自以鈔胥不爲著作惟古以歲星紀年東漢始用甲子自超辰之

法失傳而干支之例遂定東漢以上因而逆推於是孔
沖遠謂魯隱元年爲己未金履祥斷帝堯元載爲甲辰
是書悉從同同藉明世數後之讀者博觀今古契濶馳
思六合常新百王遂往道開洪興皇圖有光宅之休運
歷荒屯龍德有泥蟠之懼天道遠矣人事繁之四千年
內甲子六十七終片簡具其興衰單文包其正閏自今
以往於萬斯年

國家駿發宏基重熙累洽前代所由致治者無弗師也
所由失德者無弗戒也於是休詠丕丕成烈永永受命
與皇極同符歷數繼鴻荒以下矣

鄧湘皋詩敘

國朝詩人之盛幾於鋪銖銅山薄并雲夢傾府不能辨
其實闢園不能充其物人見二百年來名家疊踵通都
大邑結社繁興於是畏難苟安之念生不則厭常喜新
之習起固陋相仍僞體錯出詩其漸衰乎故道出於一
不可以二業求其繼不可以絕知其爲吾職修之以立
身知其爲吾責守之以待後凡學皆然於詩何疑且夫
人才之生實有數矣總之藝林則見其多散之天下則

見其少按郡徵才不盈十按縣徵才不盈二三或皆有
絕唱今無嗣響或依古以來作者未見人莫不重其鄉
壺思爲一鄉之宿德乎人莫不愛其家壺思爲一家之
領袖乎若光輝迅發則起爲英髦冠之天下而無慙適
當懷屈則退處師儒位於一鄉而不讓新化鄧子湘皋
敦行勵學器識朗拔生平志事悉見於詩實能窺二百
年之利蔽異流俗人之好惡新化遠阻荆湘巖壑幽異
其間詩人吾未深考而湘皋詩奇古淡泊蒼秀磅礴宜
其風土稱其山川前有詩人未必出乎其上則湘皋定
爲其鄉之俎豆永爲後人之軌訓不亦可乎湘皋行年
五十猶爲孝廉其資可以得縣令而其志願隱於學官
夫豐約之境順其所遭靜者怡然躁者反是吾見世之
才士不能自克百計以與時薦進力以與天爭性情戾
矣詩雖工乃無真氣蓋外重內拙何與於斯文而專精
畜神將觀其造極湘皋遠矣吾無以限之

婁光堂藥敘

余與亨甫性情不必盡合趨舍不必盡合而稿紕自結
耦俱無猜余以多病且不善談恆灑掃一室屏人孤坐

又骨相顧頡學植荒落升沉之故漸欲去懷亨甫盱衡
高望心雄萬夫明珠大貝之寶既無盡藏龍泉太阿之
氣不容自遏其才可以經略當世不冒徒爲名士其志
亦欲勒功竹帛不甘久處貧賤於是悲喜愛惡是非之
意往往見諸辭色而外人毀譽輕重之數錯出而不齊
朋友歎息鍼砭之言緣事而時至亨甫或受或不受或
至拂衣抵几移時則愛好如故然而亨甫屢經險易達
於情僞使其得用必能建白卽今未用而讀其書指歸
忠孝導揚禮樂天下後世必有以信之至其雌伏無聊
之情少年濶疏之習方當調護何足詬病亨甫嘗謂生
無百年欲爲之事百不償一區區著述烏知必傳旣以
消損日月殫耗精力四方友人賞之吾自樂之非敢遺
範來者計名身後刻數之輩幸無所譏乃自訂其詩若
千卷文若干卷雜錄若干卷命曰婁光堂藁方亨甫十
六七歲時州里長老見其詩歌無不相顧駭歎屢屢造
門亨甫益慷慨自任鑪錘百氏生於閩中孰睹海嶠之
奇長游吳越冥搜湖山之勝十年之間積詩千首已編
大半爲初集茲更三年京國見聞之富南北奔走之勤

又得七八百首總前後而汰之存不及半作之既勇汰
之尤嚴蓋流連光景取契真意者麗猶未也數陳今古
取資深識淹博猶後也而亨甫奢麗淹博之篇世遂不
能多見年甫三十造詣卓爾將由斯而進道乎吾誠畏
之

黃墟感舊詩敘

黃墟感舊詩五十六首陽湖陸繼輅祁孫之所作也癸
未之秋自平梁寄皖欲方海爲之敘方海竊思文生於
情情託於境士咸知己客悲故鄉最難遣此耳祁孫薄
宦淹留體復多疾桃人土梗傷其意春榮歲寒休其慮
興言稽阮之交遂發山河之歎夫年少氣盛命儻嘯侶
通家連輿昏媾接席游不出國門散不逾浹旬風雨警
其輟音華鐙助其耳熱當此之時或亦習而忘其樂迨
組帳高塞周道挺挺悵孤雲之無依觸迷鳥之懷林伊
人安在則思之矣時於其間遇一二輩歎然道故私情
相語淡洽且倍於疇昔若乃燕秦絕國塊獨窮居張甲
李乙情志否隔所謂伊人則愈思之矣思之不見已足
悽惻何況菁華隱沒白楊蕭蕭向子期所以寫心陸士

衡因而嗚咽者也。蘭陵故多耆舊，而孫又承通德之門，少有令譽，長者與之提攜，朋友與之講習。四方君子與之同志，當其略儀節，適性真，岸幘廣坐，舉栢相於，豈竟爲酒徒者哉？時不我與，命不可知，通塞殊途，死生大矣。無論換貂毫傑，釀菊高人，一彈雍門之琴，再過西州之路，思爲酒徒，皆不可得。嗟乎！而孫豈獨低徊今昔，愴懷身世，事雜意結，寓無盡於黃壚已邪？

琴旨諧聲敘

金溪周君顯祖，貧游金陵，困無所遇。金陵書肆多其鄉人，或招之往，使主會計，而君遂隱於此矣。肆中傭保滿前，舖糟肉騰口大呼，君廁其中，愉愉如也。固嘗持籌操券，往來市井，人無知者。余嘗游於肆，見其意度稍與語，私異之。既數見，乃大異焉。廊外內而爲方，統人我於一體，涵迹而不爲污，含華而不爲孤。亭亭乎其識也，央央乎其志也。糴販之暇，獨處一室，性顧嗜琴，時或撫弄，當其爲適，旁若無人。余每從而聽焉，坐疏櫺，憑素几，枯桐之外，若忘形骸。斗室之中，忽變山水，微風清扇，不足方其利也。流魚出游，不足方其逸也。君既自詡知音，且

勸余學。余幾欲學矣，適以省親於皖，遂與君別。君告余曰：「有一言於此，可以終身誦之。」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斯言也。」俾先入而爲主，則羣言無以尙之矣。夫五官之欲，不勝其侈，萬物之誘，不勝其溺。彼大人者，豈患是哉？余歎息而去。縱掩涉江，汎乎中流，風濤相搏，雜以萬籟，洋洋盈耳，不殊琴音。天之高而神可游焉，地之厚而氣可塞焉，俯仰之間，如有所會。曰：「嗟乎！此周君所謂大體者也。」渡江以來，舊游遽絕，科名弗遂，無以承二親之歡，迂謬性成，徒以滋壯年之累。所謀者食，所憂者貧，於道遠矣。載翫君言，輒呼負負。越七年，君以事過皖，出書六卷示余，曰：「琴旨諧聲，蓋余別君久而君之著述遂已哀然矣。」細維蒼頡造書，伶倫制律，事以一而生，二理以大而能通。是故江河列訓，如聞演洞之聲，金石呈材，並極鏗鏘之韻。君作大樂之記，乃求端於六書，殆能窺黃帝之心，識同源之說者乎？而余所以嘉君者，則有二善：江浦楊子，君之素交，淹在幽隅，獨攻雅樂，舊有一卷藏於蓬門，君爲此書，蓋卽推闡其義，摭懷舊之舊念，發潛德之幽光，遂使講習之輩，益重爾思之占游揚之徒，不

質叩須之詠一善也學不專則無以立業不久則不能精君之於琴也不見異物而有所遷不以咫尺聞而有所盡乃能包舉萬有申其罕譬出入無間達其遠旨一技之營尙以歲計凡爲學者胥視此矣二善也君雖譜琴兼合以簫以爲天地之間一虛一實卽論八音絲金石爲一類假人力以生聲實也竹匏土爲一類假人氣以生聲虛也革與木爲樂之節亦具虛實虛者氣之所發實者體之所存氣體鼓動之間天地之和應焉其言絕善古曲流傳間多譌謬君所是正出人意表又自製曲曰采真有聲無辭直通神化立於四虛之道調以自然之命洞庭張樂孰知其始終哉是書大意可言者如此其於陰陽正變之分清濁疾徐之數古今同異雅俗從違入之既深辨之良確世有知者尙究心焉

春秋釋經書後一

光澤高澍然雨農筭春秋釋經十二卷以經證經超然直詣敷陳疑滯精義間出嗟乎是經晦塞久矣王道之振其在斯乎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於事不得其所比於辭安知其所屬乃若五家埒益鄒夾中泯而三傳

異同適滋紛競故曰春秋之失亂夫近在當時已虞亂矣遑論後世太史公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旣因史記則春秋匪欲孤行史記遂亡而春秋反失所託至於辭之微固有待於發之者指之博亦有待於綜之者乃胡毋生多纂條例治絲逾禁董仲舒甫記災異下吏幾死荆棘不除梯航不具前型未張後儒奚恃後之說春秋者肆其穿求未能避礙當於此而矛盾於彼明於前而茫昧於後蓋往往然矣且以褒貶推聖人已不免於妄測迫有貶無褒之論出而聖人幾伍於申韓自孫復敢行悍戾胡安國程端學踵而續之橫流之憂未知所底善乎高氏之言曰春秋皆實錄其事不假傳而明其義亦不假褒貶而著蓋據事直書因文見義是非顯焉功罪定焉余觀其書上參三傳下采並世巧辭破壞黜而靡遺單文孤證綴而不忘期於釋經威在端正揆諸聖人之意卽不敢云盡合要其所得不旣多乎庶幾彰往迹之幽隱祛來者之蔽惑旣辯華喪斧鉞之誣亦免膏肓廢疾之誦詠趙攻傳是皆已甚劉兆調人亦奚以爲古傳不刊之書此殆

近之哉

春秋釋經書後二

是書爲建甯張際亮亨甫所贈建甯光澤爲鄰邑亨甫雨農爲素交人物爾雅遐陬偃起閩嶠秀靈使人翹慕亨甫詩才超超秘思泉涌余深愧無似顧亨甫謬賞余文夫余之交卽烏足敵亨甫詩哉抑嘗聞古之學者用心於內不求於外其務砥德礪材不甘號爲詩文之士則吾兩人宜共相勉而或志斲力薄遠遯迹局遠巡倏忽功效不著既無與於大道并無當於小知則兩人又交相戒也是故明經飭行異物不遷稽古必究其終始愛身克盡其性命允惟高子冠絕吾曹亨甫去年舉拔萃來京師

廷試未錄徘徊逆旅今年春其兄來而疾作送之歸里兄瘡乃復來既貽是書則又以事別去余欣承奧義耽玩彌月於時微雪積於庭柯皦日懸乎窗几弄翰差久掩卷少憇念吾亨甫方忍饑寒驅馳數千里古驛荒江烏知其所稅駕夫人生數十年皇皇於衣食淹留於疾病沉潛暇豫要無幾時乃既謝眾人之營求企前修之

盛業而所獲儻少所喪遂多視蔭撫躬翻悔失計得不爲鄉閭所竊笑妻孥所怨嘆茲余旣念亨甫他日方將自念焉因復書此待亨甫來而告之

韓文公集書後

韓文公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文則惟陳言之務去始基如此收效甚巨後人震於山斗而晉於典型妄自菲薄安能樹立夫讀書雜斯出辭濫所由陳也用心於內思不出位惟公有焉今人持論斥學秦漢爲摹放僞學唐宋爲自然擯遠守近謂爲限於時代夫存時代之見則唐宋距今未爲不遠遯摹放之迹則學唐宋者亦在可斥甚哉遁辭之窮也當公之時海內襲四傑之肥重承庾徐之侈豔是末師而非往古未必不如今日物窮則變蓋有天焉然漢魏以上之絕業得公而復傳宋元以來之作亦沿公而彌降何也讀公之書未必其似公也讀公所讀之書或庶幾哉今有良師誨賢子弟書載魏晉奉公之法彼軌轍不亂根蒂旣深有所造作自然渾古譬猶童子習其方音何待勉強自此任觀近代之書無足移其志慮非公所謂辨正僞分白黑也哉

夫順而據者由難而趨易逆而溯者由易而趨難今之學者每主逆溯精神先敝於近代安能及遠乎卽求深詣而異境非其所熟經高文非其所洽玩不正其始而振其終吾未聞之也史稱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爲儒儒枚舉不通經術爲賦頌好嫚戲二子皆漢人一以不學見嘲一以不精見惜況乎後世聽言聞市循途榛莽神益憊於涉獵蔽有逾於嫚戲人無覺者公實知之公之興也進而蔑四傑又進而蔑庾徐又進而蔑江鮑江鮑而上不及公者有之與公敵者亦有之或曰江鮑而上駢體正多此豈公敵余曰古今之文實有三體曰散曰駢曰四六駢與四六世人溷而同之非也起東漢訖齊梁五百年中自成流別定爲駢體陳隋唐宋定爲四六四六者散駢之埒庸爾奇偶之數陰陽之理六藝之所包孕諸子之所出入散駢正相爲用作者各有偏贏且公旣兼綜兩漢則蔡邕孔融陳琳王粲固所不遺至如曹氏父子陸氏兄弟染濡雖輟關隄亦通潮州謝上表南海神廟碑與于襄陽書送李愿序黃初泰始之風豈不若是天機闇合一隅可推然則起衰八代之說恐亦

非公所任受歟柳子厚駢意尤多正苦後人不識要之韓柳堂戶穆然深遠欲求陰陽奇偶之義實不外三代兩漢之書

歐陽文忠公集書後

周秦漢魏之文壞於六朝唐與尚仍其習韓文公出始有以正之唐之文壞於五季宋興尚仍其習歐陽文忠公出始有以正之夫聖賢之道洽於人情六藝之文光如日月昔之人處於不變之勢而弗勝其好異後之人處於不反之勢而獨爲其至難退之孤詣永叔再接博觀終始窮極事情所以啟前惑而覺後疑者臺臺焉昔蘇氏之論文忠公也以爲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子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蓋韓文視當世無可師者推而上之乃有得於孟子公亦視當世無可師者推而上之乃有得於韓公其信乎聖賢之道在是六藝之文復興雖天下後世或唯唯或不而不而稽其裔積固不得不尊爲聖人之徒也且夫志高而不鄰於僞以有性也言大而不嫌於夸以有物也率性以達其志孔子孟子且尊而遇之矣稱物以實其言禮樂仁義左右而

取之矣。蘇氏又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嗟乎！之數子者，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撫意宇宙之外，銳思毫芒之內，使其並世各憚乎高名，溯其流風，興悲乎絕唱。能兼之者，乃在公乎？士固貴乎叢數家之長，培一己之學，變通倫類，以御其精，錯綜今古，以觀其大。雖云藝也，可以知道焉。公之文章冠冕宋代，元明以來，久無嗣響。

國朝雲漢昭回，百家並起。儒林文苑，多士櫛櫛。論者或謂元黃相雜，何可昧其章施體植？必兩未便安於蹠蹠。求文於宋，或不如於六朝焉。原夫六朝文勝，沿而爲靡。宋人質勝，沿而爲陋。變本加厲，後儒之羞。要之承五季之後，不可無公質。猶承六朝之後，不可無退之也。至於弛張者，天之道；夷隆者，世之運。文質因乎自然，而人事不與存焉。讀公之書，何必有所軒輊哉？

熊襄愍公書彙書後

熊襄愍公書彙二冊，爲經略時言兵事者，相傳爲公手錄。今觀其書，傅主上，傳詔命，皆不越行，則非出公手無疑。公嘗困疾，有所答書，或令人持筆伏榻授辭，何論諸

彙然諸彙固宜令人寫存。今此二冊實存本也。公再爲經略，是冊書近三百首。時在遼東，嘗考公集有書百餘首，時在山海，乃遼東之書，屏入十一，而無次。且經略之先，嘗爲巡按，集中章疏，巡按與前後經略，分列甚晰。於書何爲不分？巡按時不應無書，殆亡之矣。公獄中訂其經略章疏與書，言存十三。然前經略書不應多汰，竊意公集傳於今者，已非全本。猶幸斯彙之存，可按遼東時事，豈必爲公手錄，乃可寶貴哉？公功甚鉅，而禍甚酷，人皆知之。吾獨惜公才大而量不能容，識高而性不能忍。再起再黜，愠於羣小，卒以淪誅。前遇姚宗文輩，遭其劾退，致藥成續，後遇張鳳鳴王化貞輩，盡少自抑，以防毒螫。卽或事難曲從，姑勿加以盛氣封疆，尚可徐圖也。功名亦欲保終也。旣不出此，則當一隅孤掌，大勢已去，畢竟橫艸，殃止一身，不猶愈乎？若乃仰天樞心，悲憤向闕，冀閭主之微明，爭仇讎以口舌，豈可得哉？遂至九邊傳首，積年暴骨，賊私見誣，身後迫索，息女前殉，長子繼戕，胎釁之由，夫豈無悔嗟乎？西市臨刑，徒致雲霜雹擊之變，而君心不回，凶人旣敗，徒有復爵賜諡之文，而沈寃

詎釋幸我

高宗純皇帝軫念忠貞兼衰將略錄其奏議官其裔孫於是文集繼出書彙亦出忌諱之辭知爲主之義彰聖朝大公之心上施亡社下貫幽泉公猶有靈何如感勵邪若手述傳者有獄中與孫何知詩乾隆時族孫填於漢上某家見之謂筆勢類顏平原今不知所在矣

上曾侍郎書

賓谷先生閣下方海於先生素無攀援之勢過蒙物色遂奉清塵時復資其空乏偃鼠滿腹欣然自適先生宏獎風流三十年矣魁壘方聞之士見以百計區區一介何足衰采得母以老成凋謝有蔡中郎引虎賁之意乎方海挾持無具疎嬾尤甚三年中造門起居殊悔簡略而先生念之獨拳拳也自恨鉛刀不能一割鶴之麤麤何以譚焉今倦而歸若遂戢影孤蘆不勝大願而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桃人土梗之謂終未竟耳士生一世上宜勤致青雲康濟天下次亦閉關修業授之吾徒若常以半菽之故胥跡江湖何樂乎爲士雖然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聖賢之道皆非成於牖下者援以自礪先

生其領之哉德音日遠墜雨滋威或者旄節南來重開幕府奉筆周旋猶有後期因白不悉

與李永州書

海颿先生閣下涼秋送別倏歷嚴冬當此急景彫年之時益增越鳥南枝之戀方海旅食京華棲遲委巷眾人鮮與相知先生待之獨厚此所以可念也先生雲漢馳翔才謨高正而性耽文字情眷布衣衰采所及不遺小善於是如方海者亦得廁坐衆賢盱衡抵掌信陵車中虛左之禮屢接陳平門外結駟之跡常深蓋聞泰山不辭坳於土壤河海不拒納於細流以子建箸述之美而好人譏彈以袁粲年勢之崇而許人抗禮受者過望施者彌重然則今茲揣分猶差近也他日先生位益高方海遇益窮時有舊言每申故意斯誠均志於上下相忘於道術豈僅薦相如於傭保拔王尼於馬廐爲能勉婉微猷尤彰盛軌方海所事未訖歸期尙淹囊裝雖薄節用或以免饑寒師友雖少勤學或以充識趣安身之術如是而已永州山有九疑水有瀟湘太守弭蓋於清風士女弦歌於古處美化可觀左遷匪黜次山立政之方

子厚題名之蹟兼營遠紹恢而拓之是所仰企尤非妄歎惟先生察焉

與陸祁孫書

祁孫仁兄足下別來數日若彌年矣比及彌年當何如邪昔枉光塵得爲密坐樵蘇不爨清談而已仁兄願折行輩辱爲神交弟亦自幸頑才見誠知已相與比方人物倚撫文章左顧右盼謂若無人唱予和汝相視而笑惠施抵掌黃馬之劇談以騁伯子同心流波之雅引不息當此之時情有無量豈期高會不須與驪駒在門起而太息惟別之後遵塗遠蹈北風如虎可以吞人飛雪如刀可以剗肉亦越五日始至省門飢渴之憂方釋而遠道之夢仍馳骨肉之歡驟騰而伊人之懷尤摯五倫之恩豈有輕重兼及之勢在天亦難嗟乎人生百年亦何事於求備哉閒宵追憶平生二三師友別遠會稀更增邑邑飄蓬泛梗怨其長離蜚蛩距虛妬其久合既而念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見子之面貽悔疇曩不相知矣雖山積入林華管同席不得謂之合也苟相知矣雖蘇李異域范張下泉不得謂之離也是故世有賢士

患不得見吳札之於鄭僑非有上國之事何因握手若孟軻之於屈原則終身不相聞知吾嘗恨焉今僕與足下不爲軻原而爲僑札此之遭逢殆有天幸自今以往爾我胸臆各縣其人離合之故殊不足道夫有別必怨黯黯銷魂無可奈何安之若命既以自寬兼慰良友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與孫子丕書

子丕先生閩下皖江聚處久成膠漆之堅京國重游各慰參商之濶徒恨人事牽連旬時易涉簡書敦促意不宣展自念十年以來濫因文字謬邀元賞降抑齒輩等禮相亢以閣下好文之見不同流俗則於政術可知也以閣下愛士之誠均齊骨肉則於民物可知也幸官本有禮樂之權百里亦收潤澤之效此皖中所爲思德音三晉所爲欣保障乎而談者猶指懷遠之事謂爲閣於知人雖志切任賢而識疎審擇夫智者何病乎一失仁者何羞乎觀過自服尙吹毛事鮮情恕因成敗而爲議固其難哉談者又謂飲酒博奕令長非宜是又有辯昔費禕臨嚴駕而對戲陶潛據公田而種秫賢者處之不

以爲怪。且吾嘗見勤能之吏。所在職辦。雖狗馬朝競。歌舞夕溢。而神君之號無忝。千室之鳴弦自若也。乃其恣縱不羈。浸欲崇侈。與夫敝徒文具。回昏亂。卽使目不察。方艸之形。口不識春醪之味。而何救於尸居。何補於累劣。吾非徒爲閣下解也。亦以論政者不持大體。務苛末節。故力排之。不然。宓子彈琴。而單父治。王衍清談。而縣務理。他人效之。則必敗矣。竊度閣下道侔古人。故事適己。意豈真以酒奕爲無傷。而予人以口實哉。閣下行矣。亦惟率其胷情。靖共朝夕。區區嗜好。但勿爲累。奚取盡捐。況乎靜以持身。寬以服眾。處脂膏而未嘗自潤。罰蒲鞭而聊以示辱。斯實雅懷。吾黨共信。所望增榮益譽。宏休徵於棟隆。因地立教。振衰風於唐魏。循聲在邇。引領俟之。

答趙琴士書

琴士先生閣下。得正月十日書於方海。所爲小道論。盛相推許。謂有救時之志。方海學問經濟。無當於古人。而議論證據。差勝於流輩。自非先生。誰知我者。蓋聞有道無時。雖孔孟無可設施。有君無臣。雖堯舜安所圖治。方

今道光建元

天子發揮新政。褒崇儒術。慨然有古聖王之量。而士風久頽。慮難亟挽。上以三代爲期。下或不能以一經致用。徒事揣摩。帖括而不知備官。竊祿爲可羞。何以冠冕羣倫。輔益治化。爰申道隆道污之說。覈儒與百家名實之殊。以諷世士。俾自振焉。予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子夏遂謂小道。不可爲致遠。恐泥所以導後世之君子。專六藝之大業。豈知今日儒者所持。且出小道下。爲士井無可觀之具。入官豈有致遠之謨。其不爲小人之歸。而君子之棄者幾希。然而運值泰交。君子道長。風聲所樹。氣類終應。傳聞大科將舉。博學宏辭。孝廉方正。二者必居其一。天下不乏良有司。庶幾廣搜英彥。利用賓王。當不徒以帖括之輩。變名充選也。大江南北。真才宜出。先生江北人。望英彥之一也。蔚爲舉首。何容多讓。良時在茲。尙曷之哉。

答吳子序書

子序大弟足下。十一月六日。得山東道中手書。良用慰藉。僕惟落落寡合。是以有合斯爭。亦惟不輕許人。往往

所許或當夫性情專壹持論守中足下本軼羣倫僕實願相仿佛人與勝己者處則易自見其過所謂槩括之旁多曲木底厲之旁多頑鈍僕方恐無十半之得君乃欣於萬一之似爲此推挹詎非近誣昔時講貫恆苦太少京師之中無論東門西門如限州邑卽吾兩人前市後市亦如判鄉井且居或不能終日出竟莫知所爲駢肩跛倚於束帛之交乾唇竭聲於途遠之侶旣而境異勢殊長慮卻顧夫方軸圓輪終不可前買椒失粟亡我大利知恆游妨學乃知幽默爲進學知肉食勞生乃知茹菽爲尊生然則東臯數畝關外一區吾羨子矣況以吾子威儀之象獨有會通曲盡之篇更能董理旣將勒成一書待資世用而雜論十二首劉禮部逢祿魏孝廉源均相歎賞寔備刮目時彥拱手少年盛業儼有端緒僕以爲月令諸論盡包陰陽五祀兩解善參同異新主入廟復寢之說非天子加冠成人之義協定大饗爲賓禮不得素於飴祭通鄉飲於黨正不得離爲二制凡此數篇尤具深識當其剖析條貫引經證經雖鄭公不能諱其誤何論後儒折衷先聖與道大適雖經文不難刊

其僞何論載籍是皆終歲閉戶之所沉研而非京師見聞之所增進益望吾子澡練神明充養粹美視不過垣牆而目將上於天焉聽不過闕塾而耳將下於淵焉雖深林窮谷然固至人不隱也雖清廟明堂然固大德不官也蓋他日得志裁成庶類亭毒羣品適如其量卽不然而牖下老焉匹夫終焉貽流風於後人存閒氣於天地士之自待不當如是乎子序勉之哉歲律行盡計抵南豐二親解顏諸昆旣翕闔房靜好子姓亟成至於家庭之間詎少憂樂之趣惟是謀樂忘憂造福基而祛不祥哲人於此宜有深念僕俟初春亦歸安慶從此各當伏處未知見期而精誠相射貫心達髓吾曹於古人則萬祺而且尊也於良友亦千里而同堂也子序其以爲然也

與弟書

吾年過三十無所成就獨身久客豈不懷歸涸陰近寒於邑而無邑急景彫年感時而增歎思慮營營何所紀極夫封己者無狀而安置者益嘽往往然矣如吾與子實無多求但得負郭二頃委巷一區仰奉二親俯教子

姪卽當布衣知足蕭然無累未審造物何以靳之自羈旅以來境不加拓而業且益荒如之何如之何京師學者言人人殊徇人之見則失所以爲我持我之論又安往而不窮竊思英俊之域八方雲會豈謂無人當由寥廓散處莫由相遇游于海者不見龍以爲無龍固不可也吾聞君子不患人之遺已而患己之不能細細相感自惟不堪猶欲登燕昭王之臺弔望諸君之墓舉頭作邑將笑爲哉所苦者長者無車聲而握轡接席初以爲浼近則習慣且已客游不得不與人共事吾率其胃懷情無適莫塗觀卒遇遂以爲親酒食游戲亦非所拒太邱道廣固是家風惟和可以處眾亦時有善柔之懼耳汝家居歷年造詣奚似吾與汝身爲人子歿于厥職上不能立身行道以爲光顯次不能列鼎鳴鐘以爲榮養華實之理何以覈諸臂字伯明則可笑也固當與汝共勉之

龍見記

陽湖芳茂山舊有龍祠方志以爲宋時女子未字而嫉患投於井俄而大風震電二龍騰井出薄天乃沒里人

駭而祠之像女與龍焉自是有司禱雨輒獲春秋祀事以迄於今道光十二年亦因禱雨之後議新其祠鳩工未竟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二龍驟見太虛無滓鱗鬣豁張若慕侶而偕嬉若近人而可擾蚘螭萬態榮光遐亘一時男女耄稚隣岡攀隴填街躋垣首不得俛目不得句如謠卒肅如一食頃陳伯游曰嘗讀後漢書著哀牢婦人之事觀此其信但彼感於龍而產人此未聞有感而產龍吾知龍有不屑爲人者雖得哀牢之國而君之恆幹會盡弗敵龍壽且尊母以廟食也母棲戀故鄉樂襄殷阜田祖傷功雨師受命旱神女魃匿迹惟謹嘉薦賔時龍其承志是故靈湫古潭天下多有呼響之捷推斯邑焉龍見之事史不絕書卽斯邑溯漢以來有祥而見者有殃而見者祥少殃多豈不責之人事尙恃斯龍其永降祥勿虞有殃邑之人益惟勤本業厚風俗召天和雍神休焉

雙笠齋記

士之出處不惟其事惟其志無志則出處皆非其事有志則或出或處事皆足尙然眾人不知尙之也必有二

三同志相與砥礪窮達固不變通介亦不妨是故觀人者必於其友焉常州湯子少承世職歷官都督既而乞休置家金陵與其同郡周子分宅而居題其齋曰雙笠嗟乎犬雞之祝誰則無之下車之揖其義亦淺以今人之不肯爲乃覺古人之不可及周子曰夫人既已臭味爭尹矣富貴貧賤顧足道哉此亦常談而孰能解之人解之又孰能踐之勢利之交浸入澆俗周子之說實具鍼砭欲泯勢利亦視立志乎周子自通籍得縣令棄之而爲校官未幾又棄之卷舒無方意將永矢金陵之宅在城猶鄉越市爲野出則巖觀川泳入則林樓沼游乃復墮暖得朋嘯歌有和親屬愛驚何以加茲二子之志既同矣則不問其事或乃謂湯子名將而雕龍自喜周子文儒而技擊絕倫未竟其用交修初服是其事無不同也然事之同不同何足論天下事同而志不同者比比皆是雖有事不得爲事吾惟重二子之志耳所可歎者人非神仙須仰衣食周子曾無十金之產徒有四壁之立婦子環向迫之再仕一笠去矣一笠孤矣鍾山之英草堂之靈知其苦衷弗諂而愴焉時有桐城汪子

舊寓此邦而鄱陽陳方海方濲亦託井里語云同明相照同類相求夫苟好善何憂寡耦則知湯子之德雖孤而不孤惟方濲遠涉嶺表未遑息駕方海亦負米近縣暫一來歸子兄弟行邁靡靡未嘗須臾忘舊侶也則知周子之心雖去而未去汪子曰自今居此惟吾與湯雙笠之號舍周續汪此雖善謔滋益可歎以行者之不獲已致居者明示得意然行者終亦來止居者豈遂無違境遇不可定事會不可知湯子汪子烏容設成心烏容持始計且吾儕同志固非皆顯皆晦之謂顯而伍朝貴朝貴豈盡吾徒邪晦而伍農圃農圃豈盡吾徒邪事同而志不同觀此益著則志同而事不必同亦從可推不矯不徇以爲識能屈能伸以爲道江湖魏闕猶之一身雞鳴風雨詎負疇昔出處無閒焉離合無閒焉揭而出之以張吾黨尊行云湯子名貽汾周子名濟汪子名正

聽雨堂記

新化鄧氏世以孝友承家冠冕一邑雲集湘皋學尤有聲湘皋壯游四方津梁厭倦乃思以孝廉謁選就博士

而歸雲渠在家又數貽書戒勿作令并築聽雨之堂以待之於是湘臯歸志逾決而俾予記其堂予觀雲渠兄弟才竝於蘇氏而文章誤其長時情深於連牀而江湖勞其夙夜已乎已乎奚待勸乎抑古之君子其於出處也蓋嘗內度諸己外審諸勢大任方降則將父將母之不遑小用不甘則一堅一止而足慕厥細之數固非可以一說盡也若夫湘臯雖十年困于公車而今茲猶可一決既至天衢詎宜迴軫其或道在幽人卒成初服一堂共破之樂宜其翕然生平把臂之英得毋延伫如湘臯詩所云出門戀父兄還家戀師友瀟瀟雨聲故鄉與天涯奚異邪然則湘臯亦委心所遇而已

借書軒記

道光五年余客京師人事之暇時理故業篋中攜書甚少往往從書肆借之因以借書名其軒云念十年來侍親晚上官舍隘淺余與弟各於寢室讀書婦孺旁擾或妨誦聲牀几相連裁容筆硯家有典籍皆度之樓時或檢尋疲於登降今乃越街巷而忘勞冒風塵而不苦事有變而思其初者斯非其一端乎負僭茲久蕭索寤歎

商權匪兄弟過從鮮師友青衿之詩將爲我刺然故步可循無安於殖落也五車可求猶賢於面牆也古之學者多集京師若劉歆校秘室而七略以奏王允游洛陽而百家以通聞見易廣采獲易備至於起聲譽取富貴不足道也余自惟頑鷲醒醉不分情震駭於淵府識茫昧於關鍵箸述不敢輕下筆講論不敢輕矢口義出沉思畏古人之先發事求博考慮厭籍之難周以此扞格彌見壞亂于夏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吾所亡太多所能太少日月逝矣安得不懼蓋學問之道閱時盡寒暑始徵萌蘗之生用力如止山始有錙銖之獲若乃趣舍無定乍出乍入則存之於夜氣而失之於旦晝益之以呖淪而泄之以尾閭又況所絆者交錯糾紛之境所滯者饑寒窘辱之狀自苦氣力不如桓榮杜絕交游不如魯丕猶望澡身浴德而成有方之士也不亦難乎故聊記之以自訟云爾

皖上修禊圖記

皖上憩游之地惟大觀亭每當青陽季月元巳令辰蘭霧流江蕙風被野祈禱之典追芳昔娛于季叔安得文

衡山畫卷林亭具備，褰屐雜錯，欲以修禊名之。請予爲之說。予笑而言曰：昔山陰之圖成於伯時，乃在數百年後。今謂衡山此卷先爲吾曹而作，右軍諸人無此勝事矣。於是上下古今，問答形神，書通假借之名，畫省摹臨之力。其登亭引眺，狀若侯客者二人；爲予兄弟兩騎過橋望亭而來，一人風髯韻絕，一人盱衡而笑，近之爲查梅史，周石甫亭後枕以平岡，帶以長林，林外有臺，臺上一人默坐，詩思滿腹，冥搜不已，旁侍小奴，情容可念，爲劉孟塗其東偏，據案而書者，科斗肌肥，爲程衡衫長坂孤行，劍氣逼人，爲許叔翹，其前則有亂山騰吹，側浦鳴騶，柳態態谿桃姿，混日二人出樹林，立語刺刺不休，爲吳石似及舅氏王仙舸，谿頭橋尾一叟徘徊，問草尋蟲，夸其考證，爲趙琴士修竹，嬋娟復有一亭，二人坐其中聽泉，其一不文不句，酒德卓然，爲孫訪山，其一宦情已消，欣承素玩，爲吳華南，諸君子者，志或殊趨，游非同集，而邱壑咸宜，形骸並適，爾女之交，無負賓主之禮，盡申況復東勞西燕，岐路呼人去，馬來牛夕陽送客，一日之間，非易得也。衡山有見於此，纖悉繪出其或當時卽事。

有如今日者乎？由竹亭以往境愈曠，而人愈多，或逐行李，或觀采桑，或浮一葉於澄潭，或望千驥於遠嶼，他日者舊朋貂續，新侶珠聯，相如未至，居客右而笑辭王戎，後往敗人意，其不可懸圖以待，譬諸虛席云爾。

洪右甫傳

洪右甫，名飴，孫字孟慈，一字右甫，江南陽湖人，爲故翰林院編修，稗存先生長子，編修以文學負重名，官京師時，士林問業，日不暇給，其以碑版之文請者，閒命右甫代譔。古雅淵懿，觀者莫辨，後編修以言時政，謫伊犁，甫三月得。

旨釋歸，歸而殫思，著述徜徉山水，凡十餘年，而卒。右甫十餘年中，禍難相乘，凶喪疊觀，叩心絕氣，不死如髮，而綢繆菽水，經營窳窳，承歡盡禮，迄無遺憾，編修未通籍時，常以貧故，客游右甫四五歲，祖母蔣親授之書，輒能成誦，少長益知勤習，初師莊述祖，遂通經術，繼師莊宇達，益尙氣節，二莊皆邑中名儒，深相器異，嘉慶三年，舉於鄉，二十年由。

國史館膳錄，授湖北東湖知縣，在官十月而卒，年四十。

四東湖爲宜昌府首邑當楚蜀之衝商賈輻湊姦宄接踵右甫晨起理案牘日中出坐堂皇聽訟至漏二下乃止久而不倦寢以無事邑爲宋夷陵歐陽永叔嘗治之今有六一書院右甫輸俸錢資諸生學而自爲之師孜孜講論黜華崇實士方知所嚮往假以數年將徵大效不圖其死之遽也所著書有世本輯補十卷補續漢書藝文志三卷補三國職官表三卷史目表一卷毘陵經籍志四卷青埵山人詩十卷初編修視學貴州右甫從往周歷諸郡校文之暇登臨寫詠編修見而喜曰汝欲學謝宣城邪未成之書尙有隋書經籍志考證諸史考略世本識餘諸弟皆從受學並有成就符孫字幼懷才行尤美名與相埒

陳方海曰余未見穉存先生嘗讀其書惜其用之未竟與右甫一見於金陵行李匆匆未由款洽乃不數年而聞其死余之友有自東湖來者舉其政事臺可聽及與幼懷交而知右甫益詳大生於通德之門克膺名父之子汗簡足以立身弦歌足以濟物雖關黃髮飾巾之期差無富貴磨滅之歎昔余省親入蜀道出夷陵風起

黃牛之灘猿嘯西陵之峽感秋訪古悵然留戀而爾雅之臺已荒絳雪之堂空在是時君猶未仕恨不相值也

劉孟塗傳

劉孟塗名開字明東一字孟塗桐城縣學生生二歲而孤母吳忍死自守奉養舅撫弱子饑寒之中厯而相活孟塗幼卽神雋異於常童長益好學文雅優備年十四上書鄉先輩姚公誦公奇賞之常謂人曰此子他日當以古文名家望溪海峯之堅結賴以復振吾鄉之幸也孟塗旣游姚公之門名益著絕迹千里籠罩靡前方聞宿儒避席惟謹皖藩某公欲妻以女孟塗謝之其時孟塗貧逾甚旣無兄弟獨身養母備書四方寒暑匪憚齋衣食絕嗜欲文采之外無他營焉人謂孟塗節母之子必當食報孟塗亦激印自喜謂不宜以秀才終而孰知不然奔走垂三十年卒以客死死時年四十一母老矣子裁四歲所著續列女傳若干卷詩已刻者十卷未刻者若干卷文若干卷詩文外集若干卷其他說經之書及雜著皆未成

陳方海曰余交孟塗始末五年每年一再相見談讌極

歡孟塗馳辯汪洋懸河在口旁推橫溢間涉偏宕余每與之爭不以爲近也今孟塗竟死思聞狂言不可復得悲夫悲夫孟塗少時人亦非真愛其才徒謂有才如是光氣可畏年三四十不知位望若何矣故傾心結納以得識爲榮游履所向冠蓋雲委及久不得志而所往益窮甚或忌才之徒攘臂而起競排遠術請進末師可笑矣哉天於孟塗卽不欲其富貴第假以年所業豈有底止然卽今論定亦可不負觀其包孕經典發揮事理吐實含華抽心呈貌足令真宰失色古人退聽篋中積藁且過三尺歷觀前代壯年著述罕敵其多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短折有由不可不察夫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乃人有文而朽其軀何邪孟塗死於亳州慮其遺書散失無人持付其家以待其子之傳也使彼畢生勤苦歸于埃滅更何以爲天道乎嗚呼此非余之所能測矣

史孺人誄

孺人姓史氏諱壽生江南武進人年二十七歸同縣楊大壩伯厚越二年遂卒又二年伯厚見余請誄述事甚

悲余不能辭先是伯厚之考官游於楚祿不贍家伯厚備書奉養凡十餘年故孺人未笄受聘過時乃嫁伯厚既得歸娶欲偕孺人之楚力復不能卽同居攻苦志又不逐車航迭進百里云遙琴瑟高張三年未半豈意晨華草落咄嗟不保嗚呼哀哉嘗見單棲之鳥每戢翼而自憐伉儷之儔或齊眉而忘樂射雉匪親樹萱匪急若乃貧士去國參商動容歲月不居歡會苦晚蛸蠅有偶而覽物生情帷帳何施而向隅竊嘆此惟傷別則然其聚焉者弗知也華燭辭房清塵委席此生已矣天道如何於是昔時南浦回羣飛蓬之客送客河梁代候室思之詠此惟悼亡則然其生焉者弗知也弗知則語之而懵然知之而悔或已無及嗟乎女子善懷厥有偏性苑結紆軫司命告凶天下爲史孺人者多矣其爲伯厚者宜念之而要豈伯厚之過哉誄曰

龍山之英孕茲玉質植根早華披林晚實門前江水來徑瀟湘微波宜託夫子何方夫子義承舅姑禮闕豈忘衿聲齋志遂歿鏡臺春淺墓壤秋深沈寥荒忽悠悠爾心安貧作勞積憂成疾去日苦多今也永畢猶幸有子

襁褓噫嘻遺挂在壁子長識之

錢孺人誄

陽湖趙仁基厚子與余初未相識楊伯厚嘗稱之謂其里中朋舊斯爲可數復遺書厚子謂余可交也於是厚子再以書來同類相求暇勉於道義聞聲相思惆悵於山河幕用之誠近於先正錢孺人者厚子繼室才而早卒因承徵誄得讀所爲樂府清而不薄麗而不浮固其體也鬱而不悴舒而不佚又其性也古之傳列女者敘次嘉行終於辯通才可尙矣乃眾人持論僉謂婦人有才無益於職甚或罹憂患損天年竝胎於此夫葛覃卷耳后妃之詩也樛木螽斯宮人之詩也起興閨門流風江漢其事甚盛其傳浸廣遂有采蘋嗜兄樹憲思伯因流泉而念諸姑指飛燕而送歸妾上自姬姜下逮蕉萃作者何多吾意當時不過視欲詠爲常談均管弦於比戶人人能之不以才名而所謂婦言者豈越是哉殷之惑婦周之豔妻彼固未嘗有詩然則才何傷於婦人觀此益信自少達多窮之說拘墟難破風雅幾爲畏途文采殆同荼苦避窮無驗面牆已譏孺人獨能捐陋識蹈

高蹤少則問字於諸兄長則勸學於夫子薇蕢淡泊味外而餘甘綺組繽紛眾中而獨素方冀老偕載佩彰此肅雍如何不幸忽焉凋隕豈悠悠之口有時而中耶夫吉凶修短定乎自然悼耄雖同歸賢愚豈分類信乎命之故非才之故也惟是厚子年未三十遽失嘉耦肩虛室而遠游御寒衣而傷逝澗之蘋藻河之魴鯉易涉沉吟曷禁噓唏余旣承雅況豈可無以慰之哉孺人名湘字季蘋厚子同里人卒時年二十六誄曰

女有士行匪教而成兩美必合宜大亨貞之子于歸逮事君舅殷修棗栗於何不有舅以平康自忘華首夫子積學日知所亡默而相引其益交孚夫子尙志不愆於止和悅而諍令名斯起吁嗟四歲傷離憂病曷云成居匪餘於慶生也不長悲夫子姓游神安在如聞嘯歌遺書可惜同殉山阿降年雖促尙異朝華

陸孺人誄

孺人陸氏諱良勝字君淑陽湖人吾友陸繼輅祁孫之長女也適同縣憚秀才彙昌凡十二年而卒有子三人年三十有四祁孫自皖中寓書京師屬予作誄且稱之

曰婉順孝恭淡泊嚴正烏虜有女如是宜其悲矣祔孫一子早殤女之存者惟長與叔皆賢而才其叔之才尤著能治說文工楷書然固孺人之教也孺人少讀毛詩卽以叶韻之說爲非是稍長講求古韻能知其意祔孫旣甚愛兩女悉令從官合肥各與婿偕孺人雖在遠其舅姑常念之怡聲婉容如在左右焉舅徵君秉怡謂骨肉情同娛我友於宗寔日月未艾期迎婦於他年而孺人綢繆恩義顧瞻內外言告師氏力竭乎歸安女子有行情與乎周道乃鹿車共挽遍征屆期而鬼伯在門齋志遂沒烏虜哀哉誄曰

爲女則無異乎子兮爲婦則無殊乎女兮事父母舅姑欲交盡其禮兮彼蒼者天不能並成其美兮

工部屯田司吳君墓志銘

吳子順卒其兄子序旣作哀辭復以墓碑見託方海竊惟子序同生深愛本越恆情況失賢弟奚啻斷手其辭敘述辛苦使人不忍卒讀而余羈旅連年氣類絕少晨星堪數鄰笛滋痛至於少年遠志方張忽遏德輝未盈利濟無及爲斯世惜抑又何窮今夫木有豫章亦有杞

柳草有靈芝亦有蒼華士而成大器則爲豫章蔭數畝卽使小用亦爲靈芝備一藥乃或精英暫茁與杞柳蒼華同戚而被酣繁富貴者獨以樗櫟蓬蒿百年無恙天於艸木有區別胡以例人母亦六物吉凶惟人所值無容心焉是則聖人所不冒言余烏得而知其故邪初子序子順偕至京師名倂籍甚而兩人閉戶終日寂寂子順事兄甚恭交友必誠讀書深思常輟食寢於史族望謚號強記不忘詩尙簡澹不輕作論議微中老於事者往往屈服觀其內儲外應條理鮮失而安得亡徵子序學允遂年未三十著書盈篋矣或謂一門競爽數虞太盛則如古傳兩驥多者八龍彼獨何人不保斯祐子順諱嘉言江西南豐人以道光五年拔貢生官工部屯田司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卒年二十四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妻某氏無子將俟兄弟有子而嗣焉銘曰日居月諸逝不返空山片石突在眼堂上大母黃髮短父兮母兮念汝遠婦來兩月結歡淺一瞋不視悔已晚悲風蕭蕭喪旒轉郭門出送涕泗潸楊大宜人耐葬墓志銘

太宜人姓楊氏陽湖人父升階母某氏太宜人年十七歸同縣國子監生贈奉政大夫孫君璟歷五十年奉政君卒又十五年太宜人卒年八十一道光四年閏七月初五日也將以月日祔葬於奉政君之兆子三人長讓嘉慶七年進士前任安徽懷遠縣知縣今署鳳陽府同知次訥國子監生次誠女七人其二殤其五皆適名族初奉政君以父病廢學既除喪進力益苦丹黃警校輒過中夜太宜人常織於旁溫酒相對愉愉如也家不中貲以好施而迟落老幼待給既昏喪之迭舉抱空握虛磨歲月終奉政之身而太宜人勞瘁不可殫述矣讓之仕也不恃其才益崇其德每交一勝友行一善政太宜人則喜懷遠數被水道瑾相望讓振貸有方邑亡捐瘠太宜人則大喜及讓因事奪職羈不能歸太宜人手書慰之曰進退何常求我心之不愧報施可信豈天道之無知爾其昂哉未幾復官人稱其明識焉且以君子遭遇恆多缺望婦人貞吉幸要其終既以數十年之琴瑟奉其夫又以十餘年之官箴察其子壽考宜家斯爲美備讓成進士奉政君慷慨言曰吾衰病相侵不及

見汝之仕汝母溫惠尙克終於祿養乎讓至今思之常流涕也方海按狀比事敬成此文銘曰

七鼎加奠白華潔兮諸子築土曾孫列兮吁嗟雙棺永保此穴兮

漢顓銘

肅甯苗君學植藏古輒一枚有文曰君子攜至京師屬余爲銘肅甯爲漢河閒國地顓蓋獻王宮中物也王修學好古被服儒術四方髦秀不遠千里築日華宮二十餘區中有所謂君子館者賴茲故物爲左證焉當時出金帛以寫善書進衆說以求實事主俾擁慧之禮客有連鑣之樂今雖故宮無迹古冢俱平而餘顓尙出人閒銘字居然不滅實可見鬼神呵護之靈增志士瑰琦之氣豈徒以二千年之遺物爲足傳觀愛翫也哉若夫苗君學通六藝尤專故訓漢儒家法允堪步武而又生於賢王之鄉奮乎百世之下霧宵竊旦杖策荒涂藻局舖帳俯仰盛事故其窮搜灌莽含悽敗翬良有以也銘曰金甌之所銜邪朱履之所踐邪於虜君子猶存此篆邪海蛤餅銘并序

侯官張翼庵仙家有異餅疏其事而徵銘其略曰吾先人潛池得器不辨款識不知時代其高七寸有奇圍亦稱之迺下乃橢厥狀奇古牡屬數十錯置其上遂以名餅礪礪之勢雲雷之文天然秀采繪不容肖余謂曰蜃之屬爲蛤有曰厲者爵所化也秦謂之牡厲子非秦人奚以牡稱有魁蛤者服翼所化也有海蛤者燕所化也燕所化者潤美獨絕鰓理如玉以驗子餅其爲海蛤歟吾請意斷而易其名夫元鳥知時意而多智人咸愛之因增其號焉巢於堂棟以爲得氣爵與服翼非其倫也爲蛤而棲於餅猶是含土之性歟塹壇之土質惟和淨尤其性之所好歟潛蟄千年歸寶於君君其上承先澤無忘披聖之勞下啟孫謀俾與彝器方其重且燕旣化矣蛤亦蛻矣塊然之餅資其靈而靈是故盛水十年寒冽不改折枝投之華韡韡實離離焉君觀於水而知恆德之幾翫於華實而發文章之譽餅猶券也繡井之占蠱恥之詠胥免矣夫豈徒曰鰓理潤美俾瓦於玉玉不爲祥珊瑚碧樹之英如斯瓦何匱仙曰善卽以子說爲之銘銘曰

燕兮燕兮精宜變兮蛤兮蛤兮珠匄匪兮綆寶餅於深池兮下通海潮之轟厖兮噫嘻

祭外姑文

嗚呼昔歲壬申余始拜母秣陵秋色溢於堂戶維時我翁供職京朝移家未遑南北孔遼母乃無子一女催催雖出於庶思顧彌劬願爲有家乃及不肖和合齊宋姜子悅喜與福爲婚吉祥止止琴瑟在御歲云三周庶幾嫵婉不貽母憂咄嗟晨華遽爾暮落不偕騎鳳乃獨控鶴仰天一叫肝膽銷鑠維時我母蓋已久歸寄此凶問心與俱飛父母之心亦何以堪何況垂老竝無他男覓影解獨此情勿談翁於斯時又重失志一肯論誅四裔投畀提禍揮揮再則已甚天不受怨孰爲之讖閨中風暖塞外草衰白楊無色黃鶴何之天盤如蓋地莽無涯山鬼宵警朔管朝悲岐路踟躕隻身哽咽翁望生還母乃死別嗚呼此情又何可說憂未有艾貧胡以存死苟無苦生何足論母之初疾余在京國解衣視余疽出於肋咄茲微贅起於鍼芒豈謂終潰喪其精光今哀難忘昔別滋悔嗚呼母兮爾或余罪骨已入土魂倘出關燈

消冥室雪滿陰山攜女雙逝望夫孤還八年之間事變
如此嗚呼母兮而今已矣孰不有終請安無始尙饗
祭彭甘亭先生文

嗚呼惜庾秋而處廓兮揚神光於沈寥知三命之有極
兮亦何怨乎九幽望崢嶸之大壑兮魂一墜而不可招
惟夫子之陸沈兮雖不遇而奚辱布衣豈不尊兮況遺
書之宜爲眾學肆心廣意以有成兮修名洵洵起如瀑
少遠遊兮極河渚歌勅勒兮餐黃塵升高能賦兮慨當
以慷出塞從親兮樂無違親仕有莛兮清白以貽公子
美無度兮髡兩髦以嬉何中年之多故兮嗟謀食之寡
策田二頃而難守兮暫還鄉而仍爲客涉江湖以爲家
兮盡歸來乎畏潮汐懿清規其邈世兮殆去人之已遠
無過而猶求寡兮此其志之不可限尅已而恕人兮人
故易於爲善彼不善者亦何多兮負長者之惻款惟夫
子之獨行兮適以來夫眾哂息眾譏而爲譽兮取富貴
其奚舛毀方圓以從俗兮亦夫子之所惡也道不昌而
終已兮豈唯吾徒之故也孰爲賢豪兮戴榮以髦茲已
長貧兮中壽不獲厥惟帝之主張兮吾將叩之而不知

其處襲光風兮佩瑤華爲余師兮玉無瑕念昔言兮涕
滂沱願我爲能兮不可爲蛇茂在已兮哲人凶發策占
兮豈從長夜淒兮幕門空白楊蕭蕭兮鳥聲醜而未終
妻先逝兮子未抱民無告兮心如擣文不傳家兮世所
寶生無以爲福兮死豈禍之所保尙饗

吾友稚箕司鐸會昌以訪購書籍順道歸省出所著常談一卷余受而讀之略究其端矣會昌僻遠之邑士多質樸非有隔愚曷以啟秀君書本輟軒語之音做教士法之例太義元消若無味而至味存焉土鼓瓦盆似非樂而大樂爭焉顧張書經論學行備詳軌塗俾不迷於所嚮此篇專敘典則兼具本末使不致忘所自書不同而旨則一余謂君歷代取士雜出其徑設科之制名目甚異唐宋會要元明諸志宜可刺取奚爲遺棄國朝兩開鴻博屢徵經學

登祿則有孝廉方正

臨幸則有

召試曷不臚列君謂余古制不盡同於今其非今功令所昉者繁微而博引不切事情徒爲麟楨若鴻博諸科必待鉅公達官之薦始得應旁求備甄錄彼窮荒之溪孤陋之儔安所冀即即令知之徒資驚說耳君之語如此故君書惟取令甲所懸者述其原始不欲侈侈以示降當世之覽者當曉然於作者之意矣

光緒庚寅良月豐城同學弟歐陽熙跋

稿 牘 巖 書

著 峒 楊

本館據仰視千七百二十
九鶴齋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益都楊君書巖以樸學嘗稱與曲阜桂太令棲霞郝戶部交善余遊山左曾求其箸述不可得偶從敝肆見殘稿十餘紙半有戶部題識亟攜歸編爲一卷以存其文友人魏鹺尹錫曾嘗言爲前人蒐拾殘牘文字比掩骼埋胔余謂欲人弗見令萬馬蹴平世多有矣異時當節縮衣食盡與棗行庶有封樹置防護姑記此爲之券同治六年歲在己巳九月丁丑會稽趙之謙書

書巖賸稿

清 益都楊 峒書巖著

讀五帝本紀

史記之書詳于秦漢。此篇與三代本紀雜取尙書春秋內外傳世本戰國策爲之。故其文不能雄深如始皇以後諸紀。然其去取之意則亦非苟然者。篇內序五帝之世全用五帝德及帝繫之文。二篇皆出孔氏。故子長謹而箸之。其意蓋以尙書爲主。而高辛以上則頗采傳記之可信者。粗具支派。以見三代之所自出而已。至于堯爲帝繫之子。禹爲顓頊之孫。上距黃帝裁五世。而自黃帝至舜乃九世。此其中間必多曠隔。而子長一因舊文。所謂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歐陽永叔嘗辨史記世次之誤。以子長爲不知取舍。而羅長源金吉甫馬宛斯之書遂不以虞舜繫黃帝。又不專疑其世次隔越。咸祖述歐說。以舜妻堯女爲有瀆姓之嫌。愚竊以爲未得其意也。鄭康成箋詩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孔氏正義曰。謂其後世子孫之妃也。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然則稷與堯蓋同出帝繫而非其子。如炎黃皆少典之子。特同出少典氏而神農軒轅不得爲兄弟也。以是推之。堯舜之去黃帝遠矣。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則殷以前同姓而異族。得通昏姻可知。且卽以周道言之。異姓皆可爲昏。而十二姓竝出黃帝。則姬西儼依其謂之何。堯祁姓也。舜嬀姓也。二女釐降。特宋魯之比耳。生民之

始安知不同出于一人而遽以唐虞爲瀆倫何其戾也。虞幕爲舜祖正小記之所謂別子亦猶契之于湯稷之于武豈可爲不祖黃帝之證哉。古今懸絕雖殷周不能究其世系之詳則唐虞以前固所當闕而其墜文逸說散見于禮傳者由來既久雖容有脫誤不猶愈于後人之臆造乎。史記而後若譙周古史攷皇甫謐帝王世紀司馬貞三皇本紀劉恕通鑑外紀之類非援引荒怪則以意離合補綴于其閒皆子長之所刪除與其所闕之而不敢妄論者也。篇末言擇其尤雅者著爲本紀而三代世表亦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故世紀黃帝以訖共和其愼如此後之君子生二千年之後乃欲排棄禮傳虛樹己說好學而不能心知其意於淺見寡聞者又何責焉。

古今尺步攷

曲阜孔季重

尙任

得江都閔氏所藏銅尺當今工部營造尺七寸有奇。文曰慮廐師古音廐夷銅尺建初

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建初後漢章帝年號蓋卽五代史志所謂漢官尺也。季重作漢銅尺記及周尺攷辨

直以爲周尺誤矣。余從其同縣桂君未谷

諱

許得所摹周尺爲顏樂清

懋倫

家藏以脈經尺下寸關尺之

法與九府泉刀八寸加二寸成十寸之說校之皆合。比今部尺裁六寸四分耳。尺之長短既殊而步數又

多寡不一。此田畝之大小道里之遠近所以相懸也。王制以古今尺計田里相當之數而所指時世究難

臆定。諸傳記皆先秦舊書周度爲多學者或以今律古則豪釐千里失之遠矣。茲以六寸四分因周步得

今尺若干而以今之步數除之錄爲田畝道里二攷以質同學君子。

田畝

古者方六尺爲一步。積百步爲一畝。今方五尺爲一步。積二百四十步爲一畝。古者百畝。當今二十四畝。一百三十八步百分步之二十四。餘步不及十分畝之六。

古步方六尺。以六寸四分因之。得今工部營造尺三尺八寸四分。以三尺八寸四分自乘。得一十四尺七十四寸五十六分。爲古一步之積。與百畝一萬步相乘。得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尺。爲古百畝之積。以今步五尺自乘。得二十五尺。爲今一步之積。與一畝二百四十步相乘。得六千尺。爲今一畝之積。以古百畝之積爲實。以今一畝之積爲法。除之。得數如右。卽古百畝。當今畝之數也。又今民間度田。率用大畝。尺步之數。隨地不同。益都以六尺爲一步。五百四十步爲一畝。于官步五尺爲七百七十七步十分步之六。今以前項田五千八百九十八步百分步之二十四爲實。以七百七十七步十分步之六爲法。除之。得七畝四百五十五步百分步之四。以六尺步五百四十爲畝計之。則四千九十六步爲七畝三百一十六步也。餘步不及十分畝之六。卽古百畝。當今益都大畝之數也。困學紀聞言古百畝爲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六步。蓋止據步有多寡。而不計尺之大小耳。

道里

古者三百步爲一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一里。古者百里。當今六十四里。

以古步三尺八寸四分。與百里三萬步相乘。得一十一萬五千二百尺。以今步五尺與一里三百六十步相乘。得一千八百尺。以古百里之長爲實。以今一里之長爲法。除之。得六十四里。日知錄言今六十里當古百里非

也。又言今尺大于古四之一亦未的。

書桂未谷跋漢官尺摹本後

曲阜孔岸堂戶部得漢官尺于江都閔義行。因作漢銅尺記。及周尺攷辨。凡三篇。直以建初尺爲周尺。文雖辨而實非也。右其同縣桂君未谷摹其尺。裝以爲冊。并摹周尺于後。跋尾云云。亦不以岸堂之言爲然。其說良隄。而中閒誤以建初尺當周尺九寸強。蓋所摹周尺當建初尺九寸弱。當云建初尺當周尺一尺一寸強。乃合耳。又云以王莽貨布泉刀較之。皆合。按莽之泉布自用劉歆銅斛尺。隋志以歆尺與建武尺。晉前尺祖沖之尺爲周尺。比漢官尺短校三分七豪。今謂較之皆合。所未詳也。漢官尺長于所摹周尺一寸二分有奇。亦與隋志實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豪者不合。不知顏君所藏果何所據。定爲周尺。見未谷當面質之。

澠谷太守舊藏詩法源流序

家澠谷太守于峒六世祖南溪君。爲從祖昆弟。書放管人在元常逸少之間。峒所藏十七帖臨本與重訂草訣歌。僅二種。他所見于戚友家者。亦皆行草書。正書不多觀也。同里李雲阜先生偶出詩法源流一冊。卷首尾有文煥印一。青州澠谷居士印三。橫行上下及中閒。楷錄舊注殆滿。無復隙紙。蓋公罷郡家居後。以課諸子姓者。體方而力適。于元常爲近。峒嘗以爲文章字體。皆與時升降。後人競趨輒美。其善于文者。抑揚詠歎而止耳。工于書者。波磔姿媚而止耳。汪荅父氏嘗謂曾蘇非古文。如李泰伯退居類稿。司馬溫

公傳家集，拙多于巧，樸勝于華，乃真古文也。峒亟歎其知言。今于公書亦云爾。詩法不足道也。於庠公當明世宗入繼之初，官禮部祠祭郎時，方議崇奉興獻王爲本曹職守，公旣與尙書毛澄、侍郎汪俊、賈詠等連名執奏，復因郊祀日清甯宮後殿災，自上疏引漢桂宮鴻寧殿災，以定陶傅太后事諷切上，會張桂議行，遂出典郡。其立朝本末如此。昔人稱顏魯公書法固佳，亦以其忠義大節爲世推重。若蔡元長書，則人共唾棄之矣。由是言之，書固以人重哉。公之文集書翰，舊藏于四世孫青嶠先生家，青嶠無子，沒後散亡略盡。上世宗疏具載年譜，詩則海岱會稿中有若干篇，今其書翰之存者，如寸金碎玉，皆墨寶也。峒生也晚，不克收羅放失以纂前修，而雲阜于先正遺書，繕完弄藏，唯恐不及，其誼爲可感也。已承先生屬，因書而歸之。

南北史摺華序

蘇子瞻云：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愚常服膺其言，謂不獨記誦之法，撰著之體，亦宜然也。自昔之采摭前史者，或綜古今以備典章，或蒐蒐瑣瑣以資談助，雖所識有大小，學者苟求所欲得，亦何必貴掌故而遺說家哉。錢唐周兩塍先生好南北史，旣作年表一卷，世系表六卷，又欲爲職官地理二表，以究八代因革離合之變，美志不遂，未有成書。閒嘗掇二史中瑣事碎辭，以續世說，卽摘李氏上書表語目爲摺華，凡八卷，誠帳中之祕本，座上之雅言也。朱子謂世說所載，晉人風流處，許敬宗寫入晉書，多爲改壞，若先生之甄錄有體，不舛不漏，賢于唐初

修書諸人遠矣。往太史杭大宗先生撰兩漢書。蒙拾先生少時嘗助其采獲。復校注五代史記。裨補歐公之闕略。蓋庶幾乎大小兼識者。匪止剽獵翰藻。取供把玩而已也。世系及年表。已有刻本。哲嗣繼千重以是書開雕。愚既嘗與聞緒論。而撫其已成。惜所未就。尤願爲繼千勸之。

重修宋三賢祠記 代

國家著令郡縣名宦。皆得附祀于學。其有古蹟可攷見者。又卽其地爲專祠。蓋不獨遺愛在民。亦將俾守土之吏。希風前哲。以爲後事之師也。青州西門外百餘步。爲范公泉。有亭覆之。王聖涂燕談錄所謂營邱佳處者也。後人卽泉上爲祠以祀公。而石井水側。舊有富公祠。歐陽公祠在其北。其後二祠皆圯。本朝順治中。知府寧遠夏君。葺文正公祠。增築二堂。移兩文忠而俠祀焉。易其榜曰宋三賢祠。嘗攷三公守青先後。富公以仁宗慶歷六年。自鄆徙青。皇祐中。范公繼之。歐陽公之知州。在神宗熙寧元年。爲最後。按其年輩。則范公生于太宗端拱二年。眞宗大中祥符八年。第進士。富公少于范十五歲。長于歐三歲。其舉制科與歐成進士。皆以仁宗天聖八年。今祠奉范公于中。左富右歐。禮亦宜之也。北宋之世。青爲京東望州。出守者自寇平仲。張師亮諸公。名賢以十數。而三公德業尤著。富公活流民五十萬人。齊州禁兵欲應王。則亦賴公先發以弭其變。歐陽公當新法之行。請止散青苗錢。幾至獲罪。其遺愛殆與富埒。而范公少時。寓籍長山。數往來淄青間。今長白山醴泉寺。及博山之秋口。皆有范公泉。獨青州爲晚年宦蹟。二百里內相望。而三則青人之畫像立祠以事公者。何遽不若邠慶二州之民乎。今年三月。余假守青州。過謁祠下。拜

范公書像汲泉而飲之門垣亭堂傾墮殊甚時方謀修府學未暇及也閏五月嚮役將竣始以其餘力庀材泉上爲堂者三爲亭者二爲門者一咸徹而新之功垂成余適去任將還膠州乃辭留畀石師使刻之抑余尤有感焉燕談錄稱歐陽文忠公及劉貢父張禹功蘇唐卿皆刻石亭中齊乘亦云金人有醴泉碑今無一存者則余所刻石他日爲柱礎爲令臧亦付之不可知之數而已士生當世惟立德立功可以不朽而金石之堅爲不足恃若三賢者雖與青之山川同久可也然則後之人欲希風前哲其在修實政哉其在修實政哉

重修忠孝祠記

忠孝舊無專祠青之有祠自雍正五年始知益都縣陳君元麟建之府學西偏以應詔旨者也忠義自唐密州刺史劉公康父以下十人孝友自明吏部侍郎王公讓以下十七人旣爲之主且刻其名于石歲久蕪廢乾隆己酉春武功張公權知青州重葺府學里人張君玉楷拓陳碑懸諸董工之舍公見而詢之乃分修學之餘謀于二十七賢之有後者釀貲興作浹月而竣時建祠已六十餘年主祐皆毀猶賴舊刻之存得以不泯其遺跡則陳君者信有功于名教矣顧其所祀諸賢止據縣志而于史傳覈之或疏王平盧已降梁故歐公新史不列于死事王千戶專殺宰輔律以春秋之法應書爲盜非陳東歐陽澈上書陳言者比也又按通鑑唐昭宗天復三年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父是密州爲朱氏守也平盧旣以攻朱氏爲忠義密州又以爲朱氏守爲忠義豈爾時梁人逆節未

章得援城亡與亡之義與祠之成張公已去青州未及論定謹依石刻舊次奉主入祠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會公再過益都屬峒爲之記峒惟忠孝大倫出于天性然或遭變事而喪所守或矜奇行而害于義哀既往以勸方來祠惡可已哉公之爲政承尊甫誠齋先生家學奉公潔己所去見思先生棄養幾二十載語及先德輒以祿不逮存愴然有風木之感焉語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久廢之典一朝而復知嚮役之有待也劉密州名父誤作義王千戶誤加侯字普顏不花繫官而闕其名皆碑之疏旣爲改題栗主因附書于此

青州府重修八蜡廟記 代

古者祭蜡蓋爲之位而無廟近代始有之猶釋奠之禮古但祭先聖先師于學而今則廟事孔子也八神之名見于記郊特牲者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禽獸六坊七水庸八鄭康成注無百種而有昆蟲王肅則去昆蟲而分貓虎爲二按記之士反其宅以下乃蜡之祝辭昆蟲艸木非復神號禽獸之中所容者廣貓虎特舉其一二分爲兩神遺漏多矣要之當以經爲正也青州八蜡之祀明初寓主于太公廟嘉靖中知府鄧杜君始別爲專祠于其南屢修屢圯迄今二百有餘年矣歲癸丑郡之人士請釀費以謀修復余聞而躋之鎮番謝君葆澍攝令益都與余議合各出奉錢爲之唱首以屬山陰王尉汝楠俾董其功庀徒度材踰歲而歲事焉府治自去秋艱雨稷梁二種弗穫于苗會蜡祠不作而時霖繼降田稔勃興沂境飛蝗聞入郡南不犯禾稼振羽而去里民見休于神將以順成通蜡事相與礱石堂下而乞余

撰其刻辭。余惟甫田之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大田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傳云：田祖，先嗇也。此言神之時雨暘而除其蓄害也。蓋蜡祭以先嗇爲主，而凡害稼之物，自有司禽獸者爲之驅除。如太平御覽引漢實錄：乾祐初，開封府三縣蝗爲鵲，鵲聚食，敕禁羅弋，則昆蟲亦與其閒。豈止貓虎之食鼠豕哉？流俗不察，徒以其文从虫，因謂蜡爲驅蝗之神。若劉猛將軍之比，傳譌甚矣。余旣徇里民之請，爲正其名，以釋俗惑，且以見神之爲功于農者博，而嗣而葺之者之不可以怠也。其祠宇修廢之故，舊刻已具，茲不復云。

北陽橋記

青州城西有鄉聚曰五里鋪。西南諸山，果樹之產，皆集于此。櫨梨桃柿之屬，僭負入市者，肩相摩也。其北爲北陽水，亦曰濁水。漢書地理志云：爲山濁水所出。說文解字云：濁水出齊廣嬌山，是已。嬌山，今名九回山，距府城三十里。水出其下，東北流，逕鋪北，舊無橋梁，築石爲道，漸成齟缺。夏秋之交，霖潦漲發，湍流競注。邑西北郊之逐墟販鬻者，適當其衝，行者病涉久矣。癸丑歲九月，里人相與募貲庀材，爲石梁十有一空，道之齟缺者，亦斲而新之。凡四閱月，工告竣，事計費千有餘緡，將伐石以記之。過予而徵辭焉。予惟橋梁道路，王政之所先也。吏治之修廢，民力之贏詘，于斯焉在。方今守令賢明，城中經緯之涂，與北陽橋之直西北道者，咸就完葺，民不知勞。顧此地僻處山邨，軒車往來之所弗至，而諸君席豐綽之餘，出其財力，左右賢長吏之所不及，是漢碑所目爲義士，例當附書者也。旣爲之記，并列醴貲名氏于其陰，以勸來者。

重修南陽橋記 代

南陽水經青州南北二城之間。北城晉羊穆之所築。故東陽城也。南城卽今府治。未詳何代所築。而唐封演聞見記。已有青州南城之稱。則城之建固前乎此矣。水上疊石爲梁。以通往來。宋曾肇有南洋橋記。其遺蹟直故表海亭之南。非今橋所在。又其文以陽爲洋。俾長沙蜀水與胸瀾石溝相貿。是子開之疏也。自金人移治南城。北城遂廢。至有明而橋與北門俱徙而東。卽今地也。神宗時更名萬年橋。本朝康熙二十五年。圯于潦水。法慶寺僧成行然指募修。六替而就。時三十五年也。蓋百有六歲于今矣。乾隆四十七年。秋霖積日。西南諸山之水奔注而下。橋基石甃決于悍湍者七之二焉。其橋之上則轢轢歲深。甃石殘缺。坊梁已泐。闌楯不完。會嘉慶改元。恭奉恩詔。普免天下田賦。迭燭之次。青州適當三年。比獲豐稔。民力以舒。鄉耆邱瑚等協謀營葺。請于前太守。今廣西廉憲公使君。規畫勸率。醵貲庀材。琢石于山。以易斷裂。範鐵爲梁。以榑坊表。塗灰于罅。以固址基。首尾四載。計費三千餘緡。工未竣而使君以遷。余適自嶺來。乘郡符。樂觀其成。而喜士民之競于義也。昔單襄公假道于陳。以川之無梁爲廣先生之教。薛宣過彭城。以橋梁郵亭不修。知其子惠之不能。五代史記王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夫道橋之興廢。吏治之張弛。微焉。唐六典載天下巨梁十有一。而石柱之梁四。今青州密邇畿甸。當登萊之衝。完此巨觀。壯我左輔。車不濡軌。人無褰裳。守土之吏。得有所藉手。以告無過。不亦善乎。因郡人請記。書而授之。使刻諸石。嘉慶六年八月。

徙建齊碑記

北齊臨淮王像碑。武平四年立。篆額云。司空公。青州刺史臨淮王者。婁定遠也。碑舊在南陽寺。唐開元中。更名龍興。今府城西門內淘米澗西。蓋其遺趾。碑陰有龍興之寺四大字。本李北海所書。寺額。金皇統六年。募刻於此。左方有濟南孫愨題跋。齊乘以爲唐人續刻者。未見孫跋耳。其後龍興寺廢。移置城北彌陀寺。不知何年而石已斷裂。以鐵屬之。日久傾敝。岌岌欲墮。會益都故令錢唐周君嘉猷。承修府城。未竣而卒。子慶承繼藏其事。募徙工次。昇碑石東徙文昌祠。舍龜趺焉。其斷石零落者。別藏段生松岑家。時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也。上距武平立碑之歲。一千二百有十年。而彌陀寺亦爲荒墟矣。明年。周遂南歸。因循未立。臥置祠下者。越二十載。太守李公莅郡之二年。政通民和。留意名蹟。詢及金石著錄之古。且巨者。躬造祠下。摩挲遺刻。相度地形。出奉金之餘。屬訓導張君賓雁。司獄徐君步雲。鳩工築基。承以方趺。洗剔補銅。樹之庭左。累甃以翼其側。蓋瓦以覆其顛。千載斷碑。屹然再峙矣。祠故有宋元豐七年陀羅尼經幢石。亦中泐。張君復修而完之。稱公意焉。昔開成石經。歷唐末五代。委棄折缺。宋汲郡呂公領漕陝西。徙置府學。而黎持爲之記。以爲不得其人。雖金石之固。難必其可久。愚竊謂是碑之建。無關法令。爲簿書期會之所不及。斯亦吏治優暇之徵。而觀其細。可以知其大也。工旣訖。別紀歲月于此石。李公名戴春。字和軒。饒州鄱陽人。嘉慶七年六月日記。

紅絲石硯記

震澤錢巽齋先生長松林書院得紅絲石硯二匣而藏之。太守宛平李公爲築室于宋十三賢祠之左。題曰紅硯齋。先生作歌。又集一時屬和之章。函致二石。而索文于余。余覽衆製徵引略同。未敢涉筆。雖然。硯齊產也。余齊人。其不可以無述。按石出益都黑山。山下爲王孔社。東距縣治三十五里。唐柳誠懸論硯。卽以青州石未爲第一。石未瓦。硯初無所謂紅絲石者。西溪叢話引王建詩。紅硯宣毫各別牀。紅本作江。姚氏改文就已。非詩人屬辭之法。不足信也。自宋蘇太簡文房四譜。列天下之硯四十餘品。以紅絲爲最。而端歙次之。其後唐彥猶作硯錄。亦目爲第一品。王聖涂澠水燕談錄。稱其理紅黃相參。文如林木山峯。雲霧花卉。自有膏潤。汎墨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品題可謂至矣。余前後于交游所凡見數石。則皆紅如瓦。盎其質疏以粗。其澤枯以燥。損筆而退墨。品反出淄石下。故畜硯者。率以此石徒被虛名。而譜錄之評。隲爲過當。是殆不然。夫物之良于地也。其佳者固不多。得荆山之璞。不可盡規以爲璧。泗濱之石。不可盡句以爲磬。獨斯硯也乎哉。太史公書言齊魯之于文學。其天性也。及觀兩漢儒林傳。傳經之儒。于易則齊田何。服生。卽墨成衡咸。淄川楊何。東武王司。諸梁邱賀。書則濟南伏生。張生。林尊。千乘。歐陽生兒寬。齊周堪。炅欽。詩則齊浮邱伯。轅固。東武伏恭。春秋則齊胡毋生。淄川任公。北海周澤。甄宇。而鄭康成乃爲五經師。此皆在今濟南以東。青萊之間數百里內。可謂盛矣。然通按數郡之人。以戶計者。八十一萬八千五百有奇。是二三十人者。曾不及仟伯之什一也。苟比戶而求師。則墨山之石皆硯材矣。今先生之硯。黃質而絳文。堅蜜潤澤。其一圓者。文如雲霧。副都統伍公所贈也。其一得之邑令錢唐周君。體方而小。所謂林木

花卉之文也。獨肌理稍滑。頗爲恨事。然以方端歛之下者。猶不啻過之。矧其至者。宜筆而不退墨。宋人所稱。固非虛美也。吾齊自百餘年來。儒宗碩師。尙有濟陽張稷若。鄒平馬宛斯。益都薛儀甫諸老。于經術史學。算數之書。皆能名其家。以今視昔。盛衰或殊。然綜其詣力所至。何遽不若漢人。而顧執紅如瓦盎者。爲石病可乎。吾願先生好之而不已。寶此二石。以爲請自隗始焉。將必得其至者。余雖不文。尙靳爲先生賦之。

歸鳧記爲都統慶公作并詩

蕭山蔡君東甫。佐益都幕。僦舍而家焉。有馴鷺二。爾雅所謂舒者鳧也。其母夫人畜之十年矣。會君將適濟南。告行于都統慶公。以二鷺進曰。此震之家禽。母氏之所愛也。攜之則累行理。舍之懼戕其性。將求仁者之粟以飢之。非公無可託命者。公受而養諸廨中。越三年。蔡君改館諸城。過府治。公使寵鷺而歸之。則羽毛加豐焉。蔡君爲書以謝公。公以示坐客。峒作而言曰。世有矜惜物命以放生植福田者。學乎浮屠氏者之爲之耳。今公貴爲節帥。蔡君亦東諸侯之上客也。公膳之禽。饋于饗人者。歲不知其凡幾。固未嘗茹素而戒殺也。乃以雙鳧之微。轉相付授。惟恐不得其所者。在蔡君爲體慈母之心。在公爲推朋友之愛。宜有述。公曰。是吾心也。旣退而記之。且爲五言百十字。以賦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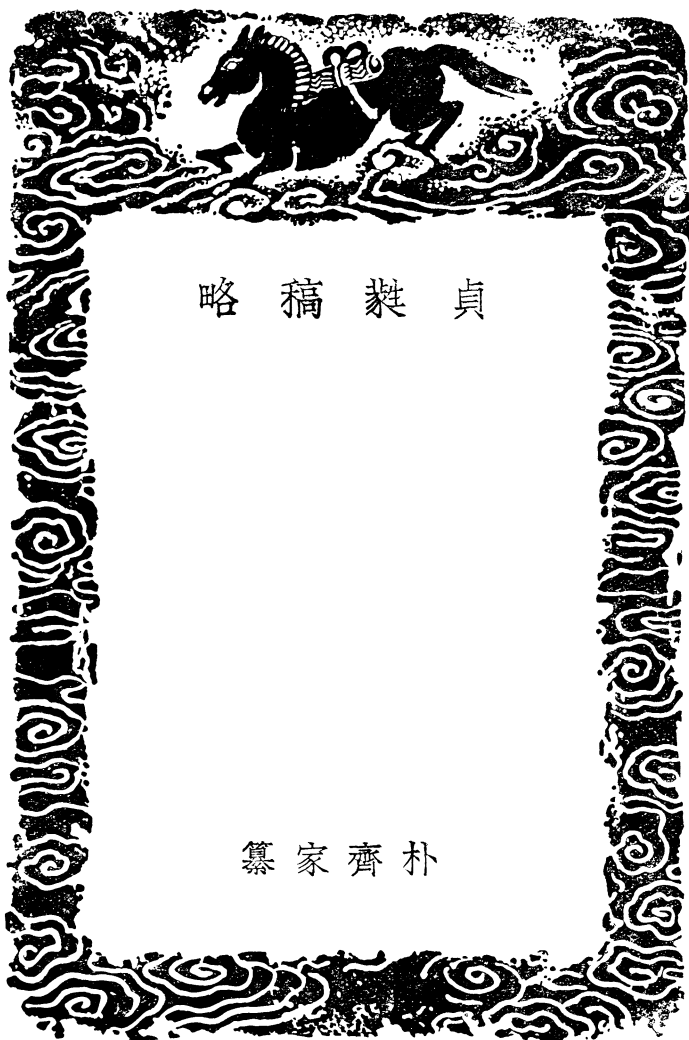
釋氏于衆生。平等無差別。中郎儒家子。食脰亦閒設。呬呬雙舒鳧。慈闈久哺啜。十載依階除。不忍供櫛切。主人將有行。道遠難相挈。殷勤寄鈴下。容汝頗復頤。呼名自投闌。噍水競趨樾。乘匹無分張。毛羽靡禿缺。

契闊忽三歲。今茲喜通謁。物主當言歸。餅粟非告竭。君其卒畜諸。衿翠臆如雪。屋烏緣所愛。背諛敬勿折。世無不殺雞。未信東坡說。作誦傳吾徒。奚止風貪饕。

廩無夫里之布釋

周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布。泉也。泉府注。故書泉或作錢。康成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賈釋曰。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也。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鄭志答劉炎云。夫布者。如今算斂。賈釋曰。此無職。卽太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出夫布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也。孟子公孫丑篇。廩無夫里之布。里布。卽載師文。夫布。則閭師所言是也。趙氏章句。止引載師職。而集注因之。然章句云。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氓矣。趙氏之意。蓋以里布爲一夫所出。猶言夫之里布云爾。其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二句。特連類及之。初未嘗以夫爲夫征也。集注沿趙氏所引。而刪去屋粟一句。則以夫爲一事。里之布爲一事。說本僞疏。孟子正義。非孫宣公作。殊失屬辭之法。且廩者。民居之通稱。集注以爲市宅。則與廩而不征之廩相亂。市宅官地。非民所居。不得云願爲之氓矣。朱子偶未及檢。後人相承。不復深攷。近任翼聖。江慎修。皆箸文正之任氏以廩爲市宅。夫布爲罰布。不如江說之密。江氏曰。廩字。正許行願受一廩之廩。與次節廩字不同。孟子文云。夫里之布。不曰夫征里布。則夫布當引閭師爲證。閒民轉移執事。非游惰之民。夫布。亦是閒民本身正賦。非罰布也。其說皆善。又曰。廩已有征矣。復有夫布里布。是一廩而三征也。此則不然。蓋二君竝據周官注。

以廛稅口泉爲正賦。而里布爲二十五家之泉。故反與孟子不合。愚謂夫布宜攷周官疏。里布則趙氏里居之訓爲不可易。何也。古者有田賦而無宅征。有丁役而無口算。卽以孟子本章證之。耕者助而不稅。不稅其私田。而反稅其居宅乎。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市廛無常稅。而民廛反有常稅乎。載師園廛二十而一。此以樹事貢草木者。園廛連文。非對舉也。先鄭注國宅無征。謂城中宅無稅。則有廛無園。不稅明矣。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未有役其力而里賦其身者也。鄭賈旣以夫布爲漢之口泉。若口泉果爲常賦。則閭師不當獨言無職者。而孟子時有口泉。又有夫布。豈有二口泉邪。且後鄭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此二十五家之泉。以戶計乎。以口計乎。以戶計。則不得謂之口率。如以口計。則二十五家之人。能逆定其多寡而立爲歲額乎。家以可任者二人爲率。則一家而出五十口之算乎。此必不可通者也。今別爲之說曰。布泉也。賦其人。則曰夫。賦其宅。則曰里。蓋夫布者。民無職者之口泉。以其爲賦役所不及。故稅其身。非閒民。則本無口泉也。里布者。宅不毛者之廛稅。以其爲場圃所不任。故賦其居。非曠土。則本無廛稅也。按後鄭子載師廛里注。亦云里居也。廛里二字。散文通用。市有廛布。故民居以里布別之。王昭明曰。里布以宅里得名。非二十算唐閒架錢之所萌芽。而非周公之舊。故孟子欲其革弊。以便民也。如鄭賈之說。則口皆有泉。廛皆有稅。是孟子之所欲無者。皆爲周官之定制矣。今據周官本文以釋孟子。據趙氏章句以破鄭注。庶幾以經說經。而不以後世之法汨之用。眎生徒資隅反焉。



貞 齋 稿 略

朴 齊 家 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流泉涌。綺合藻抒。粲然具備。同人亟爲校刻。請余弁其端。余固謝不敏。適綿州李墨莊中翰出使琉球。方歸。亦在坐。欣然勸余爲之。洪惟我國家文教誕敷。東漸西被。梯山航海。重譯來庭。何止越裳西旅。而朝鮮古僻君子之國。檢書皇華。載命周爰。諮諏不愧九能之目。將見斯編一出。流布風行。膾炙人口。咸知崇實學。尙風雅。無間于絕域遐陬。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若夫澹雲微雨二語。遂詫爲東國解詩。抑亦淺已。海寧陳鱣敍。

貞蕤稿略

六書策

朴齊家纂齊家字修其一字貞蕤朝鮮人官檢書三充國使

王若曰。書居六藝之一焉。自昔有周之訓國子也。教之六書。則先王之重文字也。蓋如是矣。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爲武。論語史之闕文。中庸書同文。皆其證也。然則文與字之并稱。始於何代。何書。何人何說。而爾等可遡舉而歷對之否。字之古義。近育不近文。如易之貞不字。詩之牛羊腓字之。春秋之使字敬叔。皆其驗也。然則字之訓文之由。爾等亦可言歟。文象立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八象。字有六類。其製造之精義。可詳確歟。指事之視識察見。上下是也。象形之畫物隨體。日月是也。諧聲之以事爲名。江河是也。會意之比類合誼。武信是也。轉注之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之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其究解之妙旨。可極言歟。四象爲經。假借轉注爲緯。則同一六書。而或爲經。或爲緯歟。四象有限。假借轉注無窮。則同一六書。而或有限。或無窮歟。六書之中。假借轉注。偏多歧論。以假借言之。則或曰借聲。或曰因其聲。借其義。或曰借象不借音。以轉注言之。則或曰轉聲。或曰轉其聲。注其義。或曰有因其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有三轉四轉至八九轉者。有轉同聲者。有轉旁聲者。

有雙音僅義不爲轉注者。有旁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此其論果皆有據歟。八卦爲忠。古文爲質。籀文爲文。則忠質文何與於文字。而如此分屬歟。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則文字書固各有專義。而不容通釋歟。秦漢之更用八體。今可悉數。甄豐之刊定六體。亦可歷舉歟。梵也。伽盧也。季頡也。竺典并稱之三人。瑞華也。花草也。雲霞也。後來變化之三體。皆可指其得失歟。橫則如長舟之截小渚。直則如春筍之抽寒谷。何所取象歟。河洛開而圖書兆。嘉禾生而穗書始。何所取徵歟。大抵文字者。墳籍之根本。詞章之宅宇。言語之體貌也。展卷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論今。則萬里對面。以之傳道述事。治官察民。而凡天地萬物造化不窮之跡。莫不有待而資取焉。大矣哉。文字之功用也。古文最首出。而大篆次之。及秦李斯等三家之蒼頡七章。爰歷六章。博學七章。所謂小篆也。又次之。自是而爲程邈之隸書。爲西京之草書。爲臺書。爲楷書。爲懸針。爲飛白。皆名小學。至許叔重采史籀以下諸書。又作說文解字。則後世小學之僅存者。賴有此一部而已。然以朱夫子之地負海涵。亦不免別求小學於曲禮內則之支流。而灑掃應對習事居敬之說。皆漢唐以上不傳之旨訣也。此可謂發前未發。有功後學歟。惟是一種從事於六藝者。往往考古證今。以文字爲小學。異見崖論。至今紛如。何哉。豈朱子之猶有未講歟。抑諸儒之務奇妬新歟。夫學莫大於格致。格致莫要於文字。予於文字之學。雖未嘗專心用力。而其於音義沿革之間。蓋不無粗窺端倪者。今予大夫平居讀書。多識古文奇字者。而又當承命編釐韻書。安得不發策求助。補

予格致其悉意敷陳毋拘程式予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書者與道俱生者也。道無形體則書以眎之道無方所則書以導之道無言語則書以達之。故世無離水之魚亦無離書之道矣。其在天也則日星之昭明也。寒暑之消長也。雲霞之絢爛也。其在地也則江河山岳之流峙也。草木蟲魚之榮落變化也。其人也則身體毛髮屈伸偃仰之態衣服飲食動靜語默之象無非書也。方其壹而未名蘊而將朕也。必犧得之以爲卦。倉史得之以爲書。於是乎名其卦曰易。名其書曰字。世儒竅啓妄生分別見讀易者曰老師而敬之。見學字者曰初學而小之。殊不知書也易也合之則爲一離之則爲二。彼卦中之一畫非書中之指事乎。卦中之奇耦非書中之象形乎。曰陰曰陽非會意乎。有卦必有名非諧聲乎。卦中之交易變易非子母相生假借轉注之發凡起例乎。是知不明乎書者必其不通乎易者也。善乎陶九成之言曰六書八卦之變也。今我聖上學貫三才道冠百王觀人文而化成冒天下而不遺發策問道以六書爲先大矣哉。真知爲治之要矣。臣雖讀陋敢不以所聞於先哲者。颺言以對乎。臣伏讀聖策自書居至覽焉。臣拜手稽首曰都嘗試論之。書雖六藝之一而實則貫乎六藝。蓋惟禮樂射御數五者各不相通而書能通之。書雖小學之事而實則大人之道不外乎是。夫惟語其小則偏傍點畫之微而語其至則造化之所由起精義之所由託也。信乎其能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者矣。是以聖王重之。周官保氏之爲教也。自八歲而爲始。所以諷說於

樞衣之餘。講摩於隅坐之間者。無非此六書之旨。故時無不識字之人。朝無不通經之官。子夏之釋物。辨丁乎魚。秦醫之說疾。測蠱於蟲。委妥可通。見于姜鼎。芹近本一證。在周彝。徵之于昔。有由來矣。烏虡。聖遠言湮。六藝之教不行。六經之學不傳。五十二家之書。都來穿鑿。三百六十之體。更相榛蕪。帖括之儒。或習焉而不察。家塾之童。或少見而多怪。文字之寄於世也。縣縣焉。不絕如綫矣。如欲挽回振作。賁飾皇猷。煥然與三代同風。則不必高談性命之原。馳騫六合之外。卽此一書。學之復古。而治天下已運之掌上矣。請因聖問而條陳之。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文與字之並稱。顧寧人以秦本紀瑯邪臺。頌爲證。然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夏禹治水。得金簡玉字之書。則古亦有言字者矣。字之本訓。乳也。乳者。必有愛育之心。故爲愛爲育。乳者必孳生。故又爲文字之字。按周禮。春官大宗伯。內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滋益而名。故更曰字。此鄭用說文說。然字之於物也。猶名之於人也。雖謂之直通名字之字。亦可矣。結繩移而書契作者。雕龍之侈辭。別無精義。而獨體合體之子母。八象六類之制造。夾漈之略。可按而攷。今不必重煩筆墨。指事象形。會意諧聲。假借轉注。卽所謂書之六義。天下之字。皆從此出者也。其說莫詳於許氏說文。然有蘊而未發者。有引而可伸者。許氏輒曰。意兼聲。此但得二義。其實亦有一字兼數義者。其於合體曰諧聲。則獨體之聲從何而來。許氏蓋闕如也。原其得聲之故。卽古人天生之言語。故六義次序。雖事在形先。其聲則必事在形後。何則。指事者。形於字。而後節

其事而命之爲聲者也。象形者先有其名，得字之後，因而稱之，不必別立一聲故也。其餘實難更僕。按部而求，亦自可尋。四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經有限而緯不窮者，楊用修之說也。經中有緯，緯中有經，固不可畫一。而旣以六書爲十分，而聲四、義三、事二、形一，則十分之內所謂經者，已盡據之矣。十分之經，未必是字字假借，字字轉注，則只見其經無減，而緯有限，楊說窮矣。六書之中，假借轉注最多歧論。以假借論之，則程端禮曰：借聲。張謙中曰：因聲借義。易疏曰：借義不借音。一言而蔽之曰：有有義之假借，有無義之假借。有古有其義，而今不可臆度者，有本無其義而偶與之合者。諸家之論，謂之皆通可也。謂之皆偏可也。雖使倉頡自來，亦必唯唯否否。昧茲聚訟矣。以轉注論之，則程端禮曰：轉聲。張謙中曰：轉聲借義。趙古則曰：有因其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義。有三轉、四轉、八轉、九轉者，有轉同聲，有轉旁聲，有雙音，僅義不爲轉注者。有旁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至以考老之同意相受，駁許慎以下諸儒，亦一言而蔽之曰：莫善於近世戴東原之說。其言曰：說文考注曰：老也。老注曰：考也。轉注者，互訓也。然則同意相受之旨了然矣。諸公有知得無霍然汗下八卦也。古文也。籀文也。分屬忠、質、文，而以小篆爲霸者，包蒙之論也。由今觀之，當日之所謂霸者，邈然若尙忠之世，作此論者，亦衰世之意乎。從象形而曰文，從滋益而曰字，從著於竹帛者而曰書。此三者雖曰各有專義，以其爲用相近也。故古今文筆隨時混用，知者自知，誠無待於訓詁矣。曰大篆，曰小篆，曰刻符，曰摹印，曰蟲書，曰署書，曰殳書，曰隸

書者。秦之八體也。曰古文。曰奇字。曰篆書。曰隸書。曰繆篆。曰蟲書者。甄豐之六體也。其實相沿而遞減者也。印度之右行。西域之左行。中國之下行。兄弟三人。主文三方。異矣哉。落英茂木之象。花草雲霞之變。蕭帝之風流。山翁之悟解。可念也。小渚之長舟。寒谷之春筍。乃書訣中千里陣雲。萬歲枯藤之類。非六義之攸關。說文中並無此語。今不索言。馬負呈祥。龜浮效靈。河洛之辭。徵於易傳。芋頭之山。一本九穗。神農之應。載在緯書。皇矣哉。人文之肇闢也。大抵文字者。天地之精粹。生民之耳目也。原夫書契之未立也。雖有至明。不能察萬里之心。雖有至聰。不能聽萬世之語。雖有至辨。不能名萬物之蹟。於是乎制而象之。區以別之。或牘焉而漆。或楮焉而墨。狀範毫端。呈形字表。以之而郵。則萬里之顏在眼。以之而叩。則萬世之響在耳。以之而呼。則萬物之數可坐而致矣。文字之功用。若是其妙且神乎。自是厥後。學者日趨簡捷。自古文而籀。籀而秦篆。之道凡三變。自篆而隸。隸而楷。楷而草書。之道凡四變。而懸針。飛白。許多名目。又紛然旁出。則所謂秦篆之不可復行。殆有甚於秦時之視古文。六書之義。幾乎熄矣。又況自晉以降。習書之家。以二王之姿媚爲尸祝。自宋以來。讀字說者。以荆公之執拗爲口實。一日之春。千里之草。三刀之州。八人之火。信之甚牢。七音之賁。八音之敦。九音之齊。十音之辟。解者無人。增竹於匪而象離。加食爲籩而旨衍。書登梵筴。口必加旁。字入道書。雨常建首。俗學纏糾。不可救解。兼之以詞章八股之習。束之以功令。驅之以爵祿。則古學之弁髦。尙何言哉。嗟乎古書之存者。於今亦罕矣。漢

藝文志小學十家。倉頡篇見考工記者。惟鞞斃柯欄四字。凡將見文選注者。惟黃潤纖美宜制禪。鐘磬竿笙筑坎侯二句。訓纂見史記正義者。惟戶扈鄠三字。則非但班志所云閭里書師斷六十字爲一章者。已無面目。而相如揚雄之蹟。亦泯滅無傳矣。天幸斯文未墜。許叔重說文。始一終亥。字母五百四十部。爲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之綱領者。宛然俱在。李陽冰之字原。徐鉉之韻譜。皆許氏之功臣。而他如史游之急就篇。郭忠恕之佩觿汗簡。賈昌朝之羣經音辨。李文仲之字鑑。張謙中之復古篇。近代顧氏之音學五書。邵氏之古今韻略。皆足以羽翼斯道。馳名藝苑。爲醫俗之針砭。復古之津梁。六書之興。實在斯歟。臣又嘗見世宗朝成均館所藏經書板本。則偏傍必詳。點畫無訛。其時書學之明。可以推知。而大聖人制作之心法。亦足仰揣於萬一矣。誠願殿下以此本重加校梓。與中國石經並列。而以說文以下數子之書。立之學官。增置博士弟子。如漢時未央前殿故事。回雕蟲之末技。返儒雅之淳風。眞書如立行書如行。而汲冢之簡。峒嶼之碑。獵鼓之碣。碧落之文。可得而通矣。陽文爲款。陰文爲識。而仲丙公乙兄丁伯申之鼎。祖乙父癸婦庚母辛之卣。蒲萄馬鬣之鏡。荇葉螭紋之鍾。可得而考矣。其繼往開來。紹前烈而詒後謀者。將與天壤共垂。臣向所陳復古之請。良以是也。夫以朱子之集大成於羣賢。於其撰小學之書也。以曲禮內則弟子職等篇爲之支流。而本之以灑掃應對執事居敬之說。未嘗一及於三蒼爾雅之訓者。豈眞不講於六藝之旨。而然歟。蓋有所急者存焉。亦猶程子之說易。略象數而宗義理。

以救王弼以後老莊之弊云爾。此聖賢隨時扶世之苦心也。夫義理之小學。名物之小學。漢儒已並言之。西河毛氏亦以六經共爲六藝。後儒之往往侵凌。以小學把作己物。固不滿一笑。而至于今日。則朱子之說。又如日中天。而名物訓詁之學微矣。正宜表章漢儒舊說。與大全集註並行不諱。豈非朱子之本意。小學之急務乎。夫學莫大於格致。格致之要。又莫先於文字。聖學之高明。固已洞見於書道之原矣。臣何敢更贊一辭。而臣等既承御定韻書校正之命。請以韻之一義仰復焉。夫字必有義。亦必有音。書之通乎經。亦猶韻之通於樂也。字義修而經術正。韻學明而古樂興。惟殿下懋哉懋哉。臣謹對。

雅亭集序

世之篤論者。稱李楸官品識第一。篤行第二。博聞彊記第三。而文章特第四耳。乃於第四之中。人之不知者過半。則矧敢悉其所謂一二者哉。雖然。方楸官之未知名也。泊然窮居。手一編。若將終身者。而一朝館閣交薦之朝廷。至設官而處之。號曰檢書。上嘗稱其文有山林氣。及其沒。而命徵其藁。給內帑錢爲剞劂費。何其盛也。昔漢武求相如之書。宋高序東坡之集。方之于茲。未足多焉。於是乎懋官之平生定矣。嗟乎。余與懋官周旋三十年所。其行藏本末。大略相似。世或有王前盧後之目。其實師之云乎。豈敢友之云乎哉。獨於談藝一事。犖然相合。若執符契而調琴瑟。物無得而間焉。每舉王元美祭李于鱗云。惟子與我開闢所稀之語。以相擬似。今其集中。論次交遊宴集登覽聚散月日。歷歷俱在。而斯人之墓草宿矣。爲之

俯仰太息而不能已焉。蓋嘗論之。文有詞人之文。有儒者之文。華實之謂也。懋官雅不欲以詞人自命。亦不欲以儒者高自標榜。故其學常自附於鄭漁仲。馬貴與之間。爲文章無捭闔之態。矜持之容。期於毋俗而已。其微意以爲有過此者存焉耳。原其著述。劄記語類。則白虎之通論。中壘之別錄也。小學名物。則急就之功臣。埤雅之後勁也。其考古證今。則亭林秀水之一流人也。尤善尺牘題評。小而隻字單辭。大而聯篇累紙。零零瑣瑣。纒纒罪罪。可驚可愛。縱橫百出。殆欲兼李君實。陳仲醇輩而掩其長者矣。人見其尺牘題評。而曰懋官非古文。此尤世說以不學史漢列傳者也。見劄記名物。而曰懋官非古文。此責注疏之異於八家文抄者也。懋官最不喜爲詩。所選不滿一卷。然其意匠峭崛。格律精嚴。毋雷同。毋武斷。以不襲不剽爲歸趣。蓋其蓄之深。故使事密。採之博。故下字繁。人訾其密。則曰杳拖。怪其繁。則曰僻澀。此又以陶柳王韋之五言律杜韓黃蘇之長篇者矣。中朝人嘗稱懋官之詩曰。力掃凡蹊。別開異逕。晚宋晚明之間。常據一席。夫懋官之爲楸官。政在於爲宋爲明。而世之人。乃以其爲宋爲明者。而譏楸官。則其不失懋官者幾希矣。嗟乎。使懋官衣食粗足。給五六弟子筆札之需。而稍閒其身。從其所好。則其著書必不止此。而天又不假以年。使不昌其業。悲夫。雖然。其學問之所透。識見之所到。竟亦非鴨水以東人物。此其所以受特達之知於聖人者與。懋官嘗應旨撰進城市全圖百韻。御筆題其券曰雅。仍以名其亭。并錄之。爲雅亭集序。丙辰孟夏。貞蕤居士朴齊家撰。

比屋希音頌并引

臣於去年十一月初十日伏奉儒臣李東稷疏批一通頒下者天章爛然宸評鄭重臣以下邑小吏蒙此異數且惶且感措躬無地又於本年正月初三日伏奉內閣關文依諸文臣自訟詩文之例特命臣撰進詩筆者惟我聖上以文風之不古屢發中朝之嘆而如臣斗筭之才亦垂葑菲之採循循善誘示我周行有若引而進之可與有爲者然臣雖頑愚寧不策勵自奮圖惟厥終乎臣於弱冠微有志尙與一二朋友倡古文於寂寞之濱其鄰之夫未嘗過而問焉及其虛名誤擢白衣登朝則又以寫書校書爲職亦未嘗聞其有能言之目也忽於近歲猥受特眷或專編書之任或廁應制之班往往與藝苑諸臣後先標名則儼然據當世文人之一席矣臣固萬萬不敢當而若其所自幸則有之彼七十子之徒得聖人而師之終身學之不厭臣以薄技躬逢盛際十餘年來不失門路者校正御製之力居多至於批旨中歷舉臣名於著作之列而有曰登壇執耳復明夫道統之權者予以爲己任是則以臣爲足備數於王會之遠夷庭實之下陳矣夫布衣者流崛起詞垣樹赤幟於一方以號令天下而薦紳先生靡然從之何況聖人處南面之尊手握文衡親建鼓角揮斥風雲動盪日月奮之以干羽格之以簫韶則庶邦荒服其有不稽顙稱臣虔奉正供者乎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郁郁乎文者豈詞章之文乎哉臣觀數十年來號爲能文者皆功令之雄耳並與詞章而未之聞焉臣以畏約之深不敢昌言指斥而若其力排流俗嶄然不

滓者臣之所自負而亦欲藉手以事君者也臣嘗語人曰今之學者亦何事乎韓柳歐蘇之文卽日取邸報中絲綸伏而讀之可也臣之所鑽仰而從事者如此雖不敢竊附於奔走疏附之末而亦自謂不畔於道矣世之悠悠之談或有訾謗臣文爲明世之習者此不過從時代起見耳夫詞人之文有時代志士之文無時代臣固不敢以詞人自命而乃若其志則有之經之爲十三緯之爲廿三錯綜擬議元元本本務歸實用者臣之所願學也雖未能至心嚮往之矣至於區別體裁宗盛唐而禰八家自以爲能者實有所未遑焉過此以往勦說織人之詞篤信戲子之木此又臣之所大恥也夫今之人實無有見臣半藁者何從而議臣豈以向者一二應制之作爲不合歟此皆乙覽之所經而寶墨昭回重於九鼎大呂者也然則以此而論臣不幾近於魯薄酒而邯鄲圍者歟臣謹按前日批旨若曰臣等慕千里不同之俗鮮有超然聳拔非渠罪也者聖人推恕之論也今日筵教若曰可無訟愆之詞者春秋責備之旨也有以哉聖人之言引而不發有若曲爲臣解者臣方銜恩佩榮罔敢失墜而伏讀閣關敷衍之辭曰改過自新夫過有三焉學之未至固臣之過也性之不同非臣之過也譬之飲食以位而言則黍稷居先羹醢居後以味而言則資醎於鹽取酸於梅進芥之辣擢茗之苦今以不醎不酸不辣不苦罪其鹽梅芥茗則固矣必若責其爲鹽爲梅爲芥與茗者曰爾曷不類黍稷而謂羹醢者曰爾曷不居前云爾則所冒者失實而天下之味廢矣故檀梨橘柚之包蘋蘩蒹藻之羞齒革羽毛之俎莫不適用者期於口也故曰善無常師批旨所謂

翔潛不拂其性。鑿柄各適其器者。大矣哉。聖人之論文也。夫離騷變風。天下之至文也。周室而不遷。則黍離爲二南之音。三閭而不放。則楚國繼賡載之聲。非正則一身。原有哀腔。周京百姓。先帶歎詞也。此聖上之所以眷眷於作成之幾。而以祈天永命爲文治之本者也。夫文章之道。不可一槩論也。要其傳之久者。必其學之深者也。是以君子貴讀書也。此臣等之所日慥慥而勿替也。夫臣謹取聖語。爲比屋希音頌一篇。再拜稽首而陳之。其詩曰。

日出之邦。終古文明。油油禾黍。肇我正聲。帝眷青邱。皇矣惟辟。重光奕葉。百祿之錫。王類下民。孰笑孰顰。旣絲旣穀。莫不爾均。王在治忽。聽于爾音。民有心聲。時謂之風。其風有愆。惟民之疾。王咨于民。予掾汝失。有穆明堂。聖人攸居。俾也可忘。陶復厥初。山龍絺繡。聖人攸御。豈曰無衣。懷此大布。文之滅質。亦孔之殆。彼聲靡靡。曷不知悔。惟古有樂。厥名爲瑟。一倡三和。朱絃疏越。遞鐘斂巧。比竹慚繁。其世已遠。其曲猶存。如樸未雕。若酒之玄。薄可使敦。伎可使平。悵悵伊籲。維德之則。王曰繼哉。建我皇極。有跛斯走。有瞽斯明。如夢旣寤。如醉獲醒。懽忻舞蹈。盈耳洋洋。可以有德。可以致祥。若時雨過。其興也勃。有不信者。底汝于罰。自南自北。自西自東。孰謂澆漓。而不玄同。其民壽考。其日舒長。服黜其華。繪屏其章。家擊簣桴。戶稱瓦樽。太平萬歲。以獻吾君。

吾年二十七之臘月二十七日而汝生。吾逾五十之五月六日汝死。汝生十有五年冬歸于尹厚鎮。通家子也。其年五月吾奉使熱河。參純皇帝萬壽宴。九月還渡鴨江。有旨騎三百里飛撥抵京。以急裝入對便殿。上勞苦之已甚。陞軍器正令。再赴燕京。仍賜緞綉絲絮以資汝嫁。蓋異數也。時汝婚期隔日。吾聞命卽發。未敢視翌年。汝夫發解南宮試。其時兩家父母俱存。慶其夙就福祿宜家也。又翌年秋。吾宰扶餘。而汝母歿於家。又四年。汝從汝舅丹城任所。又一年。遭姑之喪。汝遂主饋。頗有幹稱。吾不甚喜。以汝沖年數悲哀。又摒擋家事。宜悴也。喪甫畢而果病。舅家以爲胎也。不知其癥。十月。吾將汝永平縣衙。汝無慈母。非其居之勝於舅家也。釋勞故也。調治數十日稍安。十一月。嫁汝妹南氏婦。汝與之同來京第。今春。汝舅遷金山郡。將迎太夫人。以汝病。欲不果。吾以永平近。欲復帶去。而汝舅又以官事待勘。金吾未決也。吾去時數顧汝。甚惡其瘠。猶冀其支半年也。端陽日。放衙獨坐。有危報至。卽夜載汝兩幼弟冒雨馳八十里。馬上聞赴遂哭于野。先是吾夢入深林有斫柴痕。草色杳然。撫汝稚弟。悽愴若有求。覺而不樂。是日哭。然後始悟其境也。豈前定歟。吾入而汝已斂。聞汝以不見爲恨也。汝季之嫁也。吾就議之。汝云。服與其華而單。曷若朝而重乎。吾喜其言之符于德也。吾以此知汝之能儉也。汝兄弟六人。汝居第二。而諸季皆喜仲姊。吾以此知汝之友于家也。汝歿。而婢僕疏屬莫不哭之哀。吾以此知汝庶幾不得罪于舅家也。汝嫁逾十年。不字以死。由今視之。不助一戚。而由後視之。噫。其絕矣。吾今始衰。戚亦不長。但恨造物者勞我以情。多此與。

奪也。以月日葬于天安郡三歧店某坐之原。從先兆也。吾欲往。職不能逾他省。作志納于壙。使後人知汝爲貞蕤朴君齊家之女。疎軒尹公可基之子婦可矣。銘曰。

茫茫厚地。哀此婉孌。生之訣兮。不見父之面。

庠生李君行默墓誌銘

李君行默而信。以己未三月二十八日死。距其生甲午得年二十六。其客權澹叟赴余于永平官次。曰。李君得疾五日而死。死亦無他語。惟屬曰。昔邢居實早歿。而其秋風詞三疊。朱夫子實表章之。我且死。有詩一卷。託貞蕤選足矣。余發書以泣。思有以復焉。而未能。其比擬失倫。姑不暇計也。君常以八月十五省墓于鐵原。死之前歲。約余尊潭潭間於永鐵。阻水失期。余爲彷徨終日。君過縣。謝而去。遂不復見。聞其葬於鐵。欲相其紼。不詳其日。且有事入都。將及楊州之岐。有丹旛而來者。問之。則君也。余爲握其父之手而哭之。嗟乎。使其生而遇諸此也。店中之酒可貰。而道峯水落之間。煙雲樹色。可指而賦也。君之父曰主簿應鼎。少余三歲。君之婦翁曰都事徐君有年。少余六歲。方兩家之娶子而嫁女也。余實儼然目其翁。謂後生可畏。以相侮謔。今徐君者死已久。而後生之子繼而又死。則吾如之何不老且疚也。君夙慧甚。十三持母沈氏喪。如成人。以至治門庭。御婢僕。審契券。作書札。長者悉倚辦焉。君暫而都。善修容止。對客無失言。見人於他所。能物色得其七八。其爲人也。潔而能和。弱而能守。藝而能淡。其於料事也。趨避舒疾。徐之會。

則更歷皓首而有不及者。或稱其詞藻之美而已者。蓋淺於知君矣。嘗淨掃一室。蓄古器名人書畫。焚香啜茶。吹笙鼓琴。以自適。其友誨之曰。無益也。快取功令之讀之。作進士及第可矣。君笑曰。使我登高科。立致卿相者。猶不以此易彼。況未必是乎。其父監窯上游。君來曰。孟夏江光瑟瑟然。請從而溯焉。余欣然許之。三日賦詩二十餘篇而還。君久而誦之。蓋榮其致父之執也。記余請告家居。數飢寒。熬治南蒚偶調餅餠。君善其羶味。故暑月輒以南蒚啗君。屢宿。今其壁詩如昨。而南蒚之樂。竟亦不可追矣。君之系出璿源。具載君王考楊根公諱昌郁誌中。不書君有子女。君歿而皆夭。一女僅三歲。於是君之世不絕如綫矣。銘曰。弓裔之山。喬木芊綿。安此宅兆。用諗千年。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三他其及文遺軒玉執身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五二〇九

張

